



# 世界文學名著

千 歲 人

(下)

蕭 伯 納 著  
胡 仁 源 譯

BACK TO  
METHUSELAN

LEONARD SHAW

TRANSLATED BY  
HU JEN YUAN

世界文學名著

千  
歲  
人  
(下)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八四二上

朱

(32283)

世界文學名著 千歲人二冊

Back to Methuselah

每部定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Bernard Shaw

譯述者 胡仁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龍旭光) 陸

## 第四卷 老紳士的悲劇

### 第一幕

波寧碼頭，在愛爾蘭加路海灣的南岸，一種巉岩及石田的境域。紀元後三千年一個晴明的夏天，有一位老年紳士，坐在一個古舊的石礎上面，石礎約厚三英尺，高三英尺，係以前用以繫船的石樁。他面向岸上，低着頭，雙手捧着他的面孔正在哭泣，他的蒼黑的皮膚，和皓白的鬚眉，恰相反對，他穿着一件黑色大禮服，一件白色背心，深灰色的褲子，帶着一根極鮮明的領帶，插上一根鑲着寶石的別針，頭上帶着灰色禮帽，腳上穿着黑漆皮靴，加上白色靴罩，他的白色硬袖，伸出在袖口外面，頸上帶着白色的格蘭斯敦式的硬領，他的右邊，有三四個裝滿的麻袋，在石板上面並排堆着，暗示

這個碼頭，不像其他的僻遠的愛爾蘭碼頭一樣，雖然是浪漫的，而有時候也有實際用途的。在他的左側後面，有一帶石級，下達海面，直到視線盡處爲止。

一個婦人，穿着絲織緊身，芒鞋，頭上戴着一頂軟帽，上面有金質的「二」字徽章，此外並無別的穿帶的，從海面的石級走上，吃驚的樣子，注視着正在哭泣的老人。她的年歲，是不能推測的。她的面貌是堅定的，而且顯露出一種青年的面貌，但是她的嚴厲及決心的表示，決不是青年的樣子。

女人 你有什麼事情嗎？

老紳士往上一看，迅速的振起精神，竭力做出一付笑容，取出一塊絲巾，輕輕的揩乾他的眼淚，並且想要很恭敬的樣子起立，但是依然坐下。

女人 你需要幫助嗎？

老紳士不，非常感謝，不要什麼，不過是受了暑氣，（他一面說着，一面喘氣，並且拿手巾擦着他的眼睛及鼻子。）乾草熱。

女人 你是一個外國人，可不是嗎？

老紳士 不，你決不可以當我是一個外國人，我是一個不列顛人。

女人 你是從不列顛共和國的某地方來的？

老紳士（和藹而驕傲的態度）從他的首都來的，夫人。

女人 從巴達德來的？

老紳士 是的，你也許不知道，夫人，在我們現在所稱爲流浪的時代，這些羣島，曾經做過

不列顛共和國的中心，在一千年以前，他們還是他的首都，很少的人，知道這個極有趣味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證，這是極確實的，我到這裏來，是由於要向我祖先的故鄉，做一種虔誠的巡禮，我們是同出一源，你和我是的，血是比水更濃一點，我們都是同宗。

女人 我不明瞭你的意思，你說你是由一種虔誠的巡禮來的，那個是一種新的運輸方法嗎？

老紳士（又現出一種困苦的徵象）我覺得在這裏很不容易使人了解，我不是指一種機械，乃是指一種情感的旅行。

女人 我恐怕我還是同以前一樣的毫不明白，你說血是比水更濃一點，當然是的，但是這有什麼意義呢？

老紳士 這個意義是很明白的。

女人 不錯，但是我很知道血是比水更濃一點。

老紳士（嘆氣，幾乎又流出眼淚來。）我們還是就此爲止罷，夫人。

女人（走近他的身邊，很關切的樣子向他細看。）我恐怕你是病了，沒有人警告過你，短命的人，到這個國度裏來，是很危險的嗎？這裏有一種致命的疾病，叫做喪氣，短命的人，對於這個必須嚴密的預防，和我們交接，會使得他們過度的疲勞。

老紳士（發怒的自己振作起來）這個是於我沒有影響的，我恐怕我的談話，不能使你感覺興趣，如其是的，補救的方法，就在你自己手中。

女人（先看看她的手，再懷疑的向他望着。）在那裏呢？

老紳士（完全絕望）哦，這真是可怕極了，一點沒有了解，沒有智力，沒有情感——（他的哭泣止住他的說話。）

女人 你看，你是病了。

老紳士（忿忿的振起精神，）我並沒有病，我自從有生以來，從來不曾生過一天的病。

女人 我可以替你診視嗎？

老紳士 我用不着什麼女醫生，謝謝你，夫人。

女人（搖頭）我恐怕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並沒有說起關於蝴蝶的話。

老紳士 可是我也沒有說什麼關於蝴蝶的話。

女人 你提起女醫生，這個字在這裏就不過是一種蝴蝶的名稱。

老紳士（瘋狂的樣子）我不再說下去，我真是忍不住了，我覺得比立刻發狂更其難受。

（他立起來，跳舞，同時唱着。）



我要變一個蝴蝶，住在涼亭當中，

沒有麪粉做成蘋果的布了。

女人（冷酷的微笑）我上一次的笑，到現在至少已經有一百五十年，但是如其你再做這樣的舉動，我就要像一個六十歲的孩子一樣，大笑出來了，你的衣服，是這樣特別的可笑。

老紳士（突然止住他滑稽的動作）我的衣服可笑！我也許穿得不像一個外交部的職員，但是我的衣服，在我的首都都是完全時式的，然而你的——原恕我這樣說法——是會認為極端特別，而且幾乎沒有羞恥的。

女人 羞恥？在我們的語言當中，沒有這樣的字，他是什麼意義？

老紳士 對你說明，我就是沒有羞恥了，羞恥的意義，除掉不顧羞恥以外，是不能夠說明的。

女人 我完全不能明瞭你的意思，我恐怕你對於管理短命旅客的章程，還沒有看見罷。

老紳士 當然看見，夫人，他們並不適用於像我這樣年紀和地位的人，我不是一個孩子，或是一個鄉下的農民。

女人（嚴厲的態度）他們對於你是絕對適用的，你只可以和六十歲以下的兒童往來，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你絕不應當和此間的成人接近，你和我們談話太久，一定會引起一種危險的喪氣病，你不看見你已經現出嚴重的徵象嗎？

老紳士 當然沒有，夫人，我幸而沒有感受這種疾病的危險，我習慣於和最偉大的人物，作極長時間的談話，如其你不能分出熱病和衰弱區別，我只能夠說，你的高年，同時帶來不可避免的昏耄了。

女人 我是此地的監護人，我對於你的安全是負有責任的——

老紳士 監護人！你當我是一個貧民嗎？

女人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貧民，你必須告訴我你是什麼人，如其你還有能力可以將自己的意思明白表示出來——

老紳士（忿忿的噴氣）

女人（繼續說下）——並且你爲什麼沒有一個看護在這裏任意遊行？

老紳士（大怒）看護！

女人 短命的旅客，是不許沒有看護，在這裏任意行走，你知道這個規則是不容破壞的。

老紳士 對於下等的人，固然是的，但是像我這樣地位的人，應當有一種優禮，這個凡有禮貌的人民是從來不曾拒絕的，並且——

女人 在這裏只有兩種人類，短命的人和普通人，這些規則適用於短命的人，並且是爲保護他們而設立的，現在快告訴我，你是什麼人。

老紳士（鄭重的樣子）夫人，我是一個退休的紳士，以前巴達德的全英蔬乳餅及蛋業組合的主席，現時大英歷史及古生物學會的會長，旅行俱樂部的副會長。

女人 一切這些都沒有什麼關係。

老紳士（鼻管裏又發出聲音）唔！真正的！

女人 你是送到這裏來要使得你的心理柔和的嗎？

老紳士 怎樣一個奇特的問題！請問你覺得我的心理是有點僵硬的嗎？

女人 你或者沒有知道，你現在是在愛爾蘭的西岸，東方島上的土人，有一種習慣，到此地居住數年，以使得心理柔和，此間的氣候是有這樣效力的。

老紳士（驕傲的態度）我並不生在東方的島上，謝謝上帝，我是生在英國可愛的最古的都城，我並不需要調養心理的地方。

女人 那你爲什麼到此地來呢？

老紳士 我侵犯你的主權嗎？我可完全沒有知道。

女人 侵犯我不明白這個字的意義。

老紳士 這個地方是私人的產業嗎？如其是的，我就無權在此，我拿出一個先令，作爲損害的賠償，（如其有什麼損害）而且預備即刻離開，如其你有這樣懇切，可以指示

我最近的道路。（他給她一個先令）

女人（接受他的先令，很有趣味的細看。）你方纔所說的話，我一個字都不明白。

老紳士 我說的是極普通的英語，你是此地的地主嗎？

女人（搖頭，）據傳說在這些地方，以前曾經有過一種動物像這個名字的，在野蠻時代，被人驅逐槍殺，現在是完全絕種了。

老紳士（又覺得不能支持）這真是可怕的事情，在一個國內，完全沒有人了解文明社會的組織的，（他倒在石礎上面，和他的悲泣抵抗，）原恕我，熱病又發了。

女人（在她的腰帶內取出一支音叉，放在耳邊，然後用單一的音調向空中講話，好像一個音樂家唱着讚美歌一樣。）波寧碼頭，加路，請你派遣一個人來，看管一個短命旅客，從他的看護手裏逃脫的，男性，很馴良的，說許多不能了解的話，偶然稍有意義，憂鬱的神經病，外國的服裝，極可發笑，領下生着海草樣的白毛。

老紳士 這真是無禮已極，一種侮辱。

女人（放回她的音叉，向着老紳士說。）這些說話，對於我是毫無意義的，你是以什麼資

格到此地來？你怎樣取得允許狀來訪問我們的？

老紳士（鄭重的態度）我們的國務總理，巴解，白露賓先生，到這裏來諮詢先知，他是我的女婿，我們同他的夫人和女兒，就是我的女兒和外孫女兒一同來的，我可以提起，我們一行當中，還有一位阿富斯泰將軍，他就是土南尼亞皇帝化名旅行的，我聽說他有一個問題，要非正式的向先知提出，我不過是到此地來遊覽的。

女人 你爲什麼一點事情沒有，會走到這裏來呢？

老紳士 天呀，夫人，還有比這個更自然的嗎？我就會成爲旅行俱樂部當中，唯一的到過此地的會員，你想想這一點，我的地位會成爲獨一無二的。

女人 這算是一種利益嗎？我們有一個人，遇着不幸的事情，失去他的兩腿，他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但是他寧可願意同其餘的人一樣。

老紳士 這真是瘋話，上面兩種場合，完全沒有一點相似的。

女人 兩者都是獨一無二的。

老紳士 這個地方的談話，好像完全是一派可笑的謔言，我真是厭惡極了。

女人 我明白你們的旅行俱樂部，是這樣一種人的組合，人人都願意誇張自己已經到過別人所不會到的地方。

老紳士 當然，如其你願意譏笑我們——

女人 什麼叫做譏笑？

老紳士（放聲大哭）我真要去跳海了。

他拚命的向碼頭邊上走去，正遇見一個戴着「一」字帽章的人，從石級走上來，把他阻住，他穿得和原有的女人相似，但是一片微鬚指示他的男性。

男人（向老紳士說）哦，你在這裏，如其你儘管這樣的逃脫，我真要替你戴上腳鐐手鐐了。

女人 你是這個外國人的看護嗎？

男人 是的，我真是厭惡他極了，只要我的眼睛離開他一歇，他就會逃走，去和隨便什麼

人談話。

女人（拿出她的音叉，像以前一樣的發聲。）波寧碼頭，上前的話取消，（她放回她的音叉向男人說）我方纔叫派人來照顧他，我已經設法和他講話，但是他的說話，我能够聽得懂的很少，你必須好點當心他，他已經是很厲害的喪氣了，如其還有用着我的地方，可以到福西麻，葛爾特尋我。（她走下）

老紳士 還有用着她的地方！她對於我始終毫無用處，她沒有介紹，自己和我交談，像一種不正當的女人，並且她把我的先令也帶走了。

男人 請你說得慢點，我有點聽不明白，什麼是先令？什麼是介紹？不正當的女人是沒有意義的。

老紳士 隨便什麼事情，在此地好像都是沒有意義的，我可以和你說的，只有她是一個極端不可救藥的愚蠢婦人，我有生以來所曾經遇見過的。

男人 這是不可能的，你不應該覺得她是愚蠢，她是一個第二紀的人，並且將近要到第



三紀了。

老紳士 什麼是一個第三紀人？在這裏人人都和我說一紀二紀三紀，好像人類就是地質的岩層。

男人 一紀人是在他們的第一世紀的，二紀人是在他們的第二世紀的，我還是列在一紀人（他指着他的帽章）但是我差不多可以自稱爲二紀人，因爲我到明年正月，就是九十五歲了，三紀人是在他們的第三世紀的，你沒有看見她徽章上的數字嗎？她是一個高級的二紀人。

老紳士 這到一點不錯，她是在她的第二孩童時代了。

男人 第二孩童時代！她已經是在她的第五孩童時代了。

老紳士（又在石礎上躺下）我真不能夠忍受這些不自然的方式。

男人（不能忍耐而且毫無辦法的樣子）你不應該走到我們當中，這個地方是於你不相宜的。

老紳士（被怒氣激動）我可以問什麼緣故嗎？我是旅行俱樂部的副會長，我什麼地方都走到過，在文明國家的俱樂部當中，我保持着這個紀錄。

男人 什麼是文明國家？

老紳士 文明國家就是——哦，文明國家就是一個文明的國家，（窮極的樣子）我不知道，我——我——我真就要發狂了，如其你只管叫我告訴你這種事情人人所知道的，你可以舒適的旅行的地方，有上等旅館的地方。但是，原恕我說，你雖然說你已經是九十四歲，你實在是比一個四歲的孩子更其不如，因為你不斷的追問，你為什麼不就叫我爸爸呢？

男人 我沒有知道你的名字是叫爸爸。

老紳士 我的名字是約瑟夫，頗勃海姆，波爾許，白露賓，巴羅，喔姆。

男人 這是五個人的名字，還是爸爸簡短一點，而且喔姆在這裏是不行的，這是一種野獸的名字，從古以來就生殖在這裏海邊的，他們是叫做喔姆力剛，我還是叫你爸爸

罷。

老紳士 人家會以為我是你的父親。

男人（吃驚）噓——噓！此地的人從來不提這樣的關係，這個是不很有禮貌的，可不

是嗎？我不是你的父親又有什麼關係呢？

老紳士 我的九十歲的老友，你的官能是已經衰敗了，你可以替我找一個和我年歲相

仿的領導人嗎？

男人 一個年輕的人嗎？

老紳士 當然不是，我不能和一個年輕的人做伴。

男人 爲什麼呢？

老紳士 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你沒有一點道德的觀念嗎？

男人 我只好不同你說了，我不能了解你的意思。

老紳士 但是你的意思是說一個年輕的女人，可不是嗎？

男人 我的意思不過是說和你一樣年紀的人，男人和女人的差別，又有什麼關係呢？

老紳士 我真不能相信，世界上竟有這樣對於人類交際的簡單禮貌都一點不能感覺的人。

男人 什麼是禮貌？

老紳士（狂呼）人人都要問我這個。

男人（取出一支音叉，像以前的女人一樣的用他傳話。）左及姆在波寧碼頭，和左，哀理

絲蒙說話，我遇見一個喪氣的短命人，他和一個二紀人交談以後，病象增加，我的年紀太大，他要一個和他一樣年紀，或者更其年輕的人，你如其可以，請就來罷。（他放下他的音叉，回轉來向老紳士說。）左是一個五十歲的女孩，而且在她的年紀，算是孩子氣的，所以她或者可以使得你快樂。

老紳士 使得我快樂！一個五十歲的女學生，謝謝罷。

男人 女學生？勉強推測你的意思是很費力的，並且你和我講話太多，我的年紀已經可

以使得你喪氣，在左來此以前，讓我們彼此不要開口罷。（他轉過背來向着老紳士，在碼頭邊上坐下，雙腳空懸在水面上。）

老紳士 當然，我並不要和不願意同我講話的人勉強交談，你或者要想假寐一歇，如其是的，請你不必拘禮。

男人 什麼是假寐？

老紳士（憤憤的走到他的身邊，極正確的明顯的說。）朋友，假寐就是一個短時間的睡眠，對於衰老的人們，在他們接待不喜歡的來客，或是聽科學講演的時候，自然襲來的睡眠，睡眠，（在他的耳邊狂呼）睡眠。

男人 我和你說我已經差不多是一個二紀人，我是從來不睡眠的。

老紳士（大駭）天呀！

一個少女帽上帶着「一」字的徽章，從陸地上走來，她的像貌，和一千年以前賽維，巴那柏斯相似，年紀也相彷彿，或者只有年輕一點。

少女 這位就是病人嗎？

男人（爬起來）這個就是左（向左說）你叫他爸爸罷。

老紳士（奮激的說）不對。

男人（不理睬他的話）多謝你把他從我的手中接受過去，我已經被他纏得不能忍受了。（他走下石級，消失。）

老紳士（譏諷的態度舉起他的帽子，向着太平洋方面，在碼頭邊上深深的一鞠躬。）午安，先生，謝謝你特別的謙和，你對於我的十分體貼，你優厚的禮貌，我真是銘感五中，（重新帶上他的帽子）豬糞！毛驢！

左（極高興的樣子向着他大笑）

老紳士（迅速的回轉來向着她說）我恨抱歉，我使得你的朋友明白他自己的地位，但是我發現在這裏和在其他的其他地方一樣，如其要得着相當的待遇，不得不自己堅持，雖然我以前希望，我的賓客的地位，可以保護我不至受人侮辱。

左 使得我的朋友明白他自己的地位，這是一種詩人的語式，可不是嗎？他的意義是怎樣的？

老紳士 請問你，在這些島上，沒有一個了解普通英國話的人嗎？

左 是的，除掉先知們以外沒有別人，他們對於我們所稱爲死思想的，特別有一種歷史的研究。

老紳士 死思想！我曾經聽見過死語言，從沒有聽見過死思想。

左 是的，思想比語言死得更快，我了解你的語言，我不一定了解你的思想，先知們可以完全了解，你還沒有詢問過他們嗎？

老紳士 我不是來詢問先知的，我到這裏來純然是一種娛樂的旅行，陪伴我的女兒，她就是英國的總理夫人，以及阿富斯泰將軍，他實在就是我可以祕密告訴你，土南尼亞皇帝，現時最偉大的軍事家。

左 你爲什麼必須爲娛樂而旅行呢？你不能够在家裏自己享樂嗎？

老紳士 我願意見識世界上的一切。

左 世界是太大了，你在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看見他的一部分。

老紳士（忍耐不住，）豈有此理，夫人，你決不要一生一世永看見這一個部分，請你原諒，我常着你罵人了。

左 哦！這就是罵人，可不是嗎？我曾經在書上讀過，他的音調是很好聽的，豈有此理夫人，豈有此理夫人，豈有此理夫人，你願意儘管常常的說，我很歡喜聽的。

老紳士（非常的寬心）謝謝你，這些瀆神的但是親切的說話，十分多謝，十分多謝，自從來到這個可怕的地方，第一次感覺舒適，使得我要發狂的壓迫，漸次弛緩，我覺得差不多像在俱樂部裏一樣，原恕我占着這個唯一的坐位，我已經不是以前一樣的年輕了。（他在石礎上坐起）答應我，不要把我再交付與一個可怕的三紀或是二紀的人，像你們這樣稱呼他們的。

左 不要害怕，他們本來不應該把你付託給左及姆，他是一個已經將近成爲二紀的人，



而這些剛纔成年的朋友，每每自己做出一種三紀人的態度，和我這樣的大姑娘一起，你自然覺得是比較舒適的。（她很安適的在麻袋上面自己坐下。）

老紳士 大姑娘？這是什麼意思？

左 這是一個古代的名稱，我們現在依然用以指示一個女性，已經不是一個孩子，而又還沒有十分長成的。

老紳士 我看這是一極可動人的年紀，我已經迅速的回復我的健康，我有一種好像花蕊怒放的感覺了，我可以請問你的姓名嗎？

左 我叫左。

老紳士 左小姐嗎？

左 不是左小姐，就是左。

老紳士 明確的說法，唔——左什麼呢？

左 不是左什麼，只是左，除左以外沒有別的。

老紳士（迷惑的神情）或者是左夫人。

左 不，只是左，你還聽不明白嗎？左。

老紳士 當然，相信我，我並不真以為你已經結婚，你顯然是年紀太小，但是在這裏是很

不容易確實知道——唔——

左（極端的迷惑）什麼？

老紳士 婚嫁改變情形，你知道，有許多事情，一個人對於結過婚的女人，可以隨便談論，而對於沒有這種經驗的女人，是不很合禮的。

左 你真是使得我有點莫名其妙了，你所說的話我一個字不懂，結婚和不很合禮，在我覺得是一點沒有意義的，但是慢點，結婚是古時候生產的代名詞嗎？

老紳士 有點相像，讓我們丟開這個題目罷，原恕我使得你受窘，這是我應該提起的。

左 什麼是受窘？

老紳士 哦，真的嗎？我總以為這樣一種自然的及普通的狀態，只要人類存在，是始終應

當了解的，受窘就是使得你面紅。

左 什麼是面紅？

老紳士（吃驚）你不會面紅嗎？

左 從來不曾聽見過，我們有一個叫做面赤的字，是指血液忽然升到面上，我在我的嬰兒身上曾經見過，但是過了兩歲以後是不會有的。

老紳士 你的嬰兒！我恐怕我是走近一個極難說話的境域了，但是你的外表是極端的年輕，如其我可以問你有幾個——

左 還只有四個，在我們這是一件長久的事業，我是育兒的專家，我的第一個是如此的成功，他們使得我繼續工作，我——

老紳士（在石礎上發抖）呵唷！

左 什麼事情有什麼難過嗎？

老紳士 天呀，夫人，你多大年紀了？

左 五十五歲。

老紳士 我的雙膝有點抖顫，我恐怕我真生病了，我是不像從前的年輕。

左 我看出你的兩腿是不很強壯，你有許多嬰兒的舉動及弱點，這個使得我覺得應當像母親一樣的照顧你，是毫無可疑的，你真是一個極愚蠢的小爸爸。

老紳士 我重行申明，我的名字是約瑟夫，頗勃海姆，波爾許，白露賓，巴羅，喔姆。

左 怎樣一個可笑的累贅的名字！我不能拿所有這些叫你，你的母親是怎樣稱呼你的？  
老紳士 你使我想起童年時代艱難的爭執了，我在這點上是感覺銳敏的，孩子們往往受無理的小名的苦痛，我的母親隨意的叫我伊帶，脫得而斯，在入校以前，我是被呼作伊帶，到那個時候，我第一次主張孩子的權利，堅持至少必須被叫做約伊，到十五歲的時候，除約瑟夫以外，我決不肯答應其他任何簡短的稱呼。到十八歲的時候，我發見約瑟夫這個名字，暗示一個畏怯的懦夫，因為在某故事上有一個約瑟夫，拒絕他的皇后的前進，而在我的意見上是認為正當的，於是我在家庭及親友當中，就

成爲頗勃海姆，而對於外界，稱爲巴羅先生，我的母親，到了她衰老的時候，又回復到伊帶，但是到那樣年紀，我不能拒絕她了。

左 你難道說，你的母親到你十歲，以後，還和你麻煩嗎？

老紳士 當然，夫人，她是我的母親，你以爲她會怎樣呢？

左 當然，去當心第二個，孩子們一過八九歲以後，就成爲毫無趣味的，除非對於他們自己，我如其遇見我最大的兩個孩子，是決不會認識他們的。

老紳士（重新倒下）我要死了，讓我死罷，我情願死去了。

左（很快的走過來把他扶起）當心，坐起來罷，什麼事情？

老紳士（無力的樣子）我的脊骨，我想是驚駭，震動。

左（母親的態度）吓吓吓！這有什麼使得你驚駭的？（玩笑的搖動他）好了！坐起來罷。

乖點。

老紳士（依然沒有氣力）謝謝你，我現在好點了。

左（重新在麻袋上坐下）但是在那個長的名字當中，還有一切其餘的有什麼用呢？我聽見還有許多，布老勃斯，波拜，或是什麼別的。

老紳士（鄭重的說）波爾許，白露賓，夫人，一個歷史的名字，讓我告訴你，我可以追溯我的世系，遠至於一千年以前，從東方的帝國，到他在這些島嶼上古代的遺址，到一個時代，我的兩位祖先，喬司，波爾許和亨紀司特，霍爾沙，白露賓，彼此互爭大英帝國的政權，他們以一種光榮相繼柄政，這個我們在現在退化的時代，是只能有微弱的觀念的。我一起這些偉大的人物，戰爭的獅象，和平的聖哲，不是空言和誇大的像侏儒一樣的人，現在在巴達德占有同樣的地位的，而為堅決的及沈默的人，統治一個日光常照的帝國的，我的眼中雙淚欲流，我的胸中感情奮興，我覺得在他們的時代，只生活在人生的黎明，而及早為他們死去，真是一種光榮的快樂的命運，遠勝於我們現在可恥的安閒的長壽。

左  
長壽嗎？（她大笑）

老紳士 是的，夫人，比較的長壽，照現在的情形，我只好以這些英雄的後代自己滿足和驕傲了。

左 你必須是一切英國人的後代，在他們的時代活着過的，你不知道這一層嗎？

老紳士 不要瞎說，夫人，我承受他們的名字，波爾許和白露賓，並且我希望我承受了幾分他們偉大的精神，哦，他們是產生在這些島上的。我再說明一次，這些羣島在那個時候是，到現在好像是不可思議的，大英帝國的中心，這個中心移到巴達德的時候，英國人纔回到他們原始故鄉的美蘇波達米亞，而將西方的羣島完全放棄，像以前羅馬帝國時代曾經放棄過的樣子，但是歷史上最大的靈異，還是發生在英國人民當中，及這些羣島上面。

左 靈異嗎？

老紳士 是的，第一個活到三百年的人是一個英國人，這就是說，自從美蘇賽那同時以後的第一個。

左  
哦那個

老紳士 是的，那個，好像你說得這樣輕率的樣子，你知道，夫人，在那個特別的時期，英國民族失卻他智力的名聲達於如此程度，乃至於習慣的彼此互稱爲酒囊飯袋嗎？然而英國地方，現在還是一種神祕的聖林，世界各處的政治家，都來諮詢英國的先知，他們的說話，是包含着三百年生命的經驗的。這個地方，以前是輸出棉布及陶器的，現在再沒有別的輸出，只有智慧。你看見在你的面前，夫人，一個人極端厭倦東方假期中的河濱旅舍，波斯灣海邊的歌唱及跳舞，印度內地的山車及繩轎，你還覺得奇怪，我會拿一種飢渴的心情，轉向於這些荒島的神祕及美麗，充滿着過去時代的鬼魂，而爲西方哲人足跡所聖化的嗎？你想這個島嶼，現在我們所站立的，在大西洋這邊的人類最後的立腳地方，這個愛爾蘭，古代的詩人，所稱爲銀海中的碧玉的，我一個著名的英國民族的後裔，還能夠忘記，在帝國遷移到東方去的時候，向傑鷲的愛爾蘭人，他們所壓迫的，但是始終不曾征服過的，說道，『到最後我們不再干涉你們



了，讓這個可以於你們有很多益處。」愛爾蘭人同聲的發出這個歷史上的狂呼，「不如其你們這樣，我們就完結了。」於是移殖到還有民族問題存在的國家，到印度，波斯，及高麗，到摩洛哥，突尼斯，及託呂波立，在這些國家當中，他們永遠是民族獨立爭鬥的先驅，他們的痛苦及磨難的傳說，不斷的震動世界，可是一到最後，什麼詩篇能够徵實呢！二百年還不會完全過去，民族自決的要求，已經是如此的公認，地球上再沒有一個國家，還有民族的冤憤，或是民族的運動的。你想愛爾蘭人的地位，他們久已失去一切政治的能力，因為除掉民族的騷動以外，是從來不用的，而且他們成爲世界最動人的民族，是僅僅由於他們的痛苦的！這些國家，得他們的幫助而獲得自由的，當做不可忍受的厭物，排斥他們，這些民衆，以前當做一切可愛的熱心及聰明的化身崇拜他們的，像疫癘的樣子畏避他們。爲恢復他們失去的名望，愛爾蘭人主張占領耶路賽冷城市，根據於他們是伊斯累爾，失散的遺族，但是在他們達到的時候，猶太人放棄這個城市，分散到歐洲的各處，就是在那個時候，這些虔誠的可

是沒有一個曾經看見過本國的愛爾蘭人，得着一個先知們的父親，一個英國大主教的勸告，叫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內去。這個在他們從來不曾想到，因為沒有什麼阻礙他們，也沒有人禁止他們，他們立刻接受這個提議，他們在這裏上岸，這個加路海灣，恰恰正在這個地方，在他們達到海邊的時候，老年的男女，自己俯伏地上，熱烈的吻着愛爾蘭的土地，叫青年們同樣的對土地行禮，因為這個是曾經孕育他們的祖先的，但是青年們憂鬱的望着，而且說道，「這裏並沒有土地，只有石頭。」你要四面一看，你就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說法，因為這裏的原野都是石田，山岡全係巉岩，於是第二天他們全體到英國去，再沒有愛爾蘭人肯自認為愛爾蘭人，甚至於對於他們自己的子女。所以這一代過去以後，愛爾蘭的種族，完全從人類知識當中消滅，分散的猶太人，也是這樣，因為不然，恐怕被遣送回巴力斯丁去，自此以後，世界上少卻猶太人及愛爾蘭人，變為一個馴服的而且沈悶的地方，你對於這個故事沒有一點感動嗎？你現在可以了解，我為什麼來訪問這個英雄及詩人民族悲運的舞臺嗎？

|左

我們現在還拿這一類的故事告訴兒童，以幫助他們了解，但是這樣的事情，實際上是不會有的。愛爾蘭人在這裏登岸吻着土地的一幕，也許發生在幾百人的團體，幾萬人的團體是決不會發生，這一點你是和我一樣明白的，並且這是一件怎樣可笑的事情！因為他們住在愛爾蘭，就叫他們做愛爾蘭人，那麼因為他們住在空氣當中，你也可以叫他們做空氣人，爲什麼你們短命人堅持着關於世界造出這種無聊的故事，而且當他們是事實的樣子，想要照此推行呢？與事實相接觸，損害你們，震駭你們，你們畏避事實，而遁入幻想的真空中間，在裏面你們可以放任你們的願欲，希望，愛情，怨恨，而沒有人生事實上的任何妨礙，你們喜歡把灰塵丟到你們自己的眼睛當中。

老紳士 現在要輪着我來和你說，夫人，你的說話我一個字都聽不明白了，我一向以爲用一種真空器吸取灰塵，是文明的而不是野蠻的象徵。

|左（覺得對於他毫無辦法）哦，爸爸，爸爸，我真差不多不能相信你是人類，你是這樣的

愚蠢的你們的人民有一句古話說得很對，「你是塵土造成，你應當復歸於塵土。」

老紳士（高貴的態度）我的身體是塵土做成，夫人，我的靈魂並不是的，我的身體是什麼做成有什麼關係呢？地上的土壤，空中的微塵，或是溝內的污泥？重要的是上帝採集他們的時候，無論他們是什麼，他在他們的鼻管當中吹進一種生命的呼吸，而人類成爲一種活着的靈魂，是的，夫人，一種活着的靈魂，我不是地上的塵土，而爲一個活着的靈魂，這是一個光榮的宏偉的思想，而且是一種偉大的科學的事實。我對於原質和微菌並不感覺興味，我把他們讓給與一班木頭，呆子，吃飯的，擔糞的人，對於他們自己光榮的命運，沒有能力，自身的神聖毫無感覺的，他們對我說，我的血裏而有蛋白質，我的肉裏面有鈉及炭素，我謝謝他們的報告，並且告訴他們，我的廚房裏有黑殼蟲，我的洗濯室裏有肥皂，我的煤間裏有煤塊，我並不否認他們的存在，但是我把它們放在他們應有的地方，這就是說，用一種古代的語調，不是在崇高的神壇上面，當然你會以爲我是思想落伍，但是我欣幸我的明哲，而且我反對你們的愚

魯，你們的蒙昧，你們的怯弱，我在人情上憐憫你們，在智力上輕蔑你們。

左 了不得，爸爸！你倒是有一點根基，你決不會因為喪氣而死去的。

老紳士 我一點也沒有預備這樣，夫人，我是已經衰老，而且有時候是荏弱無力，但是說到這個題目，我體內神聖的火星，就會燃燒，增大，易壞的變為不壞的，而迅速消滅的波爾許，白露賓，巴羅，成為永久不滅的，在這一點上，我與你是完全同等，那怕你比我多活到一萬年。

左 不錯，關於這個生命的呼吸，把你這樣高舉起來的，你知道什麼呢？一點沒有，所以讓我們像有教育的不知不識的人一樣，彼此握手，換過一個題目罷。

老紳士 有教育的呆子，夫人！你不能變換這個題目，除非等到天地完全消滅，我不是一個無知無識的人，我是一個紳士，我相信一件事情的時候，我說我是相信他的，我不相信的時候，我說我是不相信他的，我不能躲避我的責任，假裝做我一點沒有知道，所以一點不能相信，我們不能否認知識，畏避責任，我們必須根據某種的假定向前

進行，不然我們就不能造成人類的社會。

左 假定必須是科學的，爸爸，我們終究是必須依靠科學生活。

老紳士 我對於科學是極端的崇拜，因為這些偉大的發見，我們都應該歸功於科學的，但是無論什麼愚人都能夠發見，每個嬰兒，在他初生的第一年當中，所發見的事情，遠過魯及爾，培根在他的實驗室內所得的數目。我七歲的時候，發見蜂螫的刺人，但是我並不因為這個原故，要你來崇拜我，我可以確實和你說，夫人，極端平凡的人物，能夠發見關於宇宙的極可驚異的事實，只要他們已經達到相當的文明程度，而有時間來研究這些事情，以及發明研究所需的工具及儀器，但是其效果是怎樣的呢？他們的發明，毀壞我們簡單的宗教上的信仰，在起初我們一點沒有天文學上空間的觀念，我們相信，天就是與地一樣大的一間房屋的屋頂，在上而還有一間另外的房屋的，我們的死，就是走上去到這個房屋裏面，或是，如其我們不聽從牧師，走下去到煤間裏面。我們根據於這個簡單的信仰，造成我們的宗教，我們的道德，我們的法

律；我們的格言，我們的詩歌，我們的禱祝，可是人類一變爲天文家而造成望遠鏡的時候，他們的信仰，立刻消滅。他們不能相信有天的時候，他們就不能再相信他們的神明，因爲在他們的思想當中，神明始終是住在天上的，牧師們不再相信他們的神明，而開始相信天文的時候，他們就變更他們的名稱及裝束，而自稱爲博士和科學家，他們創立一種新的宗教，在裏面沒有神明，只有新奇及靈異，而以科學的工具及儀器，爲造成這些奇異的根源的，不再崇拜神明的偉大及智慧，而他們愚蠢的震駭於幾千萬萬里的空間，崇拜天文家爲絕對正確而無所不知的，他們替他的望遠鏡建立神壇。於是再以顯微鏡視察他們自己的身體，而在裏面發見，不是以前他們所相信的靈魂，乃是億萬的微小的細胞，於是他們愚蠢的震駭於這些，和震駭於千萬里的空間一樣，造成顯微鏡的神壇，而貢獻以極可畏怖的犧牲，他們甚至於將他們自己的身體，捨給與使用顯微鏡的人，而崇拜他們，和天文家一樣，爲絕對確實而無所不知的。所以我們的發見，非但不能增加我們的智慧，而且只有破壞我們以前所

有極小的孩提的智慧，我所能夠承認的，不過他們增加我們的知識罷了。

左 瞎話！一件事實的直覺，並不是關於他的知識，如其是的，魚的海洋的知識，就會勝過於地質學家及自然科學家了。

老紳士 這是一個極端精確的論斷，夫人，最呆笨的魚，對於海洋的雄偉，決不會比我所認識的許多地質學家及自然科學家，知道得更少一點。

左 一點不錯，地球上最大的呆子，單是望着羅盤，也許會覺得磁針常指着北極的事實，他的呆氣，有了這個直覺，會比沒有以前減少一點嗎？

老紳士 不過是一個更驕傲的，夫人，毫無可疑的，但是我不十分明白，你怎樣能夠覺得一件事物的存在，而並不知道他。

左 哦，你可以看見一個人而並不知道他，你能夠嗎？

老紳士（大樂）哦，怎樣的確當，當然，當然，在旅行俱樂部當中有一個會員，疑惑我對於南極的經驗，不是真實的，我在國內的時候，差不多每天看見他，但是我拒絕知道他。



左 如其你可以用擴大鏡更其明白的觀察他，或是用顯微鏡檢視他的血液，或者解剖他的肢體，而用化學的方法加以分析，你就會知道他嗎？

老紳士 當然不會，凡這樣的研究，只有增加他對於我所引起的厭惡，而使得我更其堅決的無論如何永遠不認識他。

左 然而你對於他的直覺，一定會增加許多你不會嗎？

老紳士 我決不能讓這些事情，使得我對於他有任何的接近，我在夏期的運動當中曾經兩次到過南極，而這個人假裝着他曾經到過北極，實在北極差不多是並不存在，因為他是在海洋當中的，他說他曾經把他的帽子掛在上面。

左（微笑）他知道旅行的人們，只有在他們說謊話的時候，是覺得有趣的，如其你拿顯微鏡來詳細看這個人，你或者會發見他有什麼好處。

老紳士 我並不要發見他的什麼好處，不但如此，夫人，你方纔的說話，激勵我宣布我的意見，這個是如此的優越！如此的智力上的勇敢！為我以前所從來不敢自認的，我怕

因此冒犯不敬的罪名，被人家監禁，被人家活活的燒死。

左 真正的那是什麼意見呢？

老紳士（小心的四面看看以後）我不贊成顯微鏡，我是從來不贊成的。

左 你說那是優越的！哦，爸爸，那是純粹的絕智主義。

老紳士 如其你願意，儘管叫他這樣，但是我主張，凡是不知道他們自己在看什麼的人，使他們看見得太多是有危險的，我想一個人用他自己的眼睛觀看世界的時候，是還算神氣清明的，如其他從望遠鏡和顯微鏡當中觀察世界，大約就會變成一個危險的瘋人，就是在他講述大人國或是小人國童話故事的時候，大人也不可十分太大，小人也不可十分太小，或是過分的惡毒。在顯微鏡發明以前，我們的童話，只有使得兒童們的筋肉愉快的收縮，而一點不至於驚駭長成的人，但是顯微鏡的朋友，拿他們所見的不能目睹的怪物，使得他們自己及其他的人都驚惶無措，實在這些不過是可憐的微細生物，一見着陽光立刻死去，對於一切假想他們所引起的疾病先

左

自己犧牲的，無論科學家怎樣說法，沒有顯微鏡的幻想，是親切的，而且常常是勇敢的，因為他所依據的事情，是有實在的知識的，但是帶着顯微鏡的幻想，依據於千百萬奇異生物的可怖的狀態，他們的天性，完全不會知道的，成爲一種慘酷的，恐怖的害人的瘋狂。你知道，夫人，在號稱耶教時代的二十一世紀，對於科學家的大慘殺，他們的實驗室完全拆除，他們的儀器完全毀壞的事情嗎？

是的，短命的人們，在他們的進步和退化的時候，是一樣野蠻的，但是在科學退步的時候，他明白他的地位，單單收集解剖或化學事實的人，不復公認爲知道什麼科學，和收集郵票的人並不知道國際貿易或文學一樣。科學的恐怖家，不敢用一只羹匙，一個水杯必須先把他們浸在什麼毒液當中以殺死微菌的人，沒有人再給與以名位，俸金，以及對於他人身體上無限的權力，卻把他送進病院裏去，加以治療，直到他的健康回復爲止，但是這些一切，都是一種古代的故事，生命到三百歲的延長，使得人類有能幹的領袖，這樣孩子氣的事情，是早已絕迹了。

老紳士（不滿意的樣子）你好像把一切文明的進步，都歸功於你們特殊的長命，你不知道這個問題，有許多還沒有達到我這樣年紀已經死去的人，是早已熟知的嗎？

左 哦，是的，有一兩個人，以微弱的方式暗示這個，一個古代的作家，他的名字，傳到我們現在，變成許多不同的樣子，如莎士比亞，賽利，賽呂登，及蕭代等等的，有一段極可注意的文句，說起你們的性情，被你們靈魂不能達到的思想所震盪，那個並沒有多大效果，可不是嗎？

老紳士 無論怎樣，夫人，我可以提醒你，如其你要來誇張年紀，無論你們的二紀人或三紀人是怎樣的，你總是我年紀更小一點。

左 是的，爸爸，但是使得我們注意，負責，而且決心的對於一切的事情尋求真理的，不是我們過去的，乃是我們未來的年歲的數目，無論什麼事情是不是真的，對於你們有什麼關係？你們的血肉像草一樣，你們長成起來像一朵鮮花，在第二次的孩童時期，已經萎謝，一個謊言可以敷衍過你們的時候，他不能敷衍過我的，如其我知道我再

過二十年就要死去，當然用不着再訓練我自己，我儘可以對於一切的事情不必認真，而趁着活在世上的時候，享受一點快樂。

老紳士 年青的女子，你弄錯了，我們的生命雖然短促，我們——我說我們當中最最好的人——認為文化，學問，美術，及科學，是一種永遠不熄的薪火，從一代的手中，傳到下一代的手中，每一代使他發出一種更明亮的更燦爛的光輝的。所以每一生無論怎樣短促，對於一個偉大的逐漸的造成的建築，貢獻一塊磚石，一卷的聖經，貢獻一張楮葉，一部的文學，貢獻一篇經卷，我們也許不過是小蟲，但是像珊瑚蟲一樣，我們造成海島，可以逐漸變為大陸，像蜜蜂一樣，我們蓄積食料，以供給將來的同類。今天的橡子，就是千年以後的大樹，我把我的石塊丟在石堆上面，於是死去，但是後來的人，再加上一個石塊，而且還有更後來的，你看呀！成一座山了，我——

左（向他縱聲大笑打斷他的說話）！

老紳士（不高興的嚴肅的態度）我可以問，我說了什麼，會使得人家這樣發笑的嗎？

〔左〕 哦，爸爸，爸爸，你真是一個可笑的人物，有這些薪火，光輝，以及磚石，建築，楮葉，經卷，珊瑚蟲，蜜蜂，橡子，石頭，和山邱。

老紳士 譬喻，夫人，這不過是譬喻。

〔左〕 比喻比喻，比喻，我是在談論人類，不是在談論比喻。

老紳士 我是在說明——我希望並非十分不適當的——這個偉大前進的程途，我是在告訴你，雖然我們東方的人生命短促，人類是怎樣的逐漸進化，從一代到另一代，從一時到另一時，由野蠻而進於文明，由文明而臻於完全的。

〔左〕 我明白了，父親長到六英尺高，而將他的六英尺傳給他的兒子，他再加上六英尺，成爲十二英尺，再將他的十二英尺傳給他的兒子，於是長到十八英尺，由此類推，在一千年當中，你們就都會有三丈或四丈高了，照這樣推算，你的祖先白許或勃魯賓，你所稱爲巨人的，一定不過一英寸四分之一。

老紳士 我不是在這裏和一個女孩子比賽詭辯和荒唐的奇談，拿歷史上最大的名人

來玩笑的，我是極端認真，我是在嚴正的討論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個六尺高的人，他的兒子會長到十二尺高。

左 你的意義的確是這樣的。

老紳士 絕對不是這樣的。

左 那你就是完全沒有意義了，現在你聽我說罷，你這個朝生暮死的小蟲，我很知道，你所說的薪火，一代一代的傳下去的，是一種什麼意義，但是這個薪火，在每次傳下去的時候，已經熄滅到極微細的火星，而接受他的人，只有拿自己的光燄，把他重燃起來。你沒有比白許和勃魯賓更高一點，而且你也沒有比他們更聰明一點，他們的智慧，像當時所有的樣子，早已和他們一同消滅，他們的力量也是如此，如其他的力量，在你的想像以外，是曾經存在過的，我不知道你有多少年紀，你的樣子好像有五

百歲——

老紳士 五百歲！真的，夫人——

左（繼續下去）但是我知道，當然，你是一個尋常的短命人，哦，你的智慧，不過是這樣的智慧，一個人所能够有的，在他還沒有充分的經驗，可以區別他的智慧和他的愚妄，他的命運和他的幻想，他的——

老紳士 簡單的說，像你自己這樣的智慧。

左 不，不，我已經屢次和你說過，我們的聰明，不是由於我們過去的回憶，乃是由於我們將來的責任造成的。我成爲一個三紀人的時候，我會比現在更忽略一點，如其你不能够了解這層，至少你必須承認，我是從三紀的人們學習過的，我看見過他們的工作，而在他們教導之下，長成起來，像一班的青年，我曾經反抗過他們，並且因爲他們渴望新的知識，新的觀念，他們聽受我，而且鼓勵我的反抗，但是我的方法不能推行，而他們的可以，並且他能够告訴我什麼原故，他們除掉這個力量以外，沒有別的力量支配我們，他們拒絕使用一切其他的力量，而其結果是，除掉他們自己立下的限制以外，他們的力量是毫無限制的。你是一個被孩子們統治的孩子，他們有這許



多的過失，是這樣的頑劣，使得你繼續不斷的反抗他們，而且因為他們永遠不能使你相信他們是正當的，他們統治你的方法，只有鞭撻你，監禁你，威逼你，殺死你，如其你違背他們，而又沒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殺死或是威逼他們。

老紳士 這也許是一種不幸的事實，我反對他，惋惜他，但是我們的心，是比事實更偉大的，我們知道得更明白一點，古代最大的哲人們，追隨着基督的光輝，崛起於二十世紀的，不必提及比較近代的思想界的領袖，如布立特令加姆，屠許，及司彼夫鏗司等，一致主張懲罰及報復，壓制及武力，都是錯誤，而黃金的定律——

左（打斷他的說話）是的是的，是的，爸爸，我們長命的人們完全知道這個，但是他們的信徒當中，曾經有那個，用基督式的原則，好好的統治過你們一天嗎？單知道什麼是善；是不够的，你必須能够實行，他們不能實行，是因為他們沒有活得充分長久，可以尋出怎樣實行的方法，或是脫去孩童的情感，妨礙他們真願意實行的，你十分知道，他們只有用他們所反對及惋惜的壓制和武力以維持秩序——像當時那樣的秩

序——因為宣傳他們自己的福音，他們曾經實在的互相殘殺，或是自己被人殺死。

老紳士 夫人，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

左 又是比喻來了，爸爸！短命人的血，是流在石田上的。

老紳士（極負氣的立起）你真是太迷信這個長命的主題了，我願意你把他丟開，這是過於對人而且沒有禮貌的，人類的天性，總是人類的天性，無論長命或短命，始終是一樣的。

左 那你肯放棄進步的觀念嗎？你肯拋棄薪火，磚石，種子，及一切那些東西嗎？

老紳士 我是決不肯這樣的，我主張進步和自由是一步一步的逐漸擴大的。

左 你真是一個道地的英國人。

老紳士 這是我所很自負的，但是在你的口中，這個稱讚，含着一種侮辱，所以我並不感謝你。

左 我的意思不過是說，雖然英國人有時候會說很聰明的及深沈的事情，和說愚笨的

及淺薄的一樣，他們永遠是說過十分鐘以後，就會完全忘記。

老紳士 就說到這裏爲止罷，夫人，就說到這裏爲止罷，（他重復坐下）那怕是一個教皇，也不能期望他不斷的傳道，我們瞬息間的靈感，指示我們的心是在正當的地方。

左 當然，你不能把你的心放在別處，只有正當的地方。

老紳士 嘎！

左 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不正當的地方，例如鄰人的衣袋裏面，所以你看，你的手纔是實在有關係的。

老紳士（無力再說）好罷，女人必須占最後的勝着，我不願意再和你辯駁了。

左 好的，現在讓我們回到我們的討論當中，真真最有趣味的主题，你記得嗎？短命人對於幻想及譬喻的執迷。

老紳士（大駭）你難道是說，夫人，把我談得頭腦漲裂，而且拿你難堪的詞鋒，使得我失望及緘口以後，你真要提議，從頭再說過一遍嗎？我要立刻離開你了。

左 你不可以這樣，我是你的看護，你必須和我在一起的。

老紳士 我絕對不願做這樣的事情。（他立起來，帶着尊貴的態度緩步走開。）

左（用着她的音叉）左在波寧碼頭，向埃尼斯太蒙的警察所講話，你聽見我嗎？……什麼？……我現在聽見你了，但是你的音調還嫌太低一點……稍為再尖一點……這

樣好點了，還再尖一點……聽見你了，好罷，隔離波寧碼頭，快點。

老紳士（聽見他狂叫）呵！

左（還說着話）謝謝你……沒有什麼重要事情，我是在看護一個短命人，而這個蠢東西逃走開去，他因為到處亂闖，並且和二紀人交談，已經是很重的喪氣，我必須嚴密的看守住他。

老紳士回轉來，大怒。

左 他已經在這裏了，你可以把碼頭解放，謝謝你，再會。（她收起她的音叉）

老紳士 這真是豈有此理，我將要離開碼頭踏到路上去的時候，我受着一種震動，跟着

有許多針尖的刺擊，直到踏回石板上的時候方纔停止。

左 是的，在那裏有一個電籬，這是一種極古的而且極殘酷的方法，用以阻止野獸的走失的。

老紳士 我們在巴達德對於這個是很熟悉的，夫人，但是我沒有想到，我會活着遇見他無禮的施用在我自己身上，你真是把我開勃令化了。

左 開勃令化這是什麼意思？

老紳士 在將近一千年以前，有兩個叫做開勃令的著作家，一個是東方人，是一個有成績的作者，還有一個，因為是西方人，當然是一個無聊的蠻子，他說他發明了電籬，我認爲把這個應用在我身上，你是十分的任性妄爲。

左 什麼是任性妄爲？

老紳士（動怒）我不能再說明了，夫人，我相信你和我一樣的明白。（他懷忿的在石礎

上坐下）

左 不，就是你也可以告訴我許多事情我所不知道的，你沒有覺得，自從你來到此地以後，我們是一竟在問你嗎？

老紳士 覺得這個差不多逼得我發狂了，你看見我的白髮嗎？我上岸的時候，差不多還沒有灰白，現在還有許多是原來栗色的地方，可以很明白的看得出來。

左 這是一種喪氣的徵象，但是你沒有覺得，你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嗎？這就是說，你從來沒有問過我們什麼問題，雖然我們所知道的比你更多得許多。

老紳士 我不是一個孩子，夫人，這個我相信我以前已經說過了，而且我是一個有經驗的旅行家，我知道凡旅行家所親自看見的，一定實際存在，不然他就不會看見，但是士人所告訴他的，永遠是純粹的謊話。

左 不是在這裏，爸爸，我們的生命太長，不能容你說謊，他們會完全暴露出來，你還是趁着有這個機會的時候，問問我什麼問題看。

老紳士 如其我有諮詢先知的必要，我一定要去問一個真正的，一個三紀的人，不是一

個初紀的小姑娘，自己假裝作一個先知的，如其你是一個保姆，注意你的職務，不要狂妄的摹倣你的長輩罷。

左（立起來面上發紅）你這個蠢的——

老紳士（大呼）住聲！你聽見嗎！不許開口。

左 有什麼極不愉快的事情在我身上發生，我覺得週身發熱，我有一種要想傷害你的可怖的動念，你對我做了什麼嗎？

老紳士（勝利的樣子）噫！我使得你面紅過了，現在你知道面紅是什麼意義，羞愧的面紅！

左 無論你所做的是什麼事情，一定是這樣極端惡劣的，所以如其你再不停止，我就要殺死你了。

老紳士（感覺他的危險）當然你以為恫嚇一個老年人是沒有危險的——

左（兇狠的態度）老年人！你是一個孩子，一個惡劣的孩子，我們在這裏殺死惡劣的孩

子，我們的這樣舉動是由於天性，有時候甚至於違反我們的意志的，你小心一點罷。

老紳士（立起來垂頭喪氣的行禮）我並沒有意思要使得你難受，（勉強的將一句道

歉的話吞下）我請求你原恕。（他除下他的帽子，鞠躬。）

左 你這是什麼意思？

老紳士 我取消我以前的說話。

左 你怎樣可以取消你以前的說話呢？

老紳士 沒有別的只有說我抱歉。

左 你是應該抱歉的，你給予我的這個嫌惡的感覺逐漸減退，你是極端的僥倖了，你萬

不要再想殺死我，因為在你的聲音或面容上露出一點表示，我就要立刻把你殺死。

老紳士 我想要殺死你！怎樣一個荒誕的評議！

左（縐眉）

老紳士（小心的自己改正）我的意思是說誤會，我從來不曾夢見這樣一種事情，你當



然不會相信我是一個殺人的兇手。

左

我知道你是一個殺人的兇手，不但是因為你拿說話擲擊我，當他們石塊一樣，想要使我受傷，而且因為這個殺人的本能，你在我心中所引起來的，我以前沒有知道他是存在於我的天性當中，他從來沒有在我的身上顯露或是活躍出來，告誡我去殺人或是被殺，我現在必須重新考慮我全部的政治地位，我再不是一個保守黨了。

老紳士（丟下他的帽子）天呀，你的神經錯亂了，我是在一個瘋狂女人的權力之下，這

個我在最初就應該知道，我是再不能夠忍受了，（他露出他的胸膛預備自己犧牲）立刻殺死我罷。讓我的死可以於你有許多益處！

左

這是毫無用處的，除非將所有一切的短命人類，同時完全殺死，並且這是一種方法，應當由政治上或是憲法上施行，而不當由私人施行的，然而我是準備着和你討論這個事情。

老紳士 不，不，不，我寧可和你討論，你要想脫離保守黨的用意，保守黨的人，怎樣能够容

忍你的意見，我實在是無從想像，我可以推測的，只有你對於黨費曾經有多大的幫助。（他拾起他的帽子，重新坐下。）

左 不要這樣無意識的亂說，我們主要的政治上爭執，就是世界上最緊要的事情，關於你和你這樣的人的。

老紳士（感覺興味）真的！請問你，我可以問他是什麼嗎？我是一個熱心政治的人，或者可以有什麼用處。（他帶上他的帽子，把他略為推上一點。）

左 我們有兩個大的政黨，保守黨和殖民黨，殖民黨的意見，以為我們應當增加我們殖民地的數目，保守黨主張，我們應當維持現在的狀態，限制在這些島上，成一個特殊的人種，拿我們智慧的尊嚴，自己隱蔽在這個地方，一班崇奉的外界所認為聖地的，使我們的神聖的疆域，以海為界，而無可以爭議的餘地，他們認為統治世界是我們的命運，在我們還是短命人的時候已經這樣，他們說，我們的力量及安全，是在於我們的遼遠，我們的隔絕，我們的分立，以及我們人數的限制，在五分鐘以前，這個還是

我政治上的信仰，現在我覺得沒有一個短命的人應當存在了。（她隨意的在麻袋上重新坐下。）

老紳士 我應當推測，你因為我隨意的——或者是不應該的——略為責備了你幾句，你就否認我生存的權利嗎？

左 這樣短促的生命，有值得活着的價值嗎？你對於你自己有什麼好處嗎？

老紳士（驚駭）呵，我的靈魂！

左 這是這樣一個極小的靈魂，你們只有增加我們驕傲的罪惡，使得我們俯視你們，而不肯仰視比我們更崇高的物類。

老紳士 這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意見嗎？夫人，想想你們先知的勸戒，是於我們怎樣有益的。

左 我們的勸誡，何嘗對於你們有什麼益處呢？你們遇着困難的時候，跑來徵求我們的意見，但是你們非等到引起這個的困難的錯誤，已經實行了二十年以後，你們並不

知道遇見困難，所以總是太晚了。你們不能了解我們的勸告，勉強依照他行事，常常更增加你們的錯誤，反不如任從你們自己幼稚的主見，如其你們不是同孩子一樣，你們儘可以完全不必跑來請教我們。你們從經驗上就可以知道，先知的諮詢，是從來不能實在幫助你們的，你們對於我們，描摹出許多奇異的幻象，寫出許多誕妄的小說及詩歌，稱述我們過去的恩惠的動作，我們的智慧，我們的正直，我們的慈悲，在這些故事裏面，我們常常表現為你們祈禱及犧牲的虛偽目標，但是你們的這些做作，不過是要想自己掩飾你們不能利用我們幫助的真象。你們的總理假裝着到這裏來受先知的指示，但是我們是不受人欺騙的，我們充分知道，他到這裏來，是因為回去的時候，可以成一個這樣有權威及尊嚴的人，親到過聖域而與神祕的人會晤過的，他可以假託，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起見，他所採取的一切方法，都是先知所指示的。

老紳士 但是你忘記先知的回答，是不能保守祕密或偽託的，他們是紀錄下來，而且公

開宣布，反對黨的領袖，也可以取得一份，各國人民完全知道，祕密的外交，是已經絕對禁止的。

左 是的，你們公布文件，但是他們都是顛倒或偽造的，並且即使你們公布我們真實的答辭，也是一點沒有關係，因為短命的人們，對於極明顯的詞句，都不能夠了解。你們的聖經，用極明顯的文字，所勸告你們的事情，完全與你們的法律，及統治者的命令和行爲，恰相反對，你們不能反抗自然，這是一種自然的定律，行爲和生命的長短，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老紳士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一種的定律，夫人。

左 那你現在可是聽見了。

老紳士 讓我告訴你，我們雖是短命的人，像你所稱呼我們的，已經將我們的生命延長得很多了。

左 怎樣？

老紳士 由於節省時間，由於使得人類在一個午後當中，可以渡越重洋，和幾千里以外的人見面交談，我們希望最近的將來，組織他們的工作，強迫自然界的力量替他們操作，這樣的科學化，使得勞力的擔負，完全不能覺得，讓普通的人民，都空閒得只患無事可做。

左

爸爸，一個人他的生命這樣延長的，也許比一個野蠻的人更其煩忙，但是這樣一個活到七十歲的人，與活到三百歲的人，差別只有更大，因為年歲的增加，在一個短命的人，不過是增加他的煩惱，而在一個長命的人，則凡增益的歲月，即為一種期待，強迫他極力發展他的官能，以與之相適應的。所以我說，我們活三百年的人，對於你們活一百年以下的人，是毫無用處的，我們真實的命運，不是來指導你們，統治你們，乃是來推倒及替代你們，在這個信仰之下，我現在宣布我自己是一個殖民派及消滅派了。

老紳士 哦，慢點！慢點！請你想想看，我請求你，殖民而並不消滅本地的土人，也是很可能

的，難道你對待我們，比之我們野蠻的祖先對待紅人和黑人，還要殘酷嗎？因為是英國人，我們至少不應當有若干保存的理由嗎？

左 延長這個苦痛又有什麼用處呢？在我們的面前，你們總是要慢慢消滅的，無論我們怎樣的設法保留你們。我方纔來看護你的時候，你差不多將近死去，不過因為你一個二紀人談了幾分鐘的話，並且，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經驗可以依據，你沒有聽見過，我們的孩子，偶然也有現出祖先的原狀，而生來是短命的嗎？

老紳士（興奮的樣子）從來沒有，我希望你不要見怪，如其我說，假使我可以有一個這種尋常的人照顧，我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

左 不尋常的，你的意思是說，你所要求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把他們完全去除了。

老紳士 你說你把他們除去的時候，你使得我全身戰慄，我希望你並不是說——你們——你們用什麼方法幫助自然的力量。

左 爲什麼不呢？你沒有聽見過中國的聖人說，好的花園是必須除草嗎？但是這個也並

不需要我們的干涉，我們在天性上，對於自願生存的條件，是非常特別的，一個人對於一手一足或一隻眼睛的損失，並不十分在意，有兩條腿的人，從來不會因為他沒有三條腿而感覺不快，那麼有一條腿的人，為什麼因為他沒有兩條腿而感覺不快呢？但是意志和性情上的缺陷，是完全兩樣的，如其我們當中有一個人沒有自制的力量，或是過於荏弱，不能忍受我們真實人生的艱巨而毫不畏縮，或是因為除去嗜欲及迷信而感覺難受，或是不能免除痛苦及壓迫，他自然會變成喪氣，而拒絕再活下去。

老紳士 天呀！你的意思是說，切斷他自己的頭頸嗎？

左 不，他為什麼要切斷他自己的頭頸呢？他直截的死去，他願意這樣，我們說，他是沒有面目再活下去。

老紳士 哦！但是假如他有這樣的惡劣，不願意死去，而想把你們完全殺掉來解決這個困難呢？



左 那他就是一个十分退化的短命人，我們偶然產生出來的，他移植出去。

老紳士 那麼他的結果是怎樣呢？

左 你們短命的人民，始終是崇拜他的，你們當他一個你們所稱爲偉大的人物。

老紳士 你使得我驚駭了，然而我必須承認，你所告訴我的，很可以說明，爲什麼我們偉大人物的身世，極少有人知道，當做一個容納廢物的地方，我們一定是於你們很便利的。

左 我承認這一點。

老紳士 好的，那麼如其你實行你們殖民的策略，使得世界上再沒有短命人的國家，你們所不願意的人又怎樣辦呢？

左 殺死他們，我們的三紀人們，對於殺人是完全不避忌的。

老紳士 天呀！

左（向上望着太陽）來罷，現在是六點鐘了，你應當在六點半鐘，到加路神壇參加你們

的團體。

老紳士（立起來）加路！到最後我居然可以自誇我看過這個偉大的城市嗎？

左 你一定會失望的，我們並沒有什麼城市，在那裏不過有一個先知的神壇罷了。

老紳士 噯呀！我到這裏來，是要實現兩個久已懷着的夢想，一個就是要看見加路，古語說，「看見過加路就可以死了，」還有一個，就是要審視倫敦的遺跡。

左 遺跡！我們不能容留遺跡，倫敦在以前是一個什麼重要的地方嗎？

老紳士（驚駭）什麼倫敦嗎？他是古代最偉大的城市，（帶着文法的語調）就位置在杜維路經過太唔士河的地方，他——

左（簡捷的打斷他的說話）那裏現在是什麼都沒有了，一個人爲什麼要去住在這樣一個的地點呢？最近的房屋，是在一個叫做綠岸的地方，他是很古的，來罷，我們從水上去罷。（他走下石級去）

老紳士 世界上的光榮完全這樣消滅了！

左（從下面問）你說什麼？  
老紳士（絕望的樣子）沒有什麼，你不曾了解的。（他也從石級上走下）

第二幕

一個神壇走廊前面的天井，神壇的大門，是在走廊的中間。一個戴着面罩，穿着外衣的，態度莊嚴的女人，經過廊柱的後面向着門口走去。從對面的方向，一個堅實的身段，無鬚的，沈鬱而且自恃的，簡單的說，極像拿破崙一世的人，穿着一套拿破崙式的軍服，緩步走上。他的手照相傳的樣子，插在他的襟內，拿他的眼睛，注視着對面的女人，她止步，她的態度，好像對於他的狂妄，表示驕傲的驚異，她是在她的右邊，她在他的左邊。

拿破崙（鄭重的態度）我是掌握命運的人。

蒙面的女人（並不爲他所動）你怎樣會走進這裏來呢？

拿破崙 我走進來，我一直向前走，等到被人阻住，我從來不曾被人阻住過，我和你說，

我是掌握命運的人。

蒙面的女人 如其你沒有一個我們的孩子領導着你，任意在這裏亂跑，你就要成一個命運極短的人了，我想你大約是隸屬於巴達德專使的。

拿破崙 我同他一起來，但是我並不隸屬於他，我隸屬於我自己，你如其可以，請領我到先知那裏去，如其不能，不要枉費我的時候。

蒙面的女人 可憐的人，你的時候是很短的，我不願意把他枉費，你們的專使和他的隨從，立刻就要到這裏來，先知的諮詢已經替他們預備，依照規定的儀式舉行，你可以在這裏等着他們來罷。（她轉身要走進神壇裏去）

拿破崙 我是從來不等的，（她止步）規定的儀式是，我相信，一個古來相傳的女巫坐在三腳架上，醉人的烟氣從岩穴中上升，女巫的震悚，好像她是在傳達上帝的命令等等，這種的事情不能騙我，我自己也拿他來騙一班簡單的人，我相信什麼真的就是真的，我知道什麼假的就是假的，一個女人坐在三腳架上假裝着酒醉的異像，在

我覺得毫無意義，她口中的說話，不是從上帝，乃是從一個三百歲的老人得來，他的能力是由於經驗而來的，我願意和那個人當面談話，不要假面具或是欺騙。

蒙面的女人 你好像是一個特別明白的人，但是並沒有什麼老人，我就是今天值日的先知，我正要去坐在三腳架上，演一遍尋常的虛文，像你所稱爲這樣的，去感動你的朋友，那位專使，你既是看透這種事情，你可以現在就諮詢我，（她引導到天井的中間）你要知道的是什麼事情？

拿破崙（隨着她走上）夫人，我不是老遠的跑來和一個女人討論國家的事情的，我必須請求你領我去見一個你們當中最老的最能幹的男人。

先知 我們最老的最能幹的男人和女人，決沒有一個會夢想着爲你們犧牲他們的光陰的，在他們的面前，不到三小時，你就會喪氣死去。

拿破崙 請你把這個無聊的喪氣的誑話，夫人，留給那種輕信的人，可以被嚇倒的，我是不相信什麼心力的。

先知 並沒有人叫你相信一個力的區域，是物理上的東西，可不是嗎，我就是有一個區域的。

拿破崙 我有幾百萬的區域，我是土南尼亞的皇帝。

先知 你沒有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說一個農業的土地，你不知道凡是運動的物質，都帶着一個不可見的吸力區域，凡磁石都帶着一個不可見的磁力區域，凡有生命的機體，都帶着一個體力的區域嗎？就是你也有一個可以覺察的體力區域，固然是極微弱，但是在我所見過的短命人當中，已經是最強烈的了。

拿破崙 不是很弱的，夫人，最強烈的性質，在我的面前都會退縮，而服從我的支配，但是我不叫他做一種物理的力量。

先知 請問你叫他做別的什麼呢？我們的物理學家都研究他，我們的數學家把他的數量，拿代數的方程式表示出來。

拿破崙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可以量出我的來嗎？

先知 是的，一個與零數極近的小數，就是我們，在第一世紀的生命期間，這個力也是微

細的。在我們的第二世紀，他迅速發展，使得到他區域以內的短命人成爲十分危險，如其我不是加上絕緣物質的面罩和外衣，你在我的面前，就不能够忍受，而且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只有一百七十歲，如其你願意知道正確的數目。

拿破崙（曲轉他的兩臂）我是不受威嚇的，沒有活着的女人，無論老的少的，可以使得我畏縮，夫人，請你除去面罩，脫下外衣，你要搖動我，是比搖動這個神壇還要難罷。

先知 好的，（她把她的面網拋到後面）

拿破崙（狂叫，暈倒，遮住他的眼睛）不，不要，把你的面孔再遮上罷，（閉着他的眼睛，發狂的抓住自己的喉管及心口。）讓我走罷，救命！我要死了。

先知 你還要諮詢一個更老的人嗎？

拿破崙 不，不，面網，面網，我請求你。

先知（再將面網戴上）哦！



拿破崙 哦，一個人不能永遠是精神飽滿的，我的一生當中，曾經有過兩次，失去我的主宰，做出一個懦夫的行爲，但是我警告你，不要拿這些不能自主的時候，來斷定我的性質。

先知 我並沒有斷定你的性質的需要，你要諮詢我的意見，快點說罷，不然我就要去做我的正事了。

拿破崙（躊躇一歇以後，很恭敬的用一條腿跪下。）我——

先知 哦，起來，起來，你也有這樣愚蠢，向我做出這種樣子，連你自己也厭惡的嗎？

拿破崙（立起來）我是不由自主的跪下來的，我十分敬服你的威嚴，夫人。

先知（不能忍耐的樣子）時間！時間！時間！

拿破崙 你知道我的事情的時候，夫人，你決不會對於我吝惜一點必要的時間，我是一個人，賦有特種的天才，而且達於非常的程度，除此以外，我是一個極尋常的人物，我的家族，並沒有什麼勢力，要沒有這個天才，我決不會在世界上特別出人頭地的。

先知 爲什麼要在世界上出人頭地呢？

拿破崙 卓越的才能，是會使人家覺得的，夫人，但是我說我具有這個天才的時候，我還沒有表示得十分正確，實際上是我的天才把我支配，他是一種特質，他強迫我運用他，在運用他的時候，我是偉大的，而在另外的時候，我是一個毫無價值的人。

先知 那就運用下去，這還要一個先知來告訴你嗎？

拿破崙 慢點，這個天才是要使人類流血的。

先知 你是一個外科醫生，還是一個牙醫呢？

拿破崙 呸！你真是太看不起我了，夫人，我的意思是說極大量的流血，幾百萬人的喪失生命。

先知 他們會反對的，我假想。

拿破崙 一點不對，他們都崇拜我。

先知 真的！

拿破崙 我從來不曾自己親手流血，他們彼此互相殘殺，他們口中狂呼着勝利而死，那些詛咒着死去的，也並不詛咒我，我的天才，就是組織這個慘殺，給予人類以這個可怕的快樂，他們所稱爲光榮的，將他們身中的魔鬼解放出來，這個在和平的時候，是用鐵索束縛住的。

先知 那麼你呢？也和他們共享這個快樂嗎？

拿破崙 一點不對，看一個傻子把刺刀穿進另一個的腹中，對於我有什麼滿足呢？我是一個帝王性質的人，但是我個人的嗜好及習慣是很簡單的，我具有一個工人的美德，勤苦耐勞，而且不注意於個人的享受，但是我必須統治，因爲我是比其餘的人都這樣優越，使得我不能忍受他們不良的統治，然而只有做一個殺人的人，我纔可以成爲一個統治的人。我不能夠做一個偉大的著作家，我已經試驗而且失敗過了，我也沒有天才做一個彫刻家或是畫家，以及牧師，律師，學者，或是戲劇家，許多第二流的人物，都可以有和我同樣的成績，或是比我更好，我甚至於並不是一個外交家，我

只能使用我的武力的將牌，我所能夠做的就是組織戰爭，你看看我！我好像是一個和別人一樣的人，因為有十分之九的我，是普通的人類，但是其餘十分之一是一種能力，看透事情的真實狀況，為一切別人所不會有的。

先知 你的意思是說你沒有幻想嗎？

拿破崙 我的意思是說，我有這個唯一的值得有的幻想，就是想像事情真象的力量，甚至於在我不能看見他們的時候，你覺得你自己是比我優越的，夫人，不，你實在是比我優越的，我不是自然的向你跪下來過嗎？然而我可以和你賭賽我們彼此的力量，你可以不必把一個代數的符號寫在紙上，而計算數學家所稱為因數的嗎？你可以派出一萬大軍，越過國境及一帶的山嶺，而知道七個星期以後，他們應當恰恰在什麼地方嗎？其餘的不算什麼，我都可以在軍事學校的課本上學得來的，現在這個偉大的軍事遊戲，這個軍隊的玩意像別人玩木球一樣，是一個我所必須繼續不斷的玩下去的，一半是因為一個人必須做他所能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他所喜歡做的事

情，一半是因爲如其我停止，我立刻失去我的力量，而成爲這個地方的一個乞丐，我現在在這裏是使得人民沈醉於光榮的。

先知 那麼你當然是願意使你自己脫離這個不幸的地位嗎？

拿破崙 這個通常並不認爲是不幸的，夫人，毋寧說是非常幸運的。

先知 如其你是這樣的想法，儘管去使得他們沈醉於光榮，又何必拿他們的愚昧和你的因數來同我麻煩呢？

拿破崙 不幸的是，夫人，人類不單是英雄，他們也是懦夫，他們渴想光榮，但是他們恐怖死亡。

先知 他們爲什麼這樣呢？他們的生命過於短促，沒有活着的價值，這就是爲什麼他們以爲你的戰爭遊戲是值得玩弄的。

拿破崙 他們並不完全是這樣的看法，極無聊的小兵，都願意永遠活着，要使得他去冒犯被敵人殺死的危險，我必須使得他確信，如其他遲疑，一定因爲怯敵，先被他的同

伴們鎗斃。

先知 如其他的同伴們拒絕鎗斃他呢？

拿破崙 他們當然也要被人鎗斃的。

先知 誰鎗斃他們呢？

拿破崙 他們的同伴們。

先知 如其他他們拒絕呢？

拿破崙 在達到一定程度以前，他們是不會拒絕的。

先知 但是一達到那個程度，你只好自己動手鎗斃了，咳？

拿破崙 不幸的是，夫人，一達到那個程度，他們就會來鎗斃我了。

先知 我覺得他們與其最後纔鎗斃你，儘可以最先就鎗斃你，他們爲什麼不呢？

拿破崙 因爲他們迷戀戰爭，他們渴望光榮，他們不願意被人稱爲懦夫，他們自己要嘗

試危險的天性，他們對於被敵人殘殺或奴使的恐怖，他們保護自己家室的信仰，戰

勝他們天然的畏怯，使得他們不單是自己願意犧牲他們的生命，而且殺死一切的人，不肯同他一樣犧牲的。但是如其戰爭繼續太久，一定會有一個時候，兵士及供給他們的納稅人民，都達到一種他們所稱爲飽足的程度，軍隊已經證明他們的勇敢，而願意回家，安穩的去享受他們已經取得的光榮，並且如其戰爭永遠繼續下去，每一個兵士死亡的危險，成爲確定，在六個月當中，他們可以希望倖免的，但是他知道，在六年當中，他決不能夠倖免，市民破產的危險，也同樣成爲確定的，現在這個於我是有怎樣的影響呢？

先知 在這樣的災禍當中，那還有什麼關係呢？

拿破崙 噢！夫人，這是唯一的有關係的事情，最偉大人物生存的價值，就是人類生命的價值，切去那個極薄層的灰色的物質，區別我的腦筋和尋常人的腦筋的，你就是切去人類的身材，使一個巨人變成一個毫無價值的，我是有非常的關係，我的兵士是全然沒有關係，在他們所從來的地方，還有無量數的存在，如其你殺死我，或是使得

我停止我的活動（這個是同樣的事情），人類生命的尊貴部分就同時消失了。你必須把世界從那個災禍中救出，夫人，戰爭使得我成爲得人心的，有權力的，有名望的，在歷史上永垂不朽的，但是我預先看到，如其我繼續下去，到最後一定會使得我被人咒罵，推翻，監禁，或是殺死，然而如其我停止戰鬥，我就是自己消滅一個偉人的資格，而變成一個普通的人民，我怎樣可以脫出這個淒慘的進退兩難的角尖呢？勝利我可以保證，我是天下無敵的，但是勝利的代價，是道德的破壞，人口的減少，戰勝者的損害，並不少於戰敗的一方，我怎樣可以拿戰爭滿足我的天才，一直到死爲止？這就是我對於你提出的問題。

先知 你嘴上帶着這樣一個問題，居然走進這個神聖的島中，不是很冒昧嗎？武士在此地是不受人歡迎的，我的朋友。

拿破崙 如其一個軍人被這樣的觀念所制服，夫人，他早已不是一個軍人了，並且（他取出一枝手鎗）我不是沒有武裝來的。



先知 那個是什麼東西？

拿破崙 這個就是我的職業的工具，夫人，我搬起這個鐵錘，我把鎗口朝你對着，我撥動在我無名指上的這個機關，你就會倒下死去。

先知 把他給我看看。（她伸出手去要拿他的手鎗）

拿破崙（退後一步）原諒我，夫人，我從來不肯把我的生命交付在一個人的手中，對於他我是不能支配的。

先知（嚴厲的說）把他拿來給我。（她揭起她的面罩）

拿破崙（丟掉手鎗，遮住他的眼睛。）逃命！<sup>！</sup>伙伴！<sup>！</sup>拿去罷，夫人，（他把手鎗向她踢過去）我降服了。

先知 拿那個東西給我，你要我屈身下去拿他嗎？

拿破崙（勉強的把他的雙手從眼睛上放下）一個可憐的勝利，夫人，（他拾起手鎗交付給她）用不着什麼策略來戰勝的，（做出一種屈服的樣子）但是慶賀你的勝

利罷，你使得我——我邁茵，亞當姆孫，查爾斯，拿破崙！土南尼亞的皇帝！狂呼逃命了。  
先知 解除你的困難的方法，邁茵，亞當姆孫，是很簡單的。

拿破崙（熱心的樣子）好，怎麼樣呢？

先知 在光榮的潮流逆轉以前，預先死去，讓我來罷。（她向他開鎗）

他狂呼着倒下，她拋去了手鎗，傲然的走進神壇裏去。

拿破崙（爬起來）女兇手怪物！女魔鬼！不自然的，無人性的女巫！你應當被人絞死，砍頭，車裂，活活的燒殺，毫不感覺人類生命的神聖！也不想我的妻子和兒女！妖精！母猪！賤貨！（他拾起手鎗）而且在五碼的距離打我不中！這真全然是個女人。

他從來的地方走去，同時左走來與他遇見，她引導着一個團體，包含英國專使，老紳士，專使的夫人，以及她的女兒，年紀約十八歲，這個專使，一個標準政客，好像一個不曾完全悔過的罪犯，用漂亮的衣裝掩飾起來的，女人們的衣服，是與老紳士的同一個時代，而適合於十八至十九世紀西方都城的公共儀式的。

他們從走廊下面走進，左立刻匆促的跑到拿破崙的左邊，同時專使的夫人也迅速走到拿破崙的右邊，專使在那個時候，正從廊柱後面慢步向門口前進，他的女兒跟在後面，老紳士在進來的地方立定，去看左爲什麼這樣突然的阻住土南尼亞皇帝。

左（向拿破崙說，嚴厲的。）你一個人在這裏幹什麼事情？你不應該單獨在這裏亂跑，方纔的是什麼聲音？那個在你手上的是什麼東西？

拿破崙呆望着她，忿忿的一言不發，把手鎗放進衣袋，取出一個警笛。

專使的夫人 你不同我們一起去見先知嗎，先生？

拿破崙 讓先知到地獄去，你們都一齊去。（他轉身走開）

專使的夫人 哦，先生！

（同時發言）

左 你到什麼地方去？

拿破崙 去叫警察去。（他從左的身邊走出，幾乎把她撞倒，拿他的警笛吹出極尖厲的

聲音。）

〔左（取出她的音叉發聲。）哈羅，中央警察所，（警笛繼續響着）等着隔離，（向老紳士說，他正遠望着狂吹警笛的皇帝。）他已經走到什麼地方？

老紳士 走到那個發笑的肥胖老人的石像旁邊。

〔左（迅速的發聲）隔離法耳司泰夫紀念塔，極端的隔離，使他癱瘓——（警笛停止）

謝謝你，（她放回她的音叉）在我去引他出來以前，他一步不能移動了。

專使的夫人 哦！他一定要非常發怒的！你沒有聽見他向我說的什麼話嗎？

〔左 我們纔不管他的發怒呢？

女兒（上前來走到她的母親和左的當中）對不住，夫人，那是那一個的石像在那裏？我可以買一張他的照像郵片？他是這樣發笑的，我們回去的時候，我想要拍一張快片，

但是他們有時候映出來是這樣壞的。

〔左 在神壇裏面，他們會給你照片和玩具，叫你帶回去的，這個石像的故事說來太長，他會使得你們厭倦。（她走過她們，到天井的中間，特意避開她們。）

專使的夫人（高聲的）哦不會的，我可以確實說。

女兒（學她母親的樣子）我們一定會覺得有趣的。

左 瞎說！關於這個，我所有可以告訴你們的，就是在一千年以前，全世界都受你們短命人民支配的時候，有過一次戰爭，稱爲終止戰爭的戰爭，在這個戰爭的大約十年以後，差不多沒有一個戰死的兵士，但是有七個歐洲的都城，完全毀滅。這個好像是一個極大的笑話，因爲當時的政治家，自己以爲他們派出一千萬平民去送死的，反而自己和他們的房屋及家族，完全被人炸成碎片，而同時這個一千萬人，安臥在他們自己所掘成的洞穴當中，到後來甚至於房屋不動，而他們裏面的住民，完全被毒氣薰死，不留一人，當然這些兵士飢餓，譁變，於是虛僞的耶教文明，就此告終。最後所發生的文明的事情，乃是政治家們發見，怯懦實在是一種最大的愛國的美德，於是替首先宣傳這個教義的人，建立一個公共的紀念碑，他是一個古代的極肥胖的聖哲，叫做約翰，法耳司泰夫寶星，你看，（指着）那個就是法耳司泰夫。

老紳士（從走廊裏走到他外孫女的右邊）天呀！在這個奇怪的儒夫石像的下面，土南尼亞的戰神，現在是正在無力的怒罵了。

左 這纔是活該！戰神真正的！

專使（走到他的夫人和左的中間）我不知道什麼歷史，一個現代的總理，比之坐下讀書，還有更其有益的事情，但是——

老紳士（爽掖的樣子，打斷他的說話。）你是創造歷史的，安勃魯斯。

專使 哦，我或者是的，而且或者我是被歷史所創造的，有時候在報紙上，我差不多不認識我自己，雖然我想你也許會說，社論就是歷史的材料，但是我們所要知道的是，戰爭怎樣又重新回來，以及他們怎樣造成你所說的這些毒氣？我們很願意知道，因為如其我們和土南尼亞開戰，這些也許是很便利的，當然我是完全主張和平，而且在原則上並不贊成軍備的競爭，然而我們必須保持優越，或是被人家消滅。

左 等你們的化學家發明出怎樣製造的時候，你們就可以替你們自己造成毒氣，於是

你們就可以和以前已經做過的一樣，彼此互相毒殺，直到你們不剩下一個化學家，不留下一點文化爲止。你們於是又可以一切從頭做起成爲半餓的毫無知識的野人，用鏢槍和毒矢交戰，等到你們逐漸進化，再達到毒氣及炸藥的程度，而其結果依然同以前一樣，那就是說，除非我們有充分的覺悟，由於把你們消滅，而終止這個無聊的遊戲。

專使（大駭）把我們消滅！

老紳士 我同你說過了，安勃魯斯，我已經警告過你了。

專使 但是——

左（不耐煩的樣子）我很奇怪，左及姆不曉得在做什麼事情，他應當到這裏來接待你們。

老紳士 你是指那個不大好忍受的年輕人，你看見他在碼頭上磨折我的嗎？

左 是的，他應當穿上一件古代教士的長袍，戴上一套假髮和一串長的假鬚，來感動你

們這班愚人，我必須穿上一件紫色的外套，我真不耐煩這樣的做作，但是你們期望我們這樣，所以我想他是必須照辦的，你可以在這裏等候左及姆來嗎？我請求你。

（她轉身要走進神壇去）

專使 我的夫人，如其你預先告訴我們這些一切都是騙局，還值得爲我們裝束及戴上假鬚嗎？

左 一個人是會這樣想的，但是如其你們不相信凡是沒有裝扮的人，我們只好爲你們裝扮起來，發明一切這些無聊事情的都是你們，並非我們。

老紳士 但是這樣說過以後，你還期望他可以感動我們嗎？

左 我並不期望什麼，我知道，依照經驗的事實，你們是會被他感動的，那位先知，會使得你們驚惶無措。（她走進廟內去）

夫人 這些人對待我們，好像我們是他們腳底下的塵土一樣，我很奇怪你居然受得下，安勃，依照這樣，我們真應該立刻回去，是不是呢，愛特？



女兒 是的，媽媽，但是他們也許是並不介意的。

專使 這樣的說法是沒有用的，萊利，我必須和先知見面，國內的人民，不會知道我們在

這裏是受人家怎樣的待遇，他們所知道的，只有我已經和先知當面接談，而受過她直捷的指示，我希望左及姆這個東西，不要叫我們長久等候下去，因為我對於這個即刻的會面，很覺得有點不安，這是真正的實話。

老紳士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再想要看見那個東西，但是現在我願意他可以替代左來招呼我們，她起初是很可愛，十分的可愛，但是因為我對她略爲說了幾句說話，她就變成一個惡魔，你真不會相信，她幾乎把我殺死，你已經聽見她方纔說的什麼了，她是屬於這裏的一個黨派，要想把我們完全處死的。

夫人（驚駭）我們！但是我們並沒有做過什麼事情，我們一竟是極力的敷衍他們，哦，安勃，走罷，走罷，關於這個地方和這些人民，是有點極可怕的事情。

專使 這個是一點不錯的，但是你和我在一起是絕無危險，你應當有知道這個的一點

常識。

老紳士 我很抱歉的說，萊利，他們所要想殺死的，不單是我們四個可憐的無力的人，乃是全體的人類，除掉他們自己以外。

專使 並不是這樣可憐，岳父，也不是這樣無力的，如其你把一切的力量計算進去，如其講到殺人，兩方可以來一下這個玩意，長命的或是短命的。

老紳士 不，安勃魯斯，我們是不會僥倖的，我們在這些可怕的人類面前，都是蟲豸，單純的蟲豸，

左及姆從廟中走出，穿着尊嚴的長袍，在他飄動的白色假髮上面，戴着一個寄生草的髮圈，他的假鬚幾乎齊到他的腰際，他拿着一個奇形的上端彎曲的木棒。

左及姆（在門口莊嚴的態度）祝福，異鄉人們！

全體（恭敬的態度）祝福！

左及姆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專使 我們是的。

左及姆（忽然變成閒談的態度，隨便的走下來到集團裏面，立在兩位女客的中間。）哦，我很抱歉的說，先知是還沒有，她被一個你們團體當中走散的人耽擱下來，並且因為這個戲文需要一點預備，你們只好再等候幾分鐘，女客們可以走到裏面，參觀門內的建築，拿一點畫片和別的東西，如其她們是願意要的。

夫人  
女兒（同時說話）謝謝你，我們願意要，非常高興的。（她們走進廟內）

老紳士（莊嚴的責備左及姆的態度）照這樣的情緒，先生，這個戲文，像你所稱爲這樣的，對於我們的常識差不多成爲一種侮辱。

左及姆 不錯，我也是這樣說，你可以不必和我有一樣的情緒。

專使（忽然自己變得非常和氣）一點不錯，一點不錯，我們可以依照你的高興多等一歇，並且現在，如其可以容許我趁這個機會，作幾分鐘友誼的閒談——

左及姆 當然可以，如其你所談論的事情，只要是我所能够了解的。



但是你們的人，決不能和他相處，相信我，你們在土南尼亞，決沒有和我們在一起同樣的舒適，我們了解你們，我們歡喜你們，我們是和順的人民，而且我們是富足的人民，這個可以使你動聽，土南尼亞無論怎樣說法，總是一個窮苦的地方，有八分之五都是沙漠，他們並不像我們一樣的灌溉，並且——現在我想這一點一定可以使得你，以及凡是正當的人動聽——我們是基督教的信徒。

左及姆 老人們寧可願意回教的信徒。

專使（大駭）什麼？

左及姆（明確的說）他們寧可願意回教徒，這有什麼不對呢？

專使 哦，有這樣極端荒謬的——

老紳士（聰明的阻住他女婿的非難）這個是毫無可疑的，我恐怕，由於默守着虛偽的基督教會的舊法過於長久，我們已經讓回教徒在一個東方發展的極重要時代，走到我們前面。在回教改革成功的時候，他替他的信徒們，留下這個巨大的優點，就是

他們有唯一的世界存在的宗教，對於他的戒律，凡有知識及有教育的人，都可以相信的。

專使 但是爲什麼不說我們的改革呢？不要這樣自己菲薄，岳父，我們已經照樣辦理，難道我們沒有嗎？

老紳士 不幸的是，安勃魯斯，我們沒有能够很快的照樣辦理，我們所要處理的，不單是一個宗教，而且還有一個教會。

左及姆 什麼是一個教會？

專使 連教會是什麼都不知道啊！

老紳士 你必須原恕我，但是如其我勉強說明，你一定又會問什麼是一個主教，而這個問題，是沒有尋常的人類能够回答的，一切我可以和你說的，只有摩罕默德是一個真正聰明的人，因爲他創立一個沒有教會的宗教，因此一到寺院應當改革的時候，沒有主教及牧師們阻礙他的進行。我們的主教及牧師們，使得我們延遲了二百年

方纔照樣辦理，而那個時候失去的機會，我們永遠沒有恢復，我只能夠申明，我們到最後已經改造過我們的教會，當然爲保持體面起見，我們不得不有少數的遷就，但是現在在我們宗教的戒律當中，極少有我們的高等批評家所不認爲至少在譬喻的意義上是正確的。

專使（勸勉的態度）並且，這個有什麼關係呢？我一生一世從來沒有讀過這些戒律，而我現在是內閣總理！來罷！如其我的對於一個殖民團體歡迎的布置，是可以接受的，我隨時都可以替你們効勞，而且我說一個歡迎，我是指一個真正的歡迎，帝王的優禮，你聽着！一百零一響的禮礮！街上的軍隊站崗！宮廷的衛兵出迎！市政廳的宴會！左及姆 這真要命，如其我知道你是在說些什麼！我願意左可以就來，她了解這些事情，所有我可以告訴你的，祇是殖民派當中一班的意見，願意在這樣一個國家開始，他的住民，是與我們的膚色不同的，以便使得工作簡捷，而沒有何種錯誤的危險。

專使 你說工作簡捷是什麼意思呢？我希望——

左及姆（露出顯然裝出的懇摯）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只不過是，我們想先試試北美洲，你看，那個地方的紅人，以前原是白的，他們經過一個淡顏色的時期，隨着又有一個完全無色的時期，纔變成他們氣候的紅色特性，並且，在北美洲已經發生過幾個長命的事情，他們到這裏來加入我們，而他們的後代，很快的恢復這些島上原來的白色。

老紳士 但是你們沒有慮到，你們的殖民地，有變成紅色的可能嗎？

左及姆 我們對於我們的色素是很不在乎的，古代的書籍，已經提起過紅面孔的英國人，在有一個時候，他好像是極普通的事情。

老紳士（極力的勸說）但是你想你們在北美洲會受人歡迎嗎？在我覺得，如其我可以這樣說法，依照你們自己的表示，你們需要一個國家，他的社會，是組成若干極端隔絕的階級，在裏面私人生活的幽獨，是有極嚴密的保障，而且在裏面，非經過介紹及一種嚴格的資歷考查以後，沒有一個人可以和他人隨便交談的。只有在這樣一個



國家當中，有特殊興趣及學養的人，纔可造成一個他們自己的小的世界，而保護他們自己，絕對不受普通人的侵擾。我想我可以斷言，我們英國的社會，已經將這個隔離，發展到充分的程度，如其你可以來訪問我們，看看我們族姓制度的運用，俱樂部制度的運用，公會制度的運用，你一定會承認，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國家，可以保持你們自己這樣完全不受外界的擾累，而最不行的恐怕就是北美洲，他是有一個可惋惜的社會混亂的名聲的。

左及姆（和氣的受窘的樣子）你看，討論這個是沒有益處的，我寧可不必說明，但是在我們殖民的人，他們所遇見的是那種短命人，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我們總有方法布置一切，不要管他怎樣，讓我們到女客那邊去罷。

老紳士（拋卻他外交家的態度，自己覺得完全絕望。）我們了解你只是太明白了，先生，哦，殺死我們，消滅這些生命，你們已經拿我們任何人都有活到三百歲的可能，使得他非常痛苦的，我莊嚴的詛咒這個可能，他在你們也許是一種幸福，因為你們實在

活到三百年，在我們只有活到一百年以下的人，他的血肉像草芥一樣的，這個真是極端不可忍受的壓迫，我們可憐的受苦的人類，從來不曾遇着過的。

專使 哈囉，岳父！堅定一點！你怎樣想出這些話來的？

左及姆 三百年又算什麼？如其你要問我，爲什麼在從前的時候，你們的人曾經假定過，你們可以永遠永遠的活着，不死的，你們以爲自己這樣，那個時候，你們是比較快樂嗎？

老紳士 既是巴達德歷史學會的會長，我可以告訴你，真正相信這個荒誕的邪說的民衆，在我們所有的紀錄當中，實在是最淒慘的。我的學會印行過一種歷史鼻祖蘇賽德魯安斯，馬哥尼布克爾氏著作的原本，你讀過他的敘述，關於斐瀆的所稱爲天國的城市，以及約和司洛克派的人，要想在這些羣島的北方，把他照樣造成嗎？這種歧誤的人民，因爲幻妄的長生，犧牲他們所稟賦的一部分的生命，他們釘殺這些先知，指示他們不必思想來日，而此時此地就是他們的東方的，東方的意義是指天堂，或

是一種永久的幸福，他們要在生命當中造成一種死的狀態，他們稱爲把軀殼治死。

左及姆

哦，你們並不是受着這個苦痛，你們是嗎？你們並沒有一種死掉的空氣。

老紳士 我們自然不是絕對的瘋狂及自殺的，然而我們對於我們自己加上許多戒律，規條，學問，這些都是要準備我們活到三百年，而我們很少活得到一百年，這些可笑的對於一個長時間的準備，我們所能達到的機會，不過是五十分之一的。使得我的幼年時代，有不必要的苦痛，我的童年時代，有不必要的操勞，我被這個幻夢騙去我生命當中天然的娛樂及自由，對於他，這些羣島及他們的先知的存在，給予以一種虛妄的實現的可能的，我詛咒這個長命發明的一天，就像約和司洛克派的犧牲者，詛咒那個永久生命發明的一天一樣。

左及姆

呸！如其你們願意，你們儘可以活到三百年。

老紳士 幸運的人，對於不幸的人總是這樣說的，哦，我並不願意，我接受我數十年的生命，如其他是充滿着效用，公道，慈悲，及仁愛，如其他是一個靈魂的生命期間，從來沒

有失去過他的榮譽，一個頭腦的生命期間，從來沒有失去過他的活力的，在我就是已經滿足。因為這些事情是無限而且永久的，他可以使得我的十年，和你的三十年一樣的長久，我到最後，並不願意對你說，你儘管活下去，去受罪罷，因為我在這一時候，已經遠超越過對於你們或是對於任何同類的惡感。但是我在那個永久生命的前面，是與你同等的，在他裏面，你的生命期間，和我的生命期間的差異，在全能的神力眼中，就像一滴水和三滴水的差異一樣，而我們都是從這個神力產生出來的。

左及姆（感動）你這一番話說得好極了，爸爸，我就要想說，也不能說到這樣，他是很動聽的。嗶女客們已經在那裏來了。

她們剛剛在廟門口出現，使得他心裏寬舒。

老紳士（從超脫變成煩悶）這個對於他是毫無意氣的，在這個喪氣的地方，高深的事，情，都變成笑話了。（回轉來向着非常驚異的左及姆說）『你看，你已經使得我的一生變成瞬息，我的年歲，和你的一比較，完全不算什麼了。』

夫人  
女兒

（奔到他的身邊）

爸爸，爸爸，不要做出這個樣子。

哦，外祖，有什麼事情嗎？

左及姆（聳肩）喪氣病！

老紳士（拿一種嚴厲的態度推開兩位女客）說謊的人（忽然自己覺悟，脫帽鞠躬，表示一種尊重的禮貌。）我請求你恕我，先生，但是我並沒有喪氣。

從廟內突然聽見音樂隊開始奏樂，在裏面並帶着一種強烈的鑼聲，左穿着一件紫色的長袍在門口出現。

左  
來罷，先知已經預備好了。

左及姆用他的木棒指示他們向門口走去，專使和老紳士，除去他們的帽子，用極輕的腳步，走進廟內，左在前面領導，夫人及女兒，雖然十分驚恐，仰着頭跟隨他們穩步前進，靠她們的禮服及社會地位的觀念，勉強自持，左及姆一個人留下在走廊內。

左及姆（脫下他的假髮假鬚及長袍，捲成一捲挾在他的脅下。）唔！（他回轉去）

第三幕

廟內，一座陽臺下臨深淵，極端的寂靜，陽臺上光線充足，但是在外面全係一片黑暗，黑暗的程度，繼續的變化不定，有一道紫色的光線向上射出，並且聽見一種極和諧的而且清脆的鐘聲，鐘聲停止以後，紫色的光線同時消滅。

左在陽臺上走來，專使的女兒，夫人，專使自己及老紳士跟在她的後面。兩個男人都拿着他的帽子，帽邊與鼻尖相近，好像隨時可以向他們禱告的樣子。左停住，他們都隨着她停住，他們望住空間，感覺畏懼，一種風琴音樂，十九世紀所稱為神聖的，開始演奏，他們的畏懼增加，紫色的光線，現在散為霧氣，又從深淵中上升。

夫人（恭敬的向左低語）我們應當跪下嗎？

左（大聲）是的，如其你想要這樣，只要你高興，你儘可以倒轉來立在你的頭上。（她隨

意在陽臺的欄杆上坐下，背脊向着深淵。

老紳士（不願意她的冷酷）我們願意做一種適當的舉動。

左 很好，就照你所感覺的樣子做去，你們的舉動怎樣，是沒有關係的，但是那位巴塞尼斯（神巫）升起來的時候，你們必須自己鎮定，不然你們就會完全忘記你們特爲跑來問她的問題了。

專使 （很膽怯的取出一張紙片溫習一遍）阿門！

女兒 同時 （大駭）巴塞尼斯？她是一條蛇嗎？

老紳士 噓噓！先知的女牧師，一位聖女，一位女預言家，並不是一條蛇。

夫人 怎樣的可怕啊！

左 我很高興你是這樣想的。

夫人 啊唷！你不是這樣想的嗎？

左 不，這一類的事情，是做出來驚駭你們，並不是來驚駭我的。

老紳士 那末，我願意你讓他驚駭我們，夫人，我已經是很驚駭了，但是你現在消滅他的效力。

左 你等着罷，一切這些事情，在那個古風琴上面的五色光線和雲氣，不過是無聊的戲法，等到你看見那位神巫看。

專使的夫人雙膝跪下，拿禱告來鎮定自己。

女兒（戰慄）我們真的就要看見一個女人，她已經活到三百年的嗎？

左 瞎說！如其一個三紀人朝你看上一眼，你就會倒下身死，這位先知不過是一百七十歲，然而你已經會覺得很難忍受了。

女兒（可憐的樣子）哦！（她跪下）

專使 咳！立在我的旁邊罷，岳父，這個真是有點超出預想以外，你也預備跪下來嗎，或是怎樣？

老紳士 或者這樣是比較合禮的。



他們兩人也跪下來。

深淵中的，霧氣更加濃厚，一陣遠遠的雷聲，好像從他的深處發出，神巫坐在她的三腳架上，從深淵中慢慢上升，她已經脫去和拿破崙談話時候所穿戴的絕緣的長袍及而網，而現在是用一整幅灰白色的材料，裹住全身及頭上，現出許多的摺痕，她帶着一種神奇的樣子使得觀者畏怖，他們都俯伏在地上。她的外形搖動不定，有時候她差不多是明確的，忽然又是模糊而且虛幻的，並且她好像是比實際的形體更大，其程度雖然不能在慌亂之間確實估計，但是充分可以使得他們對於她的神奇，生出一種恐怖的意識。

左 起來，起來，你們必須自己整起精神，你們大家。

專使和他的家屬，拿消極的戰慄，表示這個是不可能的，老紳士勉強的雙手據在地上。

左 來罷，爸爸，你是不害怕的，快點和她講話，她不能整天在這裏等候你們，你知道。

老紳士（極恭敬的立起身來）我的朋友和親戚這位專使，是失去常態了，我讓我自己  
依靠在你的寬仁大度上——

左（堅持的打斷他的說話）不要讓你自己依靠在她的什麼上面，不然你就會從她身  
上直穿過去，跌破你自己的頭頸，她不是堅實的，像你一樣。

老紳士 我方纔不過是譬喻的說法——

左 我早已和你說過不要這樣，問她你所要知道的事情，並且趕快的說出來。

老紳士（俯身下去，握着伏在地上的專使的肩頭）安勃魯斯，你必須努力一下，你不能  
回到巴達德去，對於你的問題沒有一點答復的。

專使（立在他的膝下）無論什麼條件，我只要能夠回去就是太幸運了，如其我的兩腿  
可以支持，我願意立刻直接向船上去。

老紳士 不，不記着你的地位——

專使 倒楣的地位！我已經嚇倒了，看上帝的面，快領我走開去罷。

老紳士（取出一只酒瓶，把他的蓋子揭開）試一點這個看，他差不多還是滿的，真正運氣！  
專使（把他接過去盡力一吸）噫！這可好點了（他還要再喝一點，發現他已經把酒瓶喝乾，他把他顛倒轉來，交還給他的岳父）

老紳士（接受過去）天呀！他把半升的白蘭地一氣喝完了，（非常耽心的樣子，他把瓶蓋旋上放回袋內。）

專使（勉強立起來，從他的衣袋裏取出一張紙片，拿一種喧囂的自信態度，開始講話）  
起來，萊利，你也快起來罷，伊持。

兩個女人擡起頭來跪着。

專使 我所要問的就是這個，（他參考他的紙片）文化已經達到一個危機，我們正在歧路上面，我們立在紅海的邊上，我們應當就跳下去嗎？聖書的楮葉已經撕下一页，我們應當等候他全部撕盡嗎？大山的缺口在我們的左邊，懸岩在我們的右邊，一步錯誤，我們就會陷溺下去，完全消滅，牽率全體的人類和我們同歸於盡。（他停住

喘氣)

老紳士(在習慣的政治演說的刺激之下,恢復他的精神。)聽着,聽着!

左 你在那裏說些什麼?你有機會的時候,還不快問你的問題嗎?你所要知道的是什麼呢?

專使(像一個總理和一個反對派青年議員辯論的樣子,向她表示獎掖態度。)一位年輕的女子,向我提出一個問題,我始終是高興看見年輕的人,對於政治感覺興趣的,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他是一個實際的問題,一個聰明的問題,她問我們爲什麼要想揭起這個面罩的一角,他把將來從我們微弱的視力當中遮住的。

左 我並沒有,我是叫你告訴先知,什麼是你所要問的,而不要使得她整天在這裏坐着。

老紳士(熱烈的)秩序,秩序!

左 這個「秩序,秩序!」是什麼意義?

專使 我請求尊嚴的先知靜聽我的聲音——

左 你們的人民，對於你的聲音，好像是永遠聽不厭的，但是他並不使我們覺得有趣，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專使 我所要的是，年輕的女子，讓我繼續說下去，而沒有無謂的阻擾。

從深淵裏發出一陣隱隱的雷聲。

老紳士 你聽！連先知都在發怒了，（向專使說）不要讓你自己被這位夫人粗率的喧囂阻斷，安勃魯斯，不必理她，說下去罷。

專使的夫人 我再不能這樣長久的忍受下去了，記着，我是沒有喝過一點白蘭地的。女兒（戰慄）霧氣中間，有許多蛇在那裏盤旋，我害怕這個電光，快說完罷，爸爸，不然我就要嚇死了。

專使（嚴厲的說）不要響，這個是關係於英國文化的命運的，相信我，我是並不害怕，我方纔正在說——我說到什麼地方了？

左 我是不知道，有什麼人知道嗎？

老紳士（乘機說）你是剛剛要說到選舉，我想。

專使（覺得膽壯一點）正是這樣，選舉，現在我們所要知道的就是這個，我們應當在八月間解散，或是把他延遲到明年春天呢？

〔左 解散？解散什麼？（雷聲）哦！這次是我的過失，這就是說先了解你的意思，叫我不  
要開口。

專使（恭敬的態度）我敬謝先知。

夫人（向左說）你這真是活該！

老紳士 在先知答復以前，我願意求他允許我略為陳述一點理由，依照我的意見，政府是應當支持下去到明年的春天，第一是——

可怕的閃電及雷聲，老紳士被他震倒，但是因為他立刻暈眩的重新坐起，顯見他並沒有十分受驚，女客們震駭戰慄，專使的帽子擊落，但是正在他離開他頭上的時候，被他握住，雙手按在頭上，他是異常的沈醉，但是聲音還十分清楚，因為他在公開演

說以前，很少有不先喝一點興奮劑的。

專使（一只手從他的帽子上放下，做一種制止雷電的動作。）這足够了，我們知道怎樣接受一個暗示，我可以將這個事情拿三句話表明，我是鮑特畢爾黨的領袖，我們的黨正執掌着政權，我是內閣的總理，而反對黨——露特加克黨——在最近六個月當中，每次的改選，都占勝利，他們——

老紳士（熱烈的突然立起身來，）不是由於公平的方法，由於賄賂，由於詐僞，由於利用最卑惡的偏見（般般的雷聲）——我請求你原恕。（他停止發言）

專使 不要管這些賄賂和謊言，先知是完全知道的，主要之點，是我們五年的任期，雖然要到後年方纔滿足，我們的多數，大約在明年春季，就要被改選蠶食淨盡，我們不能夠坐視，我們必須提出一種激刺人心的問題，拿他到國內去宣傳，但是我們當中，有些人主張現在就做，另外有些人說，等候到明年春季，我們不能決定依從那一方面，你以為是應當怎樣呢？

左 但是什麼是一個拿來激刺你們民衆的問題呢？

專使 那並沒有什麼關係，我現在還不知道，我們總會尋出一個問題來的，先知能够知道將來，我們不能知道，（雷聲）這是什麼意思？我現在做了什麼嗎？

左（嚴厲的）我不是已經屢次對你說過，我們不能夠預先看見將來嗎？在他成爲現在以前，天地間是並沒有將來這個東西的。

老紳士 讓我來提起一句，夫人，十五年以前，鮑特畢爾黨派人來諮詢先知的時候，先知曾經預言，他們的黨，在普選的時候，可以勝利，而他們果然勝利，所以先知是顯然能够預見將來，而且有時候她是願意昭示出來的。

專使 真是這樣的，謝謝你，岳父，現在我超過你的頭上，青年的女子，直接向尊嚴的先知懇求，要她將以前對於我的有名的前任，傅勒，東風爵士，所昭示的好意，重述一遍，回答我完全和當時回答他一樣。

先知舉起她的手來命令大衆靜默。



全體 噓——噓——噓！

暗中的號筒，發出三次莊嚴的聲音。

老紳士 我可以——

左（迅速的）不要響，先知就要發言了。

先知 回家去罷，可憐的愚人。

她消滅，空間變成尋常的白晝，左從欄杆上下來，脫去她的長袍，裹成一捲，挾在她的脅下，魔力和神祕完全消滅，女客們都從地上立起來，專使的從人，毫無辦法的彼此互相望着。

左 同樣的回答，一字不易，你所稱爲你的有名的前任，在十五年以前所得着的，你要求他，你得到他了，想想看有多少重要的問題你們可以提出，而且她可以答復他們的，你知道，天下事永遠是這樣的，我現在要去預備遣送你們回國，你們可以在接應室裏等我來罷。（她走出）

專使 什麼會使得我要求和東風一樣的回答的？

老紳士 但是這個並不是一樣的回答，東風的回答，曾經在多年當中，成爲我們黨裏的一種靈感，他替我們博得選舉的勝利。

專使的女兒 我在學校裏讀着過了祖父，他完全不是一樣的，我可以背得出來，（她唸着）『英國還涵育在西方的時候，東風使得她堅定，造成她的偉大，只要東風還在當今，英國會繼續繁榮，在戰爭的時候，東風會使得英國的敵人彫謝，讓露特加克派注意這個罷。』

專使 那個老人造出這些，我完全明白了，在他來諮詢先知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衰謝的老朽，先知自然要說，『回家去罷，可憐的愚人。』對我說這個話，絲毫沒有意義，但是像那個女人所說的樣子，這是我自己要求的，那個可憐的老東西，除掉偽造一個可以公布的回答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當時曾經有過這樣的傳說，但是沒有人相信他們，現在我相信他們了。

老紳士 哦，我不能夠承認，傅勒，東風寶星，是能夠做這樣一種的欺騙的。

專使 他是隨便什麼都能夠做的，我認得他的私人祕書，可是現在我們應當怎樣說呢？

你決不會想，我回到巴達德去，會向大英全國宣布，先知叫我做一個愚人，你說對嗎？

老紳士 當然我們必須說真實的話，無論他是怎樣可以使得我們感覺苦痛的。

專使 我並沒有在想我的感覺，我不是這樣自私自利的，謝謝上帝，我是在想我們的國

家，我們的黨，這個真話，你所稱爲這樣的，會使得露特加克派，在此後的二十年當中，

繼續柄政，他會使得我的政治生命完全斷絕，這個我是毫不在意，我是極願意退休

的，如其你們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人，儘可以不必爲我顧慮。

老紳士 不，安勃魯斯，你是必不可少的，除你以外，實在是沒有別人。

專使 很好，那末，你有什麼辦法呢？

老紳士 親愛的安勃魯斯，你是政黨的領袖，我並不是，你有什麼辦法嗎？

專使 我是要去說完全的真話，這就是我的辦法，你以爲我是一個說謊的人嗎？

老紳士（驚異）哦，我請求你原諒，我以為你說——

專使（打斷他的說話）你以為我說，我要回到巴達德去，告訴英國的選民，先知對我重述，一字不易的，她十五年前，向傅勒，東風寶星所說的說話，茉莉和伊色爾，可以替我證明，所以你也必須這樣，如其你是一個正直的人，走罷。

他走出，他的夫人和女兒隨着他出去。

老紳士（單獨留下，縮成一個衰老而且窘急的樣子。）我應當怎樣呢？我是一個極端惶惑而且狼狽的人（他跪下，伸出他的雙手，向着深處做出懇求的態度。）我祈禱先知，我不能夠回去，故意縱容一個慢瀆的謊言，我請求指示。

神巫從陽臺上走來，到他的身後，在他的肩上觸動一下，她現在已經是天然的身材，她的面上用頭巾遮着，他好像觸着電氣的樣子，突然退縮，轉身向着她，戰慄，恐怖的遮住他的眼睛。

老紳士 不，不要離我太近，我恐怕是不能忍受的。

先知（沈默的憐憫）來罷，朝我看看，我現在是我天然的大小了，你以前所見的，不過是我的無聊的像片，拿一個幻燈映在雲氣上的，我怎樣能夠幫助你呢？

老紳士 他們已經回去，要偽造你的答辭，我不能同他們回去，我不能和這些人同住，在他們沒有一件事情是真實的，自從我在此地居住以來，我再不能這樣，我請你允許我留下。

先知 朋友，如其你和我們同住，你是會喪氣而死的。

老紳士 如其我回去，我就會厭惡和失望而死，我選擇一個比較高尚的危險，我請求你，不要拋棄我罷。

他扯住她的衣服，把她止住。

先知 當心一點，我已經在這裏二百七十年，你的死對於我的意義，不是和對於你一樣的。

老紳士 使我覺得放逐是如此可怕的，乃是生命的意義，不是死的意義。

先知 那末，就這樣罷，你可以住下。

她伸出雙手來，他握住他們，倚靠着她自己略爲立起一點，她注視着他的面上，他逐漸僵硬，一點輕微的抽搐使他震搖，他的把握鬆懈，倒下死去。

先知（俯視着死體）可憐的短命人！我有什麼別的方法幫助你呢？

## 第五卷 思想所能達到的境域

紀元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夏天的午後，一片太陽照着的空地，正在一座樹木濃密的小山的南端腳下，在他的西面，是一座美麗的古式小廟的前廊及若干石級，在他和小山的中間，有一條逐漸高起的小徑，一端是生着青苔的粗糙石級，向上達於林中。在反對的一面是一片叢樹，在空地的中間有一座神壇，他的形式，是一張低的大理石長棹，長短和一個人相等，與小廟的石級平行，一端指着小山，弧形的大理石長棹，從這裏向前而伸出，但是他們並不是與他相連的，在神壇和各長棹的中間，還有很寬的可以走路的位置。

一個青年男女的跳舞會正在進行，音樂是由少數的吹笛的人供給，他們隨意的坐在小廟的石級上面，在這裏完全沒有孩子，所有跳舞的人當中，好像是沒有在十八

歲以下的。有些青年，已經生着鬚鬚，他們的衣服，和舞臺的建築，及神壇和弧形的坐位的設計一樣，是由於隨意模倣紀元前第四紀希臘的式樣而成的，他們的動作，十分協調，而且異常優雅，正跳着法朗待爾的舞式，他們既不叫囂，也不擁抱，像我們的通常的樣子。

在第一次跳完的時候，他們拍掌叫奏樂的人停止，後者開始演奏一種西班牙的慢舞樂曲。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奇怪的人形，從廟外的小徑上出現，他是正在沈思冥想，他的眼睛閉着，他的腳在他慢慢走下來的時候，自動的尋覓這些崎嶇而且不規則的石級，除掉一種粗布圍裙，係由一條腰帶，上面掛着一個皮袋及若干小的衣袋構成的而外，他是完全裸體的。在他身體的堅實及挺拔上面，他好像是還在生命的初期，他的眼睛和嘴，全不現出一點衰老的徵象，但是他的面上，雖然還有飽滿及堅實的肌肉，卻生着許多皺紋，從深溝到極細的線紋，好像時間在整個地質世紀當中，不斷的在他的每寸上都加過工作的。他的頭是巍然隆起，而且完全禿頂，除掉他的眼



毛以外，他是完全無毛的，他全然沒有覺着他的環境直接的走到一對跳舞的青年中間，把他們衝散，他清醒過來，向他的四面迴顧，這一對青年忿忿的停止，大衆一齊停止，音樂停止，被他衝散的青年，首先向他說話，並沒有惡意，但是也沒有一點我們所稱爲禮貌的。

青年 哦，古代的夢遊人，你爲什麼不把你的眼睛張開，當心着你是走到什麼地方去呢？  
古代人（柔和而且仁慈的態度）我沒有知道有一個幼稚園在這個地方，不然我決不會朝着這個方向走來，這種的意外，是不能永遠避免的，去繼續你們的遊戲，我就要回轉去了。

青年 爲什麼不和我們同在一起，也享受一點生命的快樂呢？我們可以教你跳舞。  
古代人 不，謝謝你，我是一個孩子同你一樣的時候已經跳舞過了，跳舞是一種極粗淺的嘗試，拿來調和生命的節奏的，從這個節奏，再回到你們嬰孩的距離，會使得我感覺痛苦，在實際上我就是嘗試，我也不能夠做到，但是在你們的年紀，他是很愉快的，

我很抱歉，我驚擾你們了。

青年 來罷！自己承認，你們不是極愁苦的嗎？這真是可怕的事情，看你們古代的人們，獨往獨來，從不注意什麼，從不跳舞，從不歡笑，從不唱歌，從不尋一點人生的樂趣，我們長成的時候，我們誰也不要這樣，這真是一個狗的生命。

古代人 完全不對，你引用一句古語，而並沒有知道在地球上曾經有過一個叫做狗的生物，這些歡喜研究已經絕種的生物的人，就會告訴你們，他喜歡聽他自己的聲音，而且他在快樂的時候，到處跳躍，就像你們現在的樣子，我的孩子們，你們纔是過着一個狗的生活的。

青年 狗一定是一個很好的明白事理的生物，他給你一個極聰明的榜樣，你應當有時候讓你自已不要拘束，儘量的狂歡一下。

古代人 我的孩子，你們還是讓我們古代人遵循我們自己的途徑，依照我們自己的方法去自己享樂罷。（他轉身離開）

少女 但是你等一歇，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們，你們自己是怎樣享樂呢？你們一定有瞞過我們的愉樂，你們永遠不會厭倦的，我已經對於一切我們的跳舞，我們的歌曲，感覺厭倦，我對於我所有的舞伴，也都感覺厭倦了。

青年（懷疑的態度）你是嗎？那我一定留心記着。

他們大家彼此互相注視，好像在她的說話當中，有一種不祥的徵兆。

少女 我們大家都是這樣，勉強裝做我們不是這樣，有什麼用處呢？這是很自然的。幾個青年男女 不，我們並不這樣，這是不自然的。

古代人 我看，你是比他年紀更大一點，你是長成起來了。

少女 你怎麼知道呢？我的樣子並不怎樣比他更老得多，我不是嗎？

古代人 哦，我並沒有朝你看過，你的面貌並不使我感覺興趣。

少女 多謝你。（大家笑起來）

青年 你這個老東西！我相信你是連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區別都不知道的。

古代人 這個久已不能使得我關心，像他使得你關心的樣子，凡是我們已經不關心的事情，我們是再不能夠知道他的。

少女 你還沒有對我說過，我怎樣暴露出我的年紀來的，這個是我所要知道的事情，因為在實際上我是比這個孩子年紀更大，比他所想像的尤其更大，你怎樣發現出來的？

古代人 極容易的，你已經不再裝做這些孩童的遊戲——這些跳舞，唱歌，及配合——並不是在一歇時間以後，就成爲厭倦而且不滿足的，並且你也不再歡喜假裝做比你自己的實在年紀更其年輕，這些都是成年的徵象，並且看這些漫不經心的衣服，你拿來穿在身上的，（他把她的衣服扯起一片來）這個是很破舊了，你爲什麼不去做一件新的呢？

少女 他並沒有注意，並且這個是過於麻煩，衣服是一件極討厭的東西，我想有一天我一定完全不要他們，像你們古代人的樣子。

古代人 長成的徵兆，很快的你就要拋棄一切這些玩具，遊戲，和糖果了。

青年 什麼！也像你一樣的淒慘嗎？

古代人 我的孩子，一瞬間人生神祕的愉快，我所感受着的，會使得你驚駭死去，（他嚴肅的從樹林中緩步走出。）

他們都向他望着，非常的沮喪。

青年（向一班樂師說）讓我們來一個另外的跳舞。

樂師大家搖頭，從他們的石級座位上立起身來，向廟內走去，其餘的人都隨着他們，除掉那個少女，她在神壇上面坐下。

一個少女（她一面走着說）你看那個古代人把他們擾亂了，這都是你的過失，斯梯利芬，把他引出來的。（她走出，非常的失望。）

一個青年 爲什麼你一定要這樣的阻止他呢？（他一面走着，抱怨底說。）

斯梯利芬（遠遠的向他說）我以爲這是早已諒解的，在原則上我們必須阻止古代的

人們

另外一個青年 這也是不錯的！如其不是這樣，就一點不能抓住他們了。（他走出）  
少女 爲什麼你不認真和他反抗呢？我已經這樣做了。

另外一個青年 絕對的卑鄙，畏縮，徹底的怯懦，這就是原故，承認這個卑賤的真象罷。  
（他走出）

又另外一個青年（正走出去的時候，在臺階上回轉身說。）你不要忘記，孩子，一瞬間人生神祕的愉快，像我所感覺的，會使得你驚駭死去，哈哈！

斯梯利芬（除掉那個少女以外，現在只有他一個人留下。）你不一同來嗎，克魯伊？  
少女（搖頭）

青年（很快的回到她的旁邊）有什麼事情嗎？

少女（悲哀的沈思）我不知道。

青年 那就是有什麼事情了，你的意思是這樣說嗎？

少女 是的，我身上是在發生一種變化，我不知道什麼。

青年 你不再愛我了，我在最近的一個月當中久已看出。

少女 你難道不想這些一切，是有點無聊嗎？我們不能夠永遠繼續下去，好像這一類的事情，這些跳舞，戀愛，就是一切的一切。

青年 還有什麼是比這些更好的嗎？還有什麼別的是值得爲他活着的嗎？

少女 哦，廢話！不要這樣的無聊。

青年 有什麼可怕的事情，是在你身上發生了，你喪失一切的情緒，一切的感覺，（他在神壇上和她並排坐下，拿他的雙手遮住他的面孔。）我真是非常的傷心。

少女 傷心！真的，你一定是生着一個空虛的頭腦，如其在裏面沒有別的，只有和一個女人的跳舞，而她並沒有什麼地方，勝過任何別的女人的。

青年 你並不竟是這樣的想法，以前我只要向別的女人看上一眼，你就會生氣的。

少女 我是一個嬰兒的時候，曾經怎樣做過，有什麼關係呢？那個時候，我完全不知道有

別的事情，除掉我嘴裏嘗到，身上碰着，及眼中看見的，而一切這些，我想要完全占有，就好像我想要拿月亮來當玩具一樣，現在世界是向我展開了，不單是世界，整個的宇宙，連極小的事物，都變成極大的事物，而且成爲有濃厚的趣味的，你曾經推想過數目的性質嗎？

青年（坐起來，顯然醒悟的樣子。）數目！我不能想像，再有什麼是比數目更其枯燥，或是更其可厭的東西。

少女 他們是使人神迷的，真的神迷的，我想要離開我們永久的跳舞和音樂，單獨一個人安心坐下，推想數目。

青年（忿怒的立起來）哦，這真是太過分了，我以前久已對你懷疑，我們大家都對你懷疑，所有的少女們都說，你關於你的年紀，一向是欺騙我們，你的兩頰漸漸長平，你覺得我們可厭，你一有機會的時候，就要和古代人交談，告訴我一句真話，你是多少歲了？



少女 剛剛是你的年紀的一倍，我的可憐的孩子。

青年 我的年紀的一倍！你的意思是說，你已經四歲嗎？

少女 差不多有四歲了。

青年（倒在神壇上面，呻吟。）哦！

少女 我的可憐的斯梯利芬，我假裝做只有兩歲，是爲你起見的，你出世的時候，我已經是兩歲，我看你從蛋殼裏出來，你是這樣一個可愛的孩子！你走轉來向我們大家這樣有趣的講話，而且是這樣的漂亮，豐滿，我的心立刻被你迷住，但是現在我好像是完全把他失掉了，更大的事情，漸漸的把我占領，然而在第一年當中，在我們幼稚的享樂上面，我們是很幸福的，我們可不是嗎？

斯梯利芬 在你開始對我冷淡以前，我是很幸福的。

少女 不是對你，乃是對一切我們在此地平凡的生活，試想想看，我還有好幾百年，或者好幾千年要活下去，你難道以爲我可以把幾世紀的光陰，消磨在跳舞，聽悠揚的笛

聲，不過變換極少數的曲調，和極少數的音節的。震驚於少數廊柱及拱門的優美，狂呼奔走，致力於字句的雕琢，或是和你彼此抱着同寢，那個是實際上是既不舒服又不便利的。永遠不停的揀選衣服的颜色，穿着他們，盥洗，在一定的時候，當一件正事的樣子，大家坐在一起，來吸取我們的養料，同時喝下少量的毒液，使得我們有這樣的瘋狂，想像我們是在自己享樂，而且以後還要在室內過夜，睡在牀上，把我們生命的一半，消廢在毫無知覺的狀態當中，睡眠是一件最可恥的事情，我在最近這幾個禮拜以來，完全不曾睡眠。在夜間，你們大家躺着人事不知的時候——我說他是十分可厭的——我總是偷着出去，在樹林中走動，想着，想着，把握住這個世界，把他分成碎片，再把他集合起來，想出方法，計劃考證這個方的試驗，消磨一種寶貴的光陰，每天早晨，我勉強回到這裏，不願意的程度，一天一天的增加，我知道那個時候很快就要來到——或者他現在已經來到——我就要完全不回轉來了。

斯梯利芬 怎樣可怕的冷酷而且不舒適的。

少女 哦，不要和我提起舒適，如其一個人必須顧到舒適，生命就不值得活着了，舒適使得冬天成爲一種磨難，春天一種疾病，夏天一種壓迫，只有秋天是一個暫時的休息。古代人們，可以使得生命成一個永久的舒適，如其他們願意，但是他們從來不肯伸出一個指頭，來使得他們自己舒適，他們不願意穿什麼衣服，所穿戴的只有一根腰帶，掛上若干小袋，以便攜帶應用的物品，在兩步以內，有着乾燥草樹的時候，他們會在溼的青苔或叢棘上坐下。兩年以前，你纔生出來的時候，我還沒有了解這個，現在我覺得，那怕走上兩步來換取世間所有的舒適，我也不願意受這個麻煩了。

斯梯利芬 但是你還沒有知道，這個對於我有什麼意義，這就是說，在我這一面你是漸漸消失，和死了一樣的消失，聽我說罷。（他一隻手把她抱住）

少女（掙脫開來）不要這樣，我們儘可以好好的講話，用不着彼此碰着。

斯梯利芬（大駭）克魯伊哦，這個是一切徵象當中最壞的了！古代人們，是從來不彼此碰着的。

少女 他們爲什麼要碰着呢？

斯梯利芬 哦，我不知道，但是你不願意和我碰着嗎？你以前是一竟願意的。

少女 不錯，這是的確，我以前是一竟願意的，我們以前常常想彼此枕臂同寢是有趣的。但是我們從來不能安眠，因爲我們的重量，阻止臂彎以上的血液循環，以後我的感覺，好像是一點一點的開始變化，在我對於你的全體久已失去興趣以後，我對於你的頭及兩臂，還保持一種興趣而現在他是完全消滅了。

斯梯利芬 那你已經是完全不愛我了嗎？

少女 瞎說！我比以前更其認真的愛你，雖然或者不是怎樣特別的專對你一個人，我的意思是說，我對於人人都比以前更愛，但是我不願意無端的碰你，而且我當然更不願意你來碰我。

斯梯利芬（立起來決定的態度）那就一切完結，你討厭我了。

少女（不耐煩的樣子）我再同你說一遍罷，我並不討厭你，但是你不能夠了解的時候，

你使得我厭煩，我想以後我還是自己一個人更其快樂一點，你最好是去尋一個新的伴侶，那個今天快要出世的少女你看好嗎？

斯梯利芬 我不要今天快要出世的少女，我怎樣知道她是什麼樣子呢？我只是要你。

少女 你不能再占有我了，你必須承認事實，順應他們，去追求一個比你大上一倍的女人，是沒有用處的，我不能使得我的童年常住，來取悅於你，戀愛的光陰是甜蜜的，但是他是很短的，我必須償付自然的債務，你已經是不能吸引我，我也不願意再吸引你，在我的年紀，生長是太迅速，我是一天比一天的長成起來。

斯梯利芬 你是一刻比一刻的長成起來，——你叫他這樣——我說他是衰老，比之我們開始談話的時候，你已經又前進了好幾步了。

少女 並不是衰老有這樣的快法，這是在他已經實現的時候，對於他的認識，現在我對於這個事實已經決心，我已經脫離了我的童年時代，在你每一句話出口的時候，我就立時恍然大悟了。

斯梯利芬 但是你的誓言，你已經把他忘記掉嗎？我們大家一起在那個神祠，愛神的神祠當中，立下誓言，你那個時候，是比我們任何人都更其熱心的。

少女（帶着一種悽厲的微笑）永遠不要讓我們的心冷卻！永遠不要變得像古代人一樣！永遠不要讓這個聖火熄滅！永遠不要變心，不要相忘！記着這是真心的愛人的第一次集合，確守着這些誓言，他在過去時代，曾經屢次立下屢次破壞過的，哈哈！真是  
要命！

斯梯利芬 唔，你也用不着好笑，這是一個美麗的而且神聖的契約，在我活着的時候，我是要永遠遵守的，你現在要把他破壞嗎？

少女 親愛的孩子，他已經自己破壞了，不管我的孩提的誓言，這個變化已經來到，（她立起來）你可以讓我一個人到樹林當中去散步一歇嗎？我覺得我們這個閒談，好像是一種不可忍受的浪費光陰，我還有這許多的事情要去想的。

斯梯利芬（又跌倒在神壇上面，拿雙手遮住他的眼睛。）我的心是碎了。（他哭泣）

少女（聳肩）我很僥倖的經過我的童年時代，而沒有這樣的經驗，這個表示我是怎樣聰明，去選擇一個只有我一半年紀的情侶。（她向着叢林走去，正要被樹木遮住的時候，另外一個青年，比斯梯利芬更其年長，更其剛強，生着短的頭髮，堅實的臂膀的，從廟內走出，在門口把她叫住。）

廟內的青年 我說，克魯伊，古代人還沒有一點消息嗎？出世的時候已經過期，孩子是發狂一樣的亂踢，她恐怕在成熟以前，就要先把蛋殼弄破了。

少女（向山路方面遠望，然後指着那裏說。）她是在走來了，阿克斯。

少女轉身由樹林中走出，完全被樹木遮住。

阿克斯（向斯梯利芬走來）什麼事情？克魯伊得罪了你嗎？

斯梯利芬 不管她一切的誓約，她已經長成，她關於她的年紀騙了我們，她已經四歲了。

阿克斯 四歲！我很抱歉，斯梯利芬，我自己也已經快要三歲了，我知道老年是怎樣的，我

極討厭說，『我已經告訴你過這樣，』但是她早已有點沈默，而且胸前平扁，頭髮

稀薄，她可不是嗎？

斯梯利芬（意氣銷沈的樣子）不要提了。

阿克司 你必須自己振作起來，今天是一個很忙的日子，第一件是生產，以後再是美術家的游藝會。

斯梯利芬（立起來）如其在短短的四年當中，我們都必須變成不自然的，毫無心肝的，毫無愛情的，毫無樂趣的怪物，生出來又有什麼用處呢？如其他們不能使他們美麗的創作，變成有生命的，美術家又有什麼用處呢？我真想要立刻死掉，把這些一切都丟開了。（他離開，走到距舞臺最遠的弧形檯上，忿忿的倒在上面。）

一個古代女人在斯梯利芬悲歎的時候，早已從山路上下來，聽見他一大部分的說話，她是和古代男人相似，一樣的禿頂，一樣的毫無性的魔力，但是非常的引人注意，而且是有點可怕的。她的性別，只有在她的聲音上可以辨得出來，因為她的胸膛是和男人一樣，她的身段，也沒有別的不同地方，她沒有穿衣服，但是拿一件長的禮



服，隨意的裹在身上，而且拿着一對好像長鋸子一樣的工具，她走到神壇旁邊，立在兩個青年的中間。

古代女人（向斯梯利芬說）你這不過是剛纔在開始呢，（向阿克斯說）那個孩子已經可以出世了嗎？

阿克斯 已經不止是可以，古代人，叫着，踢着，而且罵着，我們已經叫她安靜一點，等候你來，但是她當然只能一半了解，所以是非常的焦燥。

古代女人 好罷，把她擡到太陽當中來罷。

阿克斯（很快的走進廟內）大家預備，快來。

古代女人（走近斯梯利芬的身邊）朝我看着。

斯梯利芬（不高興的樣子側轉臉來）我不願意治療，我寧可照我自己的樣子悲傷，不要照你的樣子無情。

古代女人 你歡喜自己悲傷嗎？你很快就會脫出這個境界了。（她回到神壇旁邊）

一隊的行列，由阿克斯前導，從廟內出現，六個青年，把一個重物擡在他們的肩，上面用一條華美的但是淺色的單被遮着。在他們前面，有若干執事的少女，拿着新的襪衣，廣口的水瓶，穿有小孔的銀盤，衣服，和極大的海綿，其餘的拿着木棒，上面纏着緞帶和草花，重物在神壇上面放下，揭去單被，他是一個極大的蛋。

古代女人（把她的手臂從長袍裏面伸出，把她的鋸子放在神壇上靠着她的手邊，帶着一種一本正經的神氣。）我想你們說過，是一個女孩子嗎？

阿克斯 是的。

拿着襪衣的人 這真是可惜，爲什麼我們不能多生幾個男孩子呢？  
幾個青年（反對）一點不對，多生幾個女孩子，我們要新的女孩子。

從蛋殼裏發出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讓我出來，讓我出來，我要出世了，我要出世了。（蛋殼搖動）

阿克斯（從別人手裏取過一根木棒，敲着蛋殼說。）不要響，我同你說，等着，你就快要出

世了。

蛋殼裏的聲音 不，不，立刻，立刻，我要出世了，我要出世了。（蛋殼裏面，一陣猛烈的腳踢，使得他動搖得這樣的利害，搥來的人們，只好把他扶住在神壇上面。）

古代女人 靜點。（音樂停止，蛋也寂然不動。）

古代女人拿她的鋸子，幾下就把蛋殼破開，新的產兒，一個美貌的女子，在我們的時代，看上去好像有十七歲的，在破的蛋殼當中坐起身來，極端的鮮豔，紅潤，但是在身上各處，粘着一片一片的蛋皮的薄片。

新的產兒（開眼看見世界）哦！哦！哦！哦！（在後來叱罵她的時候，她還是隨意的繼續着這樣的聲音。）

阿克斯 不要做那個聲音，你聽見嗎？

開始洗浴，新的產兒狂叫亂動

一個青年 安靜的躺下，你這個粘膩的小東西。

一個少女 你必須得洗乾淨的，親愛的，現在不要動，不要動，不要動，乖點。

阿克斯 把你的嘴閉着，不然我就要把海綿塞進去了。

少女 閉着你的眼睛，你要不閉着，他們會覺着痛的。

少女 不要發獸，一個人會想從來沒有別人是曾經生出來過的。

新的產兒（狂叫！）

阿克斯 你這纔是活該！同你說過要閉上你的眼睛。

青年 快點把她揩乾，我差不多已經不能把她抓住，還不閉着，再是這樣，我就要把你打得稀爛了。

開始穿上衣服，新的產兒快活的歡笑。

少女 你的手伸到這裏去，親愛的，這不是很美嗎？你的樣子一定是極可愛的。

新的產兒（狂喜的樣子）哦！哦！哦！

另外一個青年 不對，那一只臂膀，你把後面穿到前面來了，你真是一個愚蠢的小東西。

阿克斯 這裏這就對了，現在你是清爽而且像樣了，起來罷！喂！（他把她拉起來，起初她還不能走動，但是走過幾步以後，已經勉強學會。）現在走罷，她已經好了，古代人，教她問答的課程罷。

古代女人 你們替她選定了什麼名字？

阿克斯 阿瑪立利斯 (Amaryllis)

古代女人（向新的產兒說）你的名字是阿瑪立利斯。

新的產兒 他是什麼意義呢？

一個青年 愛情。

一個少女 母親。

另外一個青年 百合花。

新的產兒（向阿克斯說）你的名字是什麼呢？

阿克斯 阿克斯，

新的產兒 我愛你，阿克斯，我一定要你做我獨有的愛人，來抱住我罷。

阿克斯 當心點，年幼的人，我已經是三歲了。

新的產兒 這個有什麼關係呢？我愛你，我必須占有你，不然我就要再回到我的蛋殼裏去了。

阿克斯 你不能够，他已經破掉了，你看，（指着斯梯利芬，他始終坐在他的坐位上，一點沒有回頭來看生產的事情，完全包住在他的煩惱當中。）看看這個可憐的朋友！

新的產兒 他有什麼事情？

阿克斯 他生出來的時候，他選擇一個兩歲的少女做他的愛人，現在他自己是兩歲，已經因為她是四歲使得他心碎了，這就是說，她已經長成像這位古代人的樣子，把他拋棄，如其你選擇我，在我長成起來使得你心碎以前，我們只可以有一年的幸福，你不如去選一個最年輕的人，你所能夠尋得着的。

新的產兒 我除你以外，不願意要隨便什麼別人，你決不可以長大起來，我們可以永遠

的彼此相愛，（他們大家都笑起來）你們在那裏笑什麼呢？

古代女人 聽着，孩子——

阿克斯 再讓她停一歇罷，她還沒有十分明白事理，一個還不到五分鐘的孩子，你可以期望她怎樣嗎？

新的產兒 我想現在我覺得稍爲明白一點了，當然我方纔說話的時候，我還比較幼稚，但是我頭腦的內部，是在迅速的變化，我願意人家對我說明各種的事情。

阿克斯（向古代女人說）你覺得她沒有什麼嗎？

古代女人 細細的望着新的產兒，像一個骨相家的樣子，摩她的頭頂，捏她的肌肉，搖動她的手足，檢查她的牙齒，向她的眼睛裏注視一歇，最後把她放脫，好像她是已經工作完畢的樣子。

古代女人 她還不錯，她可以活着。

他們全體舉手歡呼。

新的產兒（憤怒）我可以活着！假如我有什麼地方不對呢

古代女人 凡是有什麼不對的小兒，是不能活在這裏的，我的孩子，我們這裏的生命是不容易，但是你是有一點不會覺得的

新的產兒 你的意思是說，你會早已把我殺死嗎？

古代女人 這是一句可笑的說話，新生的產兒，從遺傳上帶得來的，你明天就會把他忘記了。現在聽着，你有四年的孩童時代在你的前面，你不是很快樂的，但是世界的新奇，可以使你覺得有趣，引起你深思，你的在這裏的同伴們，會得教導你，在這個四年當中，怎樣拿他們所稱爲美術，運動，及遊戲的，來保持一種人造的幸福，你的最大的困難是已經過去了。

新的產兒 什麼！在五分鐘當中嗎？

古代女人 不，你已經在蛋殼裏面生長兩年了，你開始的時候，次第變成各種的生物，現在久已絕跡，雖然我們還保留着他們的化石的，以後你就變成人類，而且在十五個



月當中，你經過一種發展，從前的人類，在他們出世以後，要費掉二十年笨拙蹣跚的幼稚時期的，他們還要在一種童年時期上，再費掉五十年，而這個你可以在四年當中完成，並且以後他們就衰老死去，但是你可以不死，直等到你遇見你的意外事情。

新的產兒 什麼是我的意外事情呢？

古代女人 早點或是晚點，你會跌下去跌斷你的頭頸，或是一株大樹會倒在你的身上，或是你會被雷電擊着，總有一天，這樣或那樣的事情，會使得你完結的。

新的產兒 爲什麼我一定要遇見這些事情呢？

古代女人 並沒有什麼緣故，他們是會這樣，只要有充分的時間，隨便什麼人遲早總會遇見隨便什麼事情，而且在我們也沒有永久生存的。

新的產兒 決不會遇見的，我一生一世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廢話，我會知道怎樣自己當心。

古代女人 你是這樣想的。

新的產兒 我並沒有想，我知道，我一定永遠永遠的享受生命的快樂。

古代女人 如其你將來會成爲一個無限能力的人，你當然會發見生命是有無限的趣味的，然而現在你所有應當做的事情，就是和你的同伴們遊戲。他們有許多美麗的玩具，你已經看見，一間遊戲室，各種畫片，塑像，花卉，漂亮的衣服，音樂，最重要的，他們自己，因爲孩子的最有趣的玩具，就是一個別的孩子，在四年終了以後，你的心理就會發生變化，你就會變成聰明的人，於是就會將權力付託給你。

新的產兒 我現在就要權力。

古代女人 當然你是要的，這樣你就可以拿世界當做玩具，把他扯成碎片了。

新的產兒 這不過是要看看他是怎樣做成的，我可以把他再合攏起來，比以前更好得多。

古代女人 曾經有過一個時候把世界給小孩子們當做玩具，因爲他們答應把他改進，他們並沒有把他改進，而且他們早已就該把他毀壞了，如其他他們當時的權力，有這

樣偉大，像你將來長成起來的時候所行使的，到那個時候以前，你的青年同伴們會教導你一切必要的事情，並不禁止你和古代人談話，但是你寧可不要這樣，因為他們當中多數的人，對於觀察兒童以及和他們交談上所有的一切興趣，久已竭盡無餘了。（他轉身要走開）

新的產兒 慢點，告訴我各種事情，我所應當做的，以及不應當做的，我感覺教育的需要了。

除了古代女人以外，他們大家都向她發笑。

古代女人 你明天就會長出這個境界了，做什麼你所歡喜的。（她向山路上面走去）  
執事的人們把他們的用具和蛋殼的碎片，拿回放到廟內去。

阿克斯 到想想看，那個老女人已經活到七百年，還沒有遇見她的致命的禍事，而且她還是一點不覺得厭倦。

新的產兒 一個人怎樣會感覺生命的厭倦呢？

阿克司 他們自然厭倦，這就是說，對於同樣的生命，他們會得用一種奇異的方式，改變他們自己，有時候你會遇見他們，生着許多額外的頭及手足，他們使得你對他們發笑，他們的大多數都已經忘記怎樣講話。這些和我們交接的，大概每年一次，必須溫習他們語言的知識，凡是我所能看見的一切事情，他們都是漠不關心，他們從來不自己享樂，我不知道他們怎樣能夠忍受，他們甚至於從不參加我們的美術游藝會，那個老人，他把你從蛋殼當中鋸出來的，已經走開去毫無事情的閒宕，雖然她知道今天是一個慶祝的日子。

新的產兒 什麼是一個慶祝的日子？

阿克司 我們有兩位最大的雕刻家，預備獻給我們他們最近的名作，我們要用花冠替他們加冕，對他們唱讚美的歌曲，並且圍着他們跳舞。

新的產兒 怎樣的好玩！什麼是個雕刻家呢？

阿克司 聽着，年幼的人，你必須自己去看出一切的事情，不要亂問，在第一兩天當中，你

必須把你的眼睛和耳朵張開，把你的嘴閉着，孩子們是應當看得見聽不見的。

新的產兒 你叫誰是孩子？我已經是滿一刻鐘的年紀了。（她在弧形橋上，靠着斯梯利芬坐下，做出極其長成的神氣。）

廟內許多的聲音（完全是反對，失望，及厭惡。）哦！卑劣的，可恥的，豈有此理，什麼齷齪東西！這是一個笑話嗎？爲什麼，他們都是古代人！噓——噓——噓！你是瘋了嗎，阿計那克斯？這真是一件胡鬧，一種侮辱，噫等等（這些不滿意的人在階石上出現，咆哮着。）

阿克羅 哈羅，什麼事情？（他走到廟前的階石上去。）

兩個雕刻家從廟內出來，一個生着兩尺長的鬚鬚，一個是全然沒有鬚鬚的，在他們中間，走出來一個漂亮的年輕美女，生着特別的面貌，黑的豐潤的卷髮，而且帶着有權威的度態。

有權威的美女（突然同兩個雕刻家跑到平地的當中，立在阿克羅和新的產兒中間。）

你不要想把我嚇退，阿計那克斯，單是因為你的手工巧妙，你能够吹笛子嗎？

阿計那克斯（在她右首的長鬚的雕刻家）不，伊克那西亞，我不能够，那個和雕刻有什麼關係呢？（他是一半的輕蔑，一半的焦急，完全決心不當她是認真，不顧她的美貌和莊嚴的聲調。）

伊克那西亞 那末，你曾經躊躇過批評我們最好的笛師，說他們的音樂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嗎？請問你，我難道沒有同樣的權力，批評你的造像，雖然我不能塑像，和你不能吹笛是一樣的？

阿計那克斯 隨便那個蠢人都能够吹笛，或是演奏任何別的東西，如其他有充分的習練，但是雕刻是一種創造的藝術，不單是吹着一根竹管的玩意。彫刻家在他身上，必須含有上帝的一體，從他手上，產出一種形像，反映出一种精神的，他並不是造出這個來使你喜歡，並且也不是使他自已喜歡，乃是因為他必須如此，你必須接受凡是他所給予你的，或是把他擱在一旁，如其你沒有接受他的資格。

伊克那西亞（輕蔑的態度）沒有接受他的資格！我難道不可以把他擱置，因為他是

沒有被我接受的資格嗎？

阿計那克斯 被你接受！閉住你的貧嘴，你這個驕傲的騙子，你知道什麼東西呢？

伊克那西亞 我知道有文化的人個個所知道的，就是美術家的天職，在於美的創造，在今天以前，你的作品，一向是充滿美感，而且我是第一個人指出這個來的。

阿計那克斯 一點不感謝你，人人都生着眼睛，難道他們沒有嗎？沒有你指出，看不見像

太陽在天上一樣明白的事實嗎？

伊克那西亞 你從前是很快樂，因為被我指出，你那個時候，並不會叫我做一個驕傲的騙子，你擁抱得我來呼吸困難，你把我當做一個藝術女神的模型，他在早年時代，護佑着你這位先生，瑪泰魯斯的。

瑪泰魯斯（一個靜默的深思的聽者，聳肩搖頭，但是沒有一句說話。）

阿計那克斯（口角的聲調）我是被你的說話騙動的。

伊克那西亞 我在別人都不會知道以前，首先發見你的天才，那是真的還是不是真的呢？

阿計那克斯 人人知道我是一個特別的人物，我生出來的時候，就長着三尺長的鬍子。  
伊克那西亞 不錯，然而他已經從三尺縮到兩尺了，你的天才，好像是在你的最後一尺的鬍子當中，因為你把他們兩個都失去了。

瑪泰魯斯（發出一種簡短的譏刺的笑聲）哈！我生出來的時候，我的鬍子，有三尺五寸長，一陣的電火把他燒掉，並且擊死了那個替我接生的古代人，沒有一根鬍子在我臉上，我也成了十代當中最偉大的雕刻家。

伊克那西亞 然而你今天竟會空手到我們這裏，我們在實際上，只好替這位阿計那克斯加冕，因為沒有別的雕刻家來展覽的。

阿克那西亞（從廟前的階石上回轉，走到他們三個人右首的坐位後面。）爭執什麼事情，伊克那西亞？你爲什麼和阿計那克斯爭論起來呢？



伊克那西亞 他侮辱了我們！損害了我們！褻瀆了他的藝術！你知道我們是有多大的希望，對於這十二個塑像，他今天放在廟內來預備揭幕的，唔，走進去看看他們，這就是所有我可以說的。（她很快的走到弧形的坐位旁邊，正在阿克斯所靠着的地方坐下。）

阿克斯 我不是什麼很大的雕刻評判家，美術不是我所擅長，這些塑像有什麼不對呢？  
伊克那西亞 什麼不對！不是什麼理想的美麗少女和青年，他們都是可怕的寫實的作  
品——但是我的嘴裏說不出他們是些什麼。

新的產兒，充滿着好奇心，跑到廟門口去向內觀看。

阿克斯 哦，說罷，伊克那西亞，你的嘴又不是真正這樣緊密的，什麼的造像？

新的產兒（在廟前的臺階上說）古代人的

阿克斯（吃驚，但是並不厭憎。）古代人的！

伊克那西亞 是的，古代人的，唯一的題目，由全體委員一致公認，絕對屏除在美術以外

的（向阿計那克斯說）你怎樣能够替這樣一種舉動辯護呢？

阿計那克斯 如其你提到這層，這些媚笑美女和弄姿青年的石像，你拿來擺滿在各處地方的，你在他們身上，又尋得出什麼趣味來呢？

伊克那西亞 在你的手還有充分的技巧，塑得出他們來的時候，你並沒有這樣問過。

阿計那克斯 技巧！你這個驕傲的馱子，像這樣的東西，我把眼睛蒙住，一只手縛在後面，還可以一打一打的造得出來，但是他們有什麼用處呢？他們會使得我厭倦，而且他們也會使得你厭倦，如其你是有一點知識的，去看看我那些塑像，再三的細看他們，等到你受着心力強度的充分感覺，印在他們上面的，然後再回到你所稱爲雕刻的淺薄的物品，看你是不是一能够忍他們的毫無意義的空虛。（他迅速立在壇上去）聽我說罷，你們大家，還有你，伊克那西亞，也靜默一下，如其你是能够靜默的。

伊克那西亞 靜默是極完全的輕蔑的表示，輕蔑！這個就是我對於你的可厭的塑像所感覺的。

阿計那克斯 蠢人，這些塑像，不過是一種偉大計劃的起點，聽着。

阿克斯 說下去罷，老傢伙，我們都在聽着。

瑪泰魯斯在神壇旁邊的草地上躺下，新的產兒，坐在廟前的階石上面，雙手托住下頷，預備靜聽她從來沒有聽見過的第一次演說，其餘的人，隨意的樣子坐着或是站着。

阿計那克斯 在這些紀錄，歷代的孩子們，從漫不經心的古代人手中救出來的裏面，有一個寓言傳到我們，這個寓言，像許多的寓言一樣，不是一件在過去已經做過的事情，乃是一件事情，在將來會得實現的，這個就是一個超越自然的人物，稱爲大天使的米卻爾的神話。

新的產兒 這是一件故事嗎？我願意聽一件故事。（她從階石上跑下來，坐在壇上阿計那克斯的腳邊。）

阿計那克斯 大天使米卻爾是一個偉大的雕刻家和畫家，他在世界的中央，替中央女

神稱爲美地泰能尼加的建立一座神廟，這個神廟，是滿佈着無聊的美麗的孩童畫像，像伊克那西亞所贊成的。

阿克斯 公平一點，阿計那克斯，如其她是守着靜默，你不要挑動她。

伊克那西亞 我不會來攪擾他的，阿克斯，我爲什麼不應當贊成青年和美貌，而反對衰老和醜惡呢？

阿計那克斯 一點不錯，可是，大天使米卻爾是和我一樣的意見，不是和你一樣的，他起初在屋頂內部畫上許多新生的孩子，充滿着各種童年的美麗的，但是他已經畫成的時候，他覺得不能滿意，因爲這個神廟，並不比較以前更其莊嚴，不過是他的新生的孩子，覺得是有一種對於偉大事業的力量及期望，爲任何別的畫家，所不能達到的。所以他又在這些新生孩子的四面，畫上一羣的古代人，在當時所稱爲預言家及先知，他們的莊嚴，是純粹在心力的極端強烈上的，於是這個繪畫經過許多年代，始終認爲是藝術的極峯及名作，當然我們不能實在相信這樣一種寓言，他不過是一

個神話，我們並不相信大天使們，而且這個觀念，在三萬年以前，雕刻及繪畫已經存在，並且已經達到光榮的完美，和我們現在一樣，是不合理的。但是凡人類所不能實現的事情，他們至少可以想望，他們假託這個是過去的黃金時代已經實現過的，來取悅他們自己，這個偉大的神話，能夠流傳久遠，是因為他在最大的美術家心中，當做一種願望存在。在過去，中央女神的廟，是從來不會造成，米卻爾大天使也始終不會存在，但是今天這個廟是在這裏了（他指着廟門）這個人也在這裏了，（他拍着他自己的胸脯）我，阿計那克斯，就是這個人，我要在你們的會場當中，陳列這樣的兒童塑像，必須連伊克那西亞的美的嗜好，也可以滿足的，而且我要拿古代人來環繞他們，這些古代人，比之於在我們樹林中走動的任何一個，都要更其偉大，莊嚴。

瑪泰魯斯（和一前一樣的笑）哈！

阿計那克斯（感覺刺激）你爲什麼好笑，你，今天空着手來，並且好像是空着頭來的？

伊克那西亞（大怒的立起來）荒唐！你膽敢輕視瑪泰魯斯，你的二十倍的師長。

阿克司 請你不要開口。(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推回到坐位上去。)

瑪泰魯斯 讓他去儘量的輕視罷,伊克那西亞(坐起來)我的可憐的阿計那克斯,我也有過這個幻夢,我也有過一天,發現我的可愛的偶像,成爲毫無意義的,毫無趣味的,可厭的,一種虛擲光陰浪費材料的東西。我也喪失過我塑造肢體的願慾,而單是保留我對於頭部及面部的興味,我並且也造成過許多古代人的半身塑像,但是我沒有你的勇氣,我祕密的造成他們,不讓你們一個人看見。

阿計那克斯(在他的驚異及興奮狀態之下,從瑪泰魯斯的背後跳下壇來。)你造成了古代人的半身塑像!他們在什麼地方呢?你會被伊克那西亞或是自己以爲有權威的愚人,拿說話來遏制你的靈感嗎?讓我們在會場中把他們陳列起來,和我的放在一起,我已經替你開闢道路,而且你看,我也並沒有怎樣的受窘。

瑪泰魯斯 這是不可能的,他們都已經完全打碎了。(他立起來好笑)

全體 打碎了!

阿計那克斯 誰把他們打碎的！

瑪泰魯斯 我自己，這就是爲什麼我方纔朝你好笑，在你完全造成一打以前，你也曾自己把他們打碎的。（他走到神壇的一端，傍着新生的孩子坐下。）

阿計那克斯 但是爲什麼呢？

瑪泰魯斯 因爲你不能賦予他們以生命，一個活着的古代人是勝過一個死的雕像，（他把新的產兒抱在膝上，她覺得受寵若驚，表示喜躍的樣子。）一切活着的東西，都勝過一切只有假裝做活着的東西。（向阿計那克斯說）你的對於美的作品幻覺的醒悟，不過是你的對於一切塑像幻覺醒悟的起點，你手上的技巧越是增加，你的鑿刀越是深入，你越是要企圖一步一步的接近真理和實際，拋棄迅速變化的肉體的誘惑，而造成永遠動人的心力的偶像。但是隨便什麼偶像，那怕就是真理的偶像，怎樣能够滿足這樣一種崇高的靈感呢？到最後智力的自覺心，使得你離開藝術的迅速變化而向於永久的，必須使得你完全脫離藝術，因爲藝術是虛僞的，只有生

命是真實的。

新的產兒（雙手抱住他的頭頸，熱烈的吻他。）

瑪泰魯斯（立起來，把她抱到他左邊的弧形檯上，在斯梯利芬的旁邊放下，好像她不過是他的外套一樣，然後繼續下去，一點沒有改變聲調。）無論你怎樣加工，頑石始終總是頑石，而雕出來的塑像，總是一個偶像，因為我已經打碎我的偶像，拋棄我的鑿刀及塑像的用具，所以你也打碎你的這些半身塑像了。

阿計那克斯 永不會的。

瑪泰魯斯 等着罷，我的朋友，我今天並不是空着手來，像你們所想像的，剛剛相反，我帶來了一件美術作品，為你們所從來不會見過，一位美術家，他超過我和你的程度，遠勝於我們超過一切我們的競選人的。

伊克那西亞 這是不可能的，藝術上最偉大的東西，是永遠不能超越的。

阿計那克斯 誰是這個模範人物，你說他是比我更其偉大的？



瑪泰魯斯 我說他是比我更其偉大的，阿計那克斯。

阿計那克斯（生氣）我明白了，與其不能把我淹死，你寧可願意抱着我的腰，和我一起跳下水去。

阿克斯 哦，不要爭執，這就是你們藝術家最壞的地方，你們永遠是分成極小的爭執的派別，而最壞的派別，就是這些只有一個人的，誰是這個新的朋友，你們在那裏爭持不下的？

阿計那克斯 你去問瑪泰魯斯，不要問我，我一點不知道他。（他離開瑪泰魯斯和伊克那西亞並排坐下，正在她的左邊。）

瑪泰魯斯 你都知道他的，貝格馬林

伊克那西亞（憤怒）貝格馬林！那個沒有靈魂的東西！一個科學家！一個實驗室的人物！阿計那克斯 貝克馬林造成一件美術的作品！你完全失去你的美術觀念了，這個人是全然沒有能力塑成一片指爪，不要說一個人類的形體。

瑪泰魯斯 那個沒有關係，我已經替他做好了。

阿計那克斯 你這個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瑪泰魯斯（呼喚）貝格馬林，出來罷。

貝格馬林，一個方形身段的青年，面上永遠帶着微笑，對於一切事情表示熱心的慈善，並且期望別人個個對於他們，也有同樣的興趣的，從廟內出來，走到羣衆的中間，他們對他有點驚駭的望着，因為怕他使得他們厭倦，伊克那西亞顯然表示輕視的神氣。

瑪泰魯斯 諸君，這是不幸的事情，貝格馬林在天性上是不能陳列什麼東西，而不先演講一番加以說明的，但是我保證你們，如其你們可以忍耐一下，他會給你們看世界上兩件最奇異的美術作品，而且他們包含着若干我自己的最優秀的工作，讓我加上一句，他們會引起一種嫌惡，可以永遠醫好你們美術的精神病的。（他傍着新的產兒坐下，她含着怒意，極冷淡的向着他轉過右肩，一種表示，在他完全沒有覺得。）

貝格馬林，帶着一個獸子的微笑，一個熱心科學家極端的自信，惶急的走到臺上。

貝格馬林 諸位朋友，我要略去這些代數公式——

阿克斯 謝謝上帝！

貝格馬林（繼續說）——因為瑪泰魯斯叫我答應他這樣，直捷的說，我已經造成了人造的人類，真真活着的，我的意思是說。

許多懷疑的聲音，哦，來罷！告訴我們一個別的，真的，貝格！走出去，你並沒有，怎樣的謊話！

貝格馬林 我同你們說，我已經做成了，我就要拿他們來給你們看的，這個在以前曾經做過，我們存着的最古的文件當中，提起一種傳說，有一個生物學家，從土壤內提出一種不會確定的物質，並且，很離奇的說，『將這個生命的氣息，吹進他們的鼻孔當中。』這個不過是原始時代的傳說，我們不能認為他是真正科學的，還有後來的

文件，嚴密的確定這些原質，甚至於他們的原子重量，但是他們是全然非科學的，因為他們忽略這個生命的元素，使得一種單純的鹽類同氣體的混合物，和一種有生命的有機體，所以截然不同的。這些混合物，在愚昧的聰明時代的不完全的試驗室當中，曾經經過再三的試驗，但是絲毫沒有結果，直等到這個最特出的古代實驗室，加上這個要素，古史上所稱爲生命的氣息的，依照我的意見，他就是生物學的創造人。

阿計那克斯 我們所知道他的，就只有這一點嗎？這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可不是嗎？

貝格馬林 現在還存着不完全的畫片及文件，表示他在一個園圃中行走，指導人民種植他們的園圃，他的名字流傳到我們的，有幾種的形式，其中的一個是耶和華，另外一個是福祿特爾。

伊克那西亞 你在那裏拿你的福祿特爾把我們悶得要發狂了，你造成的人類到底是怎樣的？

阿計那克斯 喂，快說到他們罷。

貝格馬林 我確實告訴你們，這些細節是非常有趣味的，（大聲的反對）他們不是的！

快說到人造的人類！丟開福祿特爾！簡短一點，貝格！從四面打斷的說話。）你們立刻就看見他們的關係，我保證你們，我決不耽擱你們很久，你們知道，你們科學的子孫，宇宙間是充滿着各種的動力，力量及能力的，液汁在樹體內上升，岩石彼此接合，成爲一種定形結晶構造，一個哲學家的思想，拿一種不可思議的堅強力量，保持着他的頭腦的形式及作用，演化的促進，一切這些動力，都是可以爲我們所用的。例如，在我游泳的時候，我把一個石塊壓在我的外套上面，阻止他被風吹去，我就是用地心的吸力，由於拿適當的機械來代替石塊，我們不單是使得地心的吸力，成爲我們的奴隸，並且還有電氣，磁氣，原子的吸力，拒力，分極性等等都是這樣，但是在現在以前，這個生命的動力，避過我們，他只好替他自己創造機械，他創造而且發展完成必需力量的骨架，並且在他們外面，加上如此可驚的靈敏的細胞組織，使得他

所構成的器官，可以將他們的動作，適應一切他們所呼吸的空氣的普通變化，他們所吸取的食料，以及他們所必須想到的各種環境。然而，因為這些有生命的物體，像我們所稱爲這樣的，到底不過是一種機械，他們必須是可以用機械的方法造成的。

阿計那克斯

一切的事情都是可能的，你已經做到沒有那個纔是問題。

貝格馬林

是的，但是那不過是一件事實，什麼是極有趣味的，還是這個事實的說明，原恕我這樣說法，但是這真是一件如此可惜的事情，你們美術家是一點，沒有理智的。

伊克那西亞

（簡捷的說）那我可不能承認，美術家由靈感發覺一切的真理，而所稱爲

科學家的，經過很久以後，纔在他的實驗室當中，遲緩的而且笨拙的把他們發掘出來。

阿計那克斯（向伊克那西亞說，尋氣的態度。）你知道什麼呢？你又不是一个美術家。

阿克斯 你們兩個人都不要開口，讓我們快看這個人造的人，把他們陳列出來罷，貝格

馬林。

貝格馬林 他是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但是我實在是必須第一步先說明一下。

大衆（反對的聲音！）

貝格馬林 是的，我——

阿克斯 我們所要的是成績，不是說明。

貝格馬林（覺得掃興）我看見我是在使得你們討厭了，你們沒有一個人，對於科學，稍為感覺一點趣味的，再會罷。（他從壇上下來，向廟內走去。）

幾個青年男女（立起來追上他）不，不，不要走掉，不要這樣生氣，我們要看這對人造的男女，我們願意靜聽，我們都感覺極大的趣味，告訴我們詳細情形。

貝格馬林（態度緩和）我決不會再耽擱你們兩分鐘。

大衆 半點鐘也不要緊，如其是你歡喜，請說下去罷，貝格馬林，（他們擁着他回到壇邊，把他擡上壇去。）你快上去罷。

他們大家都回到各人從前的地方。

貝格馬林 我已經告訴你們，以前曾經有過許多的嘗試，要在實驗室當中造成原形質，

爲什麼這些綜合的成形液，像他們所稱爲這樣的，是沒有用處呢？

伊克那西亞 我們正在等着你告訴我們。

新的產兒（模倣伊克那西亞，而且要想在理智上更勝過她。）顯然因爲他們都是死的。

貝格馬林 這在一個嬰兒已經是很不錯了，我的寶貝，但是死同活都是極寬泛的名詞，

你現在比你在一兩個月以後，是還沒有一半的活着，這種綜合原形質的錯誤，是在

於他的不能固定及傳達生命的動力，他是像一個木質的磁石，或是一根絲質的電

線一樣，他是不能接受電流的。

阿克斯 除非是一個癡人，纔會去造一個木質的磁石，而期望他會吸起來什麼東西。

貝格馬林 如其他是如此的愚昧，不能區別木質和熟鐵的差異，他也許會這樣做的，在

那些時代，他們對於各種東西的區別，是極不明瞭，因爲他們分析的方法，是粗陋的，

他們混合雜亂的物質，他的成分，是這樣的與原形質相似，以至於他們不能分出兩



者的區別，然而這個區別始終存在，雖然他們的分析是過於膚淺，過於簡陋，不能把他檢查出來。你們必須記着，那些可憐的東西，比我們的獸子，真正差得有限，我們決不會夢見，讓他們當中的一個，在他生出來以後活滿一天的。你看，這位新的產兒，已經由良知知道許多事情，為他們最大的物理學家，經過四十年努力的研究，所不能容易達到的，她的簡單的對於空間時間及數量的直覺，不知不覺的解答許多問題，而這些使得他們最有名的數學家，費掉多年的長久及困苦的計算，需要這樣強烈的心力應用，以至於他們在計算的時候，常常忘卻呼吸，因此使得他們自己幾乎窒息而死。

伊克那西亞 丟開這些茫昧的歷史以前的原人，回到你的綜合的男人和女人罷。

貝格馬林 我着手製造綜合人的時候，就沒有把我的時間，空費在原形質上面，我覺得這一點是極明顯的，如其在實驗室當中製造原形質是可能的，則從更上一步開始，製造完全發展的肌肉組織及筋骨，也必須是同樣可能的，如其造成花萼並不算更

大的靈異，爲什麼要去造種子呢？我試驗過幾千種的化合物以後，我纔造成一種可以固定高能的生命動力的東西。

阿計那克斯 高什麼的？

貝格馬林 高——能的，生命動力，不是像你們所想的這樣簡單，他的一種高能的潮流，可是把一點死的組織，變成一個哲學家的腦髓，另一種低能的潮流，可以把一點相同的組織，變成一堆腐朽的廢物，你可以相信我嗎？如其我同你說，就是在一個人的自己身上，生命動力，也常常從他的人性的水平，忽然落下一種菌類的水平，於是那些人看見他們的肌肉，再不復像肌肉的樣子生長，乃發展爲一種可怕的低級形狀，所稱爲毒瘤的，直等到低級形狀的生命，把高級的殺死，二者可憐的一同消滅爲止。

瑪泰魯斯 不要提這些原始的人類，貝格馬林，他們使得你感覺興味，但是這些年輕的人，是不愛聽他們的。

貝格馬林 我不過在那裏設法使你們了解，生命動力，是在我周圍的各方面活躍，而我在設法造成可以吸收他的機能，像一個電池吸收電力的樣子，以及可以傳達他，和運用他的肌肉組織，造成比我們自己的更完善的眼睛，和聲浪範圍更大的耳朵，是極其容易的。但是他們絕不能看，也不能聽，因為他們是不會感受生命動力的，但在我發見怎樣使得他們感受生命動力的時候，所得的結果，尤其惡劣，因為第一件發生的事情，就是他們變成不是眼睛和耳朵，而成爲一堆的蛆蟲。

伊克那西亞 難聽極了！請你停止罷。

阿克斯 如其你不願意聽，走開去罷，你快說下去，貝格。

貝格馬林 我再向前進行，你看，低能的生命動力，能够造成蛆蟲，而不能造成人類的眼睛和耳朵，我改進這個肌肉組織，等到他可以感受較爲高能的生命動力。

阿計那克斯（強烈的感覺興味）是的，以後怎樣呢？

貝格馬林 以後眼睛和耳朵都變成毒瘤。

伊克那西亞 哦，可怖極了！

貝格馬林 完全不對，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他使得我增加這許多的勇氣，我於是把眼睛和耳朵放開，來造一個腦子，他起初完全不會接受生命動力，直等到我把他的構造改變過十餘次，但是他一接受的時候，他就接受一種比較高能得多的，並不自己毀滅，而且我把眼睛，耳朵，和腦子連接起來的時候，他們也不毀滅，於是我居然造成一個怪物，一個沒有手足的東西，而且他實實足足的活到半點鐘的長久。

新的產兒 半點鐘！這有什麼好處？他為什麼死掉呢？

貝格馬林 他的血發生毛病，我把這個弄好，於是再進一步，造一個完全的人體，有手足及其他的一切，他是我的第一個人。

阿計那克斯 誰把他塑成的？

貝格馬林 我塑成的。

瑪泰魯斯 你難道說，你來請我以前，自己已經動過手了嗎？

貝格馬林 對不起，是的，已經好幾次了，我的第一個人，是極其奇怪的東西，一種恐怖和無理的可怕的混合體，爲你們不會看見過他的人，所意想不到的。

阿計那克斯 如其你把他塑成，他必須是真的像一個鬼怪。

貝格馬林 哦，到並不是他的外表，你看，那個並不是我臆造的，我從我自己身上量取尺寸，製成模型，雕刻家們有時候也是這樣做的，雖然他們自己假裝作他們沒有。

瑪泰魯斯 唔！

阿計那克斯 噯！

貝格馬林 他在起初的時候，看上去還算不錯，或者差不多這樣，但是他的舉動是極其可怕的样子，而且以後的發展是這樣的惡劣，我真是不能對你們詳述，他拿起各種各樣的物品，吞食他們，他喝徧實驗室裏面各種的液體，我設法向他說明，他決不可以吃這些他所不能完全消納及同化的東西，但是他當然不能了解，把他所吃下去的，消化掉一小部分，但是這個作用，留下些可佈的餘物，他沒有方法可以排去的，

他的血液受毒，他痛苦呼號的死去。於是我纔明白，我造成了一個歷史以前的人類，因為在我們自己的身體當中，還有若干這種構造的痕跡，使得最古的人類，可以由於吞下肉食，穀物，菜蔬，以及各種不自然的和可怕的食物，來更新他們的身體，並且排除出去那些他們所不能消化的。

伊克那西亞 但是他死掉了是怎樣的可惜！我們完全失掉了一點過去的影響！他可以告訴我們黃金時代的故事。

貝格馬林 他不會的，他是一個極危險的野獸，他見我畏懼，而且拿起各種的東西，向我打來，想要把我殺死，我只好給他兩三次嚴重的震駭，以使得他明白，他是在我的權力當中的。

新的產兒 你爲什麼造一個男人而不造一個女人呢？她一定會知道自己應當怎樣的舉動。

瑪泰魯斯 你爲什麼不造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呢？他們的孩子，一定會是極有趣味的。

貝格馬林 我原想要造一個女人的，但是在我對於這個男人的經驗以後，那是不成問

題了。

伊克那西亞 請問你爲什麼呢？

貝格馬林 哦，這個是很難說明的，如其你沒有研究過歷史以前的生育方法，你看，我所能夠造成的男人和女人，只有這一種，就是在他們身體的關係上，完全和我們的男人和女人是一樣的，這就是怎樣我害死了那個可憐的東西，我不會替他預備歷史以前的喂養方法，假如女人也必須照歷史以前的方法生育，而不像我們卵生的樣子！她不能夠拿一個近代女人的體格來做這個事情，不但如此，這個經驗也許會是很痛苦的。

伊克那西亞 那末你完全沒有什麼給我們看了。

貝格馬林 哦是的，我有，我不是這樣容易制服的，我重新工作了幾個月，研究怎樣造成一個消化的系統，可以排洩廢料，以及一個生育的組織，能夠在體內飼養及孵化的。

伊克那西亞 你爲什麼不研究怎樣造成他們和我們一樣呢？

斯梯利芬（第一次從他的悲感當中開口）你爲什麼不造一個你可以愛她的女人，這

個是你所須要的祕密。

新的產兒 哦是的，怎樣的確實！你是怎樣的偉大，親愛的斯梯利芬（她突然地吻他）

斯梯利芬（奮激的態度）不要碰我。

瑪泰魯斯 制住你的反應罷，孩子。

新的產兒 我的什麼？

瑪泰魯斯 你的反應，你沒有想過就做的事情，貝格馬林就要給你看一對的人類，他們

全是反應，而沒有一點別的，拿他們做警戒罷。

新的產兒 但是難道他們不是活着像我們一樣的嗎？

貝格馬林 這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我承認我起初自己以爲，我已經造成一種活着

的人類，但是瑪泰魯斯宣稱，他們不過是自動傀儡，可是瑪泰魯斯是一個神祕論者，



我是一個科學家，他能够在自動傀儡，和有生機體的中間，畫出一條界線，我不能夠畫出這個界線，使得我自己滿意。

瑪泰魯斯 你的人造人，是沒有自制力的，他們只有反應外界的刺激。

貝格馬林 但是他們是有知覺的，我已經教會他們說話，讀書，而且現在他們也會說謊，這個是這樣極像活着的。

瑪泰魯斯 完全不對，如其他他們是活着的，他們一定會說真話。你可以引動他們說無聊的謊言，而且你可以預先確實知道，那一種的謊言，是他們所要說的，在他們的膝頭下面輕輕一擊，他們就會把他們的腳向前伸出，對於他們的食欲，狂妄，或是他們的任何嗜好及貪念，略予刺激，他們就會驕矜，謊言，承認或反對，怨恨或戀愛，絲毫不顧在他們面前的事實，或是他們自己顯然的限制，這些證明他們是自動傀儡。

貝格馬林（還沒有信服）我知道，親愛的老友，但是這也是有一點證據的，我們的祖先，也都是智力有限，而且沒有理性，和這些人一樣的。無論怎樣，那位嬰兒，總有四分之

三是一個自動傀儡，你看她在那裏的動作！

新的產兒（憤怒）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在這裏有什麼動作？

伊克那西亞 如其他他們不尊重真實，他們就不能有真正的生命。

貝格馬林 真實有時候是這樣的造作及相對的，像我們在科學界中所說的樣子，是極難於覺得十分確定，什麼真是虛偽，甚至於在我們好像可笑，在別人也許是真實的。

伊克那西亞 我再問你一遍，你為什麼不做得他們和我們一樣呢？真正的美術家，肯以不是最好的為滿足嗎？

貝格馬林 我不能夠，我已經試過，我失敗了，我確實相信，我現在要拿給你們看的，就是絕對最高的有生命的機體，可以在實驗室內造成的，我們所製造的最好的肌肉組織，不能吸收像自然產生的一樣的高能，這就是自然勝過我們的地方，你們各位，好像都還不能了解，造成這一點的感覺，就是怎樣非常的成功。

阿克斯 停止這些誇張，快說到綜合的配偶罷。

許多的青年及少女 是的，是的，不要再說空話，讓我們快看他們，結束罷，貝克，把他們帶出來，快帶他們出來！那對綜合的配偶。那對綜合的配偶。

貝格馬林（搖手止住他們）好罷，好罷，請你們口裏吹起叫聲，引他們出來，他們會感應叫聲的刺激。

大家能吹的，都像街上孩子一樣的狂吹。

伊克那西亞（皺眉，把手指塞在她的耳朵裏面）

貝格馬林 噓——噓！這儘够了，這儘够了，這儘够了，（靜默）讓我們來一點音樂，一個舞曲，不要太快的。

吹笛的人吹出平靜的舞曲。

瑪泰魯斯 現在你們預備着看一種奇怪的東西罷。

兩個人形，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高貴的外表，塑得極美，而且穿得極漂亮的，手挽手的從廟內出現，看見大眾的眼光，都朝着他們注視，他們在臺階上立定，帶着滿足虛

榮的微笑，女人是在男人的左側。

兩個人形謙遜的樣子向前走進，立在弧形坐位的中間。

貝格馬林 現在如其你們可以有這樣的好意，給我們一點什麼表演，你們的跳舞，是跳得如此好的，你們知道，（他在瑪泰魯斯的旁邊坐下，向他低語。）這真是很特別的，他們對於諂媚的刺激是怎樣的靈敏。

兩個人形，帶着優雅的姿式，驕矜的對舞，但是跳得極其平平，跳完後他們彼此相對鞠躬。

各方面的人（拍掌）好呀！謝謝你，真了不得！好極了。

兩個人形，接受這種讚美，顯然露出浮誇的狀態。

新的產兒 他們能够戀愛嗎？

貝格馬林 是的，他們可以回答一切的刺激，他們完全具有各種反應，把你的手臂抱住

這個男人的頭頸，他就會拿他的手抱在你的腰上，他不能制止自己這樣做的。

女的人形（發怒）抱在我的腰上，你的意思是說。

貝格馬林 當然，你的也是一樣，如其這個刺激是從你來的。

伊克那西亞 他們不能做一點什麼創始的事情嗎？

貝格馬林 不能，但是你知道，我並不承認，我們當中無論那個，能够做一點真正創始的事情，雖然瑪泰魯斯以爲我們是能够的。

阿克斯 他能够回答一個問題嗎？

貝格馬林 哦是的，一個問題也是一種刺激，你知道，試問他一個看。

阿克斯（向男的人形說）你對於你所看見的周圍的事情有什麼感想嗎？例如對於我們，和我們的方法及舉動？

男的人形 我還沒有看見過今天的報紙。

女的人形 如其你們在我丈夫早餐的時候，沒有給他報看，你們怎樣可以期望他知道，對於你們是怎樣想法的？

瑪泰魯斯 你看，他是一個自動的傀儡。

新的產兒 我想我不會喜歡他把臂膀抱在我的頸上，我不喜歡他們，（男的人形似乎有點生氣，女的含着妬意）哦，我以為他們不能了解他們，他們也有感覺嗎？

貝格馬林 當然他們是有的，我同你說，他們具有一切的反應。

新的產兒 但是感覺又並不是反應。

貝格馬林 他們都是知覺，光線達到他們眼睛裏面的時候，在他們的網膜上面，造成一

個印象，他們的腦筋接受這個印象，而照他發生動作，在你說話的時候，聲浪進入他們的耳內，在他們的鍵盤上，記下一個輕蔑的符號，他們的腦筋，感受這個符號，而照此對他報復，如其你沒有輕蔑他們，他們也不會報復，他們不過是回答一個刺激。

男的人形 我們是宇宙的一部分，自由的意志是一個幻夢，我們是因果的子孫，我們是不能變易的，不可抵抗的，沒有責任的，不容避免的，

我的名字，是哦基蒙地斯，萬王之王，

看着我的工作，你們偉大而且失望的人。

（聽見這個說話的時候，發生一班好奇的激動。）

男的人形 靜默，自然所偶然生成的卑賤的人類，（他執着女人的形的手，替他介紹。）

這是克利俄巴亞——賽米那米斯，萬王之王的配偶，所以就是萬后之后，你們這些人類，都是沒有腦筋的太陽，和盲目的火力，從蛋殼裏面孵出來的，但是萬王之王和萬后之后，不是蛋殼裏的偶然產物，他們是預定計劃而由手工做成，來接受神聖的生命動力的，雖然王是一個人，后又是一個人，但是王和后的生命動力，祇是一個，光榮相等，尊嚴同在，王是這樣，后一定也是這樣，王是預定計劃而由手工做成，后也是預定計劃而由手工做成，王的動作是被動的，所以是決定的，從世界的開始到終極為止，后的動作也是這樣，王是推理的，預決的，不可避免的，后也是推理的，預決的，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們並非兩個推理的，預決的，不可避免的，乃是一個推理的預決的，可避免的，所以不要混亂這些個性，分割這個質素，而崇奉我們兩人為一個寶位，一

而二而一的，不然一有錯誤，你們會陷落在不可避免的災禍當中。

女的人形 而且如其有人來和你說，『那一個呢？』記着，雖然王是一個人，后又是一個人，然而這兩個人並不是一樣的，乃是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而且因為女人是在男人之後造成，造他的時候，所得到的技巧及經驗，都加在她的身上，所以在一切個人的關係上，她都應當比他尊貴，而且——

男的人形 不要響，婦人，因為這是一個卑劣的邪說，男人和女人，都是像他們生就的樣子，而且依照永久的因果定律，做他們所必須做的，當心你的說話，因為如其他們進入我的耳內，在我的覺官當中，過分激起憎惡，誰知道那個刺激的不可避免的回答，不會是一個對於我的筋肉的命令，拿起什麼重的東西來，把你打成粉碎嗎？

女的人形 拾起一塊石頭，要想向她的配偶拋去。

阿計那克斯（跳起來向貝格馬林狂呼，他正在高興的望着男的人形。）當心，貝格馬林，看那個女人。



貝格馬林看見實在的情形，急向女的人形奔去，奪取他手上的石頭。大家驚駭的跳起來。

阿計那克斯 她是要想把他打死。

斯梯利芬 這真是可怕極了。

女的人形（和貝格馬林爭奪）放手，放手，你放不放。（她咬他的手）

貝格馬林（放脫她倒下）啊！

一陣普遍的驚呼，和他的叫號相應，他面色變成蒼白，自己靠在坐位的頭上。

女的人形（向她的配偶說）你會站在那裏，看我受這樣的虐待，你這個毫無男子氣的懦夫。

貝格馬林倒下死去。

新的產兒 哦！什麼事情他爲什麼倒下去了？他遇見了什麼事情嗎？

他們大家奇怪的望着，同時瑪泰魯斯跪下去，檢視貝格馬林的屍體。

瑪泰魯斯 她把他的手上，咬掉指甲那麼大的一片，這足夠殺死十個人，現在已經是沒

有脈息，沒有呼吸了。

伊克那西亞 但是他的手指還是握住的。

瑪泰魯斯 不，他方纔已經伸開，看他已經去了，可憐的貝格馬林！

新的產兒 哦！（她哭泣）

斯梯利芬 噓，親愛的，這是孩子氣的。

新的產兒（從鼻孔噎氣一聲，止住哭泣！）

瑪泰魯斯（立起來）死在他的第三年，怎樣一個科學上的損失！

阿計那克斯 誰注意什麼科學？他做出這一對怪物來，真是自己該死。

男的人形（怒目而視）哈！

女的人形 你們的說話應當客氣一點，你們。

新的產兒 哦，不要這樣殘忍，阿計那克斯，你要使得我眼睛裏又流出水來了。

瑪泰魯斯（審視這兩個人形）到看看這兩個魔鬼，我拿貝格馬林爲他們做成的原料，把他們塑出來的，他們是美術上的名作，現在你們看他們所做的事情！這還不能使你相信美術的價值嗎，阿計那克斯？

斯梯利芬 他們的樣子有點危險，離開得遠一點罷。

伊克那西亞 這不用你來告訴我們，咦，他們已經把空氣弄惡濁了。

阿克斯 你想把他們怎樣辦法，瑪泰魯斯？現在貝格馬林已經逝去，你是應該對於他們負責的人。

瑪泰魯斯 如其他們都是石像，這倒是極簡單的，我可以把他們打碎，照現在的樣子，我怎樣能夠弄死他們，而不弄成一堆可怕的穢物呢？

男的人形（做出英勇的態度）哈！（他高唱）

一個來，大家都來，這個石塊會飛起來，

從他的堅實基地上，像我一樣快。

女的人形（愛慕的態度）我的人！我的英勇的丈夫！你使我覺得榮耀，我愛你。

瑪泰魯斯 我們必須通一個消息，去請一個古代人來。

阿克斯 我們爲這樣一件小事，必須麻煩古代人嗎？不要半秒鐘的時候，就可以把我們的可憐的貝格馬林變成一掬灰土，爲什麼不把這兩個東西和他一同燒化呢？

瑪泰魯斯 不，這兩個自動傀儡是一件小事，但是我們破壞權力的使用，永遠不是一件小事，我寧可把這個事情提付審判。

古代男人從樹林中出現，兩個人形驚恐異常。

古代男人（溫和的）你們需要我嗎？我覺得是有人叫我，（看見貝格馬林的屍體，立刻變成一種嚴厲的聲調。）什麼！一個孩子死了一個生命犧牲了！這個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女的人形（瘋狂的樣子）我並沒有做這個，這不是我做的，如其我碰了他，我可以立刻死去，這是他做的。（指着男的人形）

全體（對於她的謊話現出驚異）哦！

男的人形 說謊的人，是你咬了他，在這裏的人，都看見你這樣做的。

古代男人 不要響，（走到兩個人形的中間）誰做成這兩個可厭的偶人的？

男的人形（雙膝抖着，勉強的自己申述。）我的名字是哦基蒙地斯，萬王之——

古代男人（表示一種輕蔑的神氣）呸！

男的人形（跪下來）哦，不要這樣，先生，不要這樣，這是她做的，先生，實在是她做的，（悲

慘的呼號）唔——唔——唔！

古代男人 同你說，不要開口。

他在他的額下輕輕一擊，使得男的傀儡立起身來，女的傀儡，不敢哭泣出聲，兩個古代人，帶着恥辱及厭惡的態度，審視他們，古代女人，是從廟門對面的樹林中來的。

古代女人 有人在需要我，有什麼事情嗎？（她走到女的人形的左首，還沒有看見貝格

馬林的屍體，）哦！（嚴厲的說）你們又在製造偶人了，他們不單是可厭，而且是危

險的。

女的人形（可憐的樣子啼泣）我不是一個偶人，夫人，我不過是可憐的克利俄巴亞——賽米那米斯，萬后之后，（拿手遮住她的面孔）哦，不要對我這樣的看法，夫人，我並沒有惡意，他先弄痛我，他真是這樣的。

古代男人 這個東西把那個青年殺死了。

古代女人（看見貝格馬林的屍體，）什麼！這個聰明的孩子，他前途有這樣的希望的！  
女的人形 他把我造成的，我有權殺死他，和他有權造成我一樣，並且我怎樣會知道這一點小小的東西，就會把他殺死呢？如其他把我的手或是腳截去，我也不會死的。

伊克那西亞 什麼廢話！

瑪泰魯斯 這也許不是廢話，我敢說，如其你把她的腳截掉，她會再生出一隻來，像一個小的蜥蜴一樣。

古代女人 這個死掉的孩子，造成這兩個東西嗎？

瑪泰魯斯 他在他的實驗室內做出他們，我塑成他們的肢體，我很抱歉，我不曾詳細考慮，我沒有預先料到，他們會得殺人，而且自命爲這種他們並不是的人物，陳說這些虛僞的事情，以及存心不善，我以爲他們不過是機械的傀儡。

男的人形 你因爲我們人類的天性責備我們嗎？

女的人形 我們都是血肉做的，並不是天使。

男的人形 你們沒有一點人心嗎？

阿計那克斯 他們不單是有害而且是發狂了，我們可以把他們毀掉嗎？

斯梯利芬 我們痛恨他們。

新的產兒 我們憎惡他們。

伊克那西亞 他們是惡毒的。

阿克斯 我不願意和這兩個可憐的東西爲難，但是他們使得我心裏難受，我以前從來不曾有過這樣一種感覺。

瑪泰魯斯 我費了許多工夫把他們造成，但是單就我個人而論無論怎樣，儘管把他們

毀掉，我在最初就憎惡他們。

全體 是的，是的，我們大家都憎惡他們，讓我們燒掉他們罷。

女的人形 哦，不要這樣的殘忍，我是不應當死的，我願意永遠再不咬人，我願意說真話，

我願意做好的事情，如其我造得不十分完善，那難道是我的過失嗎？殺死他，但是饒恕我罷。

男的人形 不，我不會做過傷害人的事情，她做過了，殺死她，如其你們願意，你們是沒有權殺死我的。

新的產兒 你聽見這個嗎？他們彼此願意別的一個被人殺死。

阿計那克斯 怪物！把兩個都殺死罷。

古代男人 不要亂說，這些東西，不過是機械的傀儡，他們但求免死，當然不顧任何的犧牲，你看，他們是沒有自制的力量，不過是在一種連續的反應系體之下顫動的，讓我



們看看，是不是可以略爲再給他們一點生命，（他一隻手握住男的人形的手，另外一隻手放在他的頭上。）現在聽着，你們兩個當中有一個應當毀掉，你說該是哪一個呢？

男的人形（經過一陣輕微的顫動，在那個時候，他的眼睛，注視着古代男人。）饒恕她，殺死我罷。

斯梯利芬 這略爲好一點。

新的產兒 這可好得多了。

古代女人（對於女的傀儡加以同樣的舉動）我們應當殺死你們當中那一個呢？

女的人形 把我們同時殺死罷，我們當中無論那個，怎樣可以沒有別的一個單獨活着呢？

伊克那西亞 女人是比男人更其明白的。

兩個古代人把傀儡放脫。

男的人形（倒在地上）我是喪氣了，生命是一個太重的負擔。

女的人形（倒下）我要死了，我很快樂，我害怕活着了。

新的產兒 我想最好給這些可憐的東西一點音樂。

阿計那克斯 爲什麼呢？

新的產兒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是這樣的。

樂師奏起音樂。

女的人形 俄基蒙地斯，你聽見那個嗎？（她跪起來快樂的注視空中）萬后之后啊！（她

死去）

男的人形（無力的勉強爬到她的旁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我實在是萬王之王（向

其餘的人說）幻影們，再會吧，我們要到我們的寶座上去了。（他死去）

音樂停止，在這一歇當中，大家靜默無聲。

新的產兒 這倒是很好笑的。

斯梯利芬 真是的，連古代人們也有點微笑了。

新的產兒 不過稍微一點。

古代女人（很快的恢復她的嚴肅及斷然的態度，）把這兩個可厭的東西，拿到貝格馬林的實驗室去，和其餘的實驗室廢料一起銷毀，（有幾個人將要走去執行）當心，不要碰着他們的肌肉，這個是致命的，拿衣服把他們擡起來，把貝格馬林擡進廟去，照尋常的方法處理他的遺體。

三具死體都照着指示的樣子擡走，貝格馬林是拿他赤着的手足擡進廟內，兩個人形，是拿着他們的衣服擡到樹林當中，人形的移動，是由瑪泰魯斯監視，貝格馬林則由阿克斯監視，伊克那西亞，阿計那克斯，斯梯利芬，及新的產兒，和以前一樣的坐着，但是在彼此相對的檯上，所以斯梯利芬和新的產兒現在是面着叢樹，而伊克那西亞，和阿計那克斯是面着廟門，古代人們仍舊站在壇上。

伊克那西亞（一面坐下說）哦，要一點山上的涼風！

斯梯利芬 或是從海上來的逆風。

新的產兒 我要一點新鮮的空氣。

古代男人 空氣是再一歇就會乾淨的，孩子們所造成的這種偶人的血肉，是最容易分化，但是在他被他們所能有的這種感情震盪的時候，他立刻分解，成爲可怕的臭氣。

古代女人 讓這個做你們的一種教訓，你們大家，應當以沒有生命的玩具爲滿足，而不  
要設法製造有生命的，你們對於我們古代人會怎樣的想，如其我們把你們孩子們當作玩具。

新的產兒（嬌媚的態度）你們爲什麼不把我們當做玩具呢？那你們就可以和我們同玩，而且是極有趣的。

古代女人 這不會使得我們有趣，你們彼此同玩的時候，是以你們的身體爲玩具，這個使得你們柔和，康健，但是如其我們和你們同玩，我們一定會以你們的心爲玩具，或者會使得他們受傷。

斯梯利芬 你們是一班奇怪的人，你們古代人們，等我到四歲的時候，我一定要自殺，你們活着幹什麼呢？

古代男人 你長成起來的時候，你自然會知道，你決不會自殺的。

斯梯利芬 如其你使得我相信這個，我現在立刻就要自殺了。

新的產兒 哦不要，我要你的，我愛你。

斯梯利芬 我愛一個別人，而他是已經老去，老去，永遠離開我了。

古代男人 多少年紀？

斯梯利芬 我們正在跳舞，你走來撞着我們的時候，你看見過她的，她是四歲了。

新的產兒 在二十分鐘以前，我會怎樣的恨她，但是現在我已經長出那個境界了。

古代男人 好的，那個恨心叫做妬嫉，是我們孩子們的最壞的毛病。

瑪泰魯斯 拍去他手上的塵土，一面喘息，從樹林裏轉來。

瑪泰魯斯 唔（他傍着新的產兒坐下）那個工作是完畢了。

阿計那克斯 古代人們，我想拿你們做幾個範本，不是完全真像，當然的，我要把你們稍爲理想化一點，我已經達到這個結論，你們古代人們，到底是最有趣味的題目。

瑪泰魯斯 什麼！這兩個怪物，他們的塵土，我方纔帶着特別的快感，拿來丟在貝格馬林的畚箕當中的，還沒有醫好你這個無聊的偶像製造嗎？

阿計那克斯 爲什麼你把他們塑成年輕的東西呢，你這蠢人，如其貝格馬林來尋着我，我一定替他把他們塑成古代人，並不是我可以把他們塑得更好，我一竟說，在手工的關係上，凡是你最好的作品，是沒有人能够勝過的，但是這個事業需要腦力，那就是我占勝着的地方。

瑪泰魯斯 我的腦力的孩子，歡迎你來試一試手段，在實驗室裏，貝格馬林還有兩個學生，從前幫助他製造骨架，肌肉，以及一切其餘的東西的，他們可以再製造幾對自動傀儡，你可以把他們塑成古代人，如其這兩位長老，是願做你的模型的。

阿克斯（從廟內回轉）哦，事情完了，可憐的貝格啊！

伊克那西亞 你倒想想看，阿克斯，阿計那克斯想要再做幾個這些可厭的東西，並且要連他們的美術性質一併去掉，把他們塑成古代人。

新的產兒 你們不要做他的模型，你們可以嗎？請你們不要。

古代男人 孩子們，聽着。

阿克斯（從臺階上下來，走到長櫈旁邊，和伊克那西亞並排坐下。）什麼！連古代人也要演說了，快說出來罷，哦，聖人呀。

斯梯利芬 千萬不要告訴我們，地球上曾經有過一個哦，基蒙地斯和克利俄巴亞，生命像現在的樣子，已經是够艱難的了。

古代男人 生命本來不是應當容易的，孩子，但是勇敢一點，他也可以是極愉快的，我要告訴你們的，乃是自從有人類存在以來，孩子們就一向玩弄偶人的。

伊克那西亞 你不斷的使用這個名詞，請問你，什麼是偶人呢？

古代女人 你們所稱爲美術的作品，偶像，我們稱他們爲偶人。

阿計那克斯 一點不錯，你們沒有美術的觀念，你們天然的會侮辱他的。

古代男人 大家知道孩子們會用破布做成偶人，而拿極深沈的愛悅撫弄他們。

古代女人 八世紀以前，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做過一個破布的偶人，那個破布的

偶人，是一切偶人當中最可愛的。

新的產兒（熱心的感覺興味）你現在還保存着嗎？

古代女人 我實足的把他保存了一個禮拜。

伊克那西亞 那在你的童年時代，你就沒有了解高尚的藝術，而崇拜你自己不完善的

作品。

古代女人 你多少年紀了？

伊克那西亞 八個月！

古代女人 等到你活得像我一樣長久的時候——

伊克那西亞（粗率的打斷她的說話）我或者會崇拜破布的偶人，謝謝上帝，我還是在



我的韶年。

古代男人 你是還能够思想，雖然你不知道，你是在想些什麼，你是一個思想的小動物，  
一個怨尤的小動物，一個——

阿克斯 一個情感強烈的小動物。

阿計那克斯 並且，照她自己的想法，一個美術的小動物。

伊克那西亞（被他們激怒）我是一個有生命的物類，具有聰明的靈魂，拿人類的血肉來支持的，如其你們的傀儡，也曾經賦予以適當的生命，瑪泰魯斯，他們應當比以前那樣更其成功。

古代女人 這就是你錯誤的地方，孩子，如其這兩個可厭的東西，都是破布偶人，他們一定是好玩而且可愛的，新的產兒可以玩弄他們，你們大家也都可以拿他們玩，對他們笑，直等到你們把他們撕成碎片，於是你們可以笑得像從來不會有過的樣子。

新的產兒 當然我們會得，那不是很可笑嗎？

古代男人 一件事情是可笑的時候，必須搜尋他藏着的真理。

斯梯利芬 是的，而且把他所有的笑料消滅。

古代女人 不必這樣的憤恨，因為你的愛人，已經長成，不再愛你，這個新的產兒可以來補充的。

新的產兒 哦，是的，我可以勝過她曾經對於你的。

斯梯利芬 呸！呸！

新的產兒 哦，不對，我已經長出那個境界了，我現在也愛她，因為她愛過你，而且你也愛過她的。

古代男人 那個是第二步，你真進行得很順利，我的孩子。

瑪泰魯斯 來吧！什麼是破布偶人當中藏着的真理呢？

古代男人 哦，想想你們為什麼不肯以破布的偶人為滿足，而必須要一點與實際生命相似的東西，你們長成起來的時候，你們製造偶像，繪成畫片，你們當中不能做這些

的人則寫出關於想像偶人的故事，或是自己裝束起來，扮成偶人，而表演他們的動作。

古代女人 並且，要這樣更其完全的欺騙你們自己，你們把這些當做如此極端嚴正的事情，像伊克那西亞在這裏宣布，偶人的製造，是創作上最神聖的工作，並且你們放在偶人口中的言辭，是最神祕的經典，及最尊貴的代表。

伊克那西亞 咄！

阿計那克斯 咄！

古代女人 然而他們愈是美麗，就與你們相離愈遠，你們不能撫弄他們，像你們撫弄破布偶人的樣子，在他們損壞或是失去，或是你假裝做他們得罪你的時候，不能爲他們哭泣，和你玩弄破布偶人的時候一樣。

古代男人 到最後，像貝格馬林的樣子，你們要求你們的偶人，必須有最後的完全，與生命相似，他們必須動作，言語。

古代女人 他們必須戀愛，憎惡。

古代男人 他們必須思想他們的思想。

古代女人 他們必須有柔嫩的肌肉，和溫暖的血液。

古代男人 而且到那個時候，你們做成這個，像貝格馬林所做成的，石像被傀儡所推倒，形似被縮本所推倒，身體和腦筋，類似人類血肉支持的靈魂，像伊克那西亞所說的，立在你們面前，而發覺其爲單純機械的，並且證明你們的動作，都不過是反應，你們大家都充滿着恐怖，憎惡，願意世界上還是如此年輕，再來玩弄你們的破布偶人，因爲每和他離開一步的時候，就和愛情及幸福，同時離開一步，這不是真的嗎？

古代女人 說罷，瑪泰魯斯，你已經經歷過這個全部的程途的。

瑪泰魯斯 這是真的，拿強烈的快感，我對於我所塑成的這兩個東西，加上一百萬度的熱度，而看見他們在瞬息之間，忽然消滅，化爲塵土。

古代女人 說罷，阿計那克斯，你已經從摹擬輕易生活的孩子進步到摹擬嚴厲生活的

古代人的，就這點而論，他是真的嗎？

阿計那克斯 一部分是真的，我現在不能假裝做以塑成美麗的童像爲滿足了。

古代男人 還有你，伊克那西亞，你堅持着你的高尚美術的偶人，爲生命力最尊貴的企圖，你不是嗎？

伊克那西亞 沒有美術，真實的粗俗，會使得世界不可忍受。

新的產兒（以爲古代女人顯然是要對她發問）你現在是要輪到我了，因爲我是最後來的，但是我完全不了解你們的美術和偶人，我要撫愛我所最愛的斯梯利芬，不要和偶人同玩。

阿克斯 我現在已經四歲，我從來沒有過你們的偶人，也順利的長成，我寧可在山上走上走下，不願意去看瑪泰魯斯和阿計那克斯所造的一切塑像，你說塑像勝過傀儡，而破布偶人又勝過塑像，我也如此，但是我以爲人更勝過破布的偶人，給我朋友，不要給我偶人吧。

古代男人 然而我曾經看見過你一個人在山上行走，你還沒有在你自己身上，發現你最好的朋友嗎？

阿克斯 你在那裏講什麼說話，老先生，這些一切，引到什麼爲止呢？

古代男人 他引到，年輕的人，這個真理，就是你除掉你的自身以外，不能創造別的。

阿克斯（默想）我除掉我的自身以外，不能創造別的，伊克那西亞，你是聰明的，你了解這個嗎？我不了解。

伊克那西亞 這個是和其他的任何愚昧的錯誤，同樣容易了解的，有那個美術家是同他的作品一樣偉大呢？他可以創造名作，但是他不能改進他自己鼻子的形狀。

阿克斯 不錯，你對於這個還有什麼說的，老先生？

古代男人 他可以改變他自己靈魂的形狀，他也可以改變他鼻子的形狀，如其一個向上的鼻子，和向下的鼻子的差別，是值得這個努力的，一個人不肯爲瑣事去冒犯創造的痛苦。

阿克那西亞 你對於這個話還有什麼說呢，阿克那西亞？

阿克那西亞 我說如其古代人們徹底領悟美術的學理，他們就會了解一個美的鼻子和一個醜的鼻子的差別，是極端重要的，他實在是唯一的有關係的事情。

古代女人 那就是說，他們會了解一些事情，他們所不能相信，而且你也並不相信的。

阿克那西亞 一點不錯，夫人，美術不是真實的，這就是爲什麼我從來不能十分忍受，他完全是佯信，阿克那西亞從來沒有真正說過什麼事情，她不過是在她嘴裏把牙齒碰出聲音。

阿克那西亞 阿克那西亞，你這真是無禮。

阿克那西亞 你的意思是說，我不肯和你玩這個佯信的遊戲，是的，我並不要你和我同玩這個，所以你爲什麼應當期望我和你同玩這個呢？

阿克那西亞 你沒有權力說我不是真實的，我在美術當中，發見了一種幸福，爲實際的人生，所從來不曾給予我過的，我對於美術是非常的認真，美術當中有一種魔力及

神祕，爲你們所完全不知道的。

古代女人 是的，孩子，美術是你們所造成的幻鏡，把你們不可見的夢影，反映在可見的圖形上的，你們用玻璃鏡子照見你們的面貌，你們用美術作品照見你們的靈魂，但是我們年老一點的人，既不用玻璃鏡子，也不用美術作品，我們有一種生命的直接知覺，你得到這個的時候，你就會把你的鏡子和石像，你的玩具，你的偶人，一切擱置起來了。

古代男人 然而我們也有我們的玩具，我們的偶人，這就是古代人們的煩惱。

阿計那克斯 什麼！古代人們也有他們的煩惱！這是第一次我所聽見他們有人自認的。

古代男人 看着我們，看着我，這個是我的身體，我的血，我的腦筋，但是他並不是我，我是這個永久的生命，這個不斷的重生，但是（拍着他的身體）這個構造，這個機體，這個暫用的東西，可以由一個孩子在實驗內造成，單是因爲我的使用，纔使得他不至於解散，尤其壞的是，他可以被一下失足跌破，被一點胃的滯塞致死，被雲端裏一閃



的電光擊斃，早點晚點，他的毀滅是確定的。

古代女人 是的，這個肉體，是最後的偶人應當放棄的，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伊克那西亞，我也是一個美術家，像你那位雕刻的朋友一樣，在我身外的事物當中，努力創造完美的理想，我造成塑像，我畫成畫片，我勉強崇拜他們。

古代男人 我不曾有過這種的技能，但是我，像阿克斯一樣，在朋友當中，愛人當中，自然當中，一切身外的事物當中，尋求完美的理想，可憐！我不能夠創造他，我只能夠想像他。

古代女人 我，像阿計那克斯一樣，發見我的人體美的塑像，已經不能使得我再生美感，我努力前進，製作天才男女的塑像和畫片，像古代神話上米卻爾天使之類的，像瑪泰魯斯一樣，終於把他們毀棄，因為我看見他們沒有生命，並且死得如此完全，乃至於不能同死體一樣的發生變化。

古代男人 而且我，像阿克斯一樣，再不和朋友在山上同行，而獨自行走，因為我發見我

對於我自己是有創造的力量，而對於我的朋友是沒有的，並且以後我停止在山上行走，因為我看出來山也都是死的。

阿克斯（激烈的反對）不，我承認你關於朋友的話或者不錯，但是山還依然是山，每一個有他的名字，他的個性，他的峙立的力量和莊嚴，他的美麗——

伊克那西亞 什麼！阿克斯也加入詩人之列了！

古代男人 單純的譬喻，我的可憐的孩子，山都是些死屍。

全體的青年（表示厭惡）哦！

古代男人 是的，在重壓的地心當中，太陽的不可思議的高熱依然保持着的地方，岩石活着為強烈的原子的騷動，和我們活着在我們比較遲緩的方式一樣，他推出到地面來的時候，就立刻死去，像一個深海的魚類，你們所看見的，不過是他的死體，我們曾經吸取地心的熱，像原始人類吸取泉水一樣，但是從這個強熱的深淵，沒有什麼是活着出來，你們的風景，你們的山，都不過是地球的脫落的皮膚，和腐爛的牙齒，而

我們像微生物一樣的活在上面。

伊克那西亞 古代人，你把自然和人類都褻瀆了。

古代女人 孩子，孩子，如其你忍受了人類八百年，和我一樣，並且看見他被一個空虛的意外消滅，然而卻是一定的，你還會對於人類有多少的熱心呢？我放棄了我的偶人，像他放棄了他的朋友，他的山岡一樣的時候，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來尋求最後的真實，在這裏，而且只有在這裏，我能够賦形和創造，我的手臂在弱弱的時候，我願欲他強壯起來，我可以在上面創造成一組的肌肉，我了解這個的時候，我就明白，並不要什麼很大的靈異，我可以替我自己造成十臂三頭。

古代男人 我也明白了這樣的靈異，整整的五十年，我坐下來想像我自己身內的這個力量，而集中我的願力。

古代女人 我也這樣做過，而且在後來的五年當中，我把我自己變成各種奇異的怪物，我用十二隻腿走路，我用二十隻手一百個指頭工作，我用四個頭上的八隻眼睛觀

看四方，孩子們都見我驚駭逃避，使得我只好躲避他們，有許多古代人早已忘記怎樣笑的，在他們經過的時候，也不覺冷然一笑。

古代男人 我們大家都做過這樣愚蠢的事情，你們將來也會做的。

新的產兒 哦，請你生出許多手脚，和頭來給我們看看，他一定是很可笑的。

古代男人 我的孩子，我寧可照我目前的樣子，我現在不願意費一舉手之勞，來造成一千個頭了。

古代女人 但是我怎樣的願意完全沒有頭呢？

全體的青年 這是什麼話？完全沒有頭嗎？爲什麼？怎樣？

古代女人 你們都不能了解嗎？

全體的青年（搖頭）不能。

古代女人 一天，我厭倦於學習拿我一部的腳前進，另一部分的後退，其餘的同時旁行的時候，我在一塊岩石上坐下，把我的四個下頷，放在我的四個掌心當中，我的四個

肘彎，擱在我的四個膝蓋上面，我忽然心裏明白，這個頭和肢體的奇怪的機械，對於我也不過是同石像一樣，而且他不過是我所奴役的一種傀儡。

瑪泰魯斯 奴役這是什麼意義呢？

古代女人 一個東西，他必須奉行你的命令的，就是一個奴隸，而命令他的，就是他的主人，這些字你們到相當的時候是一定要學的。

古代男人 你們並且會知道，主人靠着他的奴隸做一切事情的時候，奴隸就反成爲他的主人，因爲他沒有他是不能夠生活的。

古代女人 而且所以我看出來我已經使得我自己成爲奴隸的奴隸。

古代男人 我們發見這層的時候，我們就脫落我們額外的頭和手足，恢復我們原來的形狀，於是孩子們不再看見我們驚避。

古代女人 但是我依然還是這個奴隸的奴隸，我怎樣可以從他解脫出來呢？

古代男人 孩子們，這個就是古代人們的煩惱，因爲我們受這個專制的身體拘束的時

候，我們就爲他的死亡所支配，而我們的命運就還沒有達到。

新的產兒 什麼是你們的命運呢？

古代男人 成爲永生的。

古代女人 那一天總會來到，到那個時候，世界上就沒有人類，只有思想。

古代男人 於是那就是永久的生命。

伊克那西亞 我相信在那個一天來到以前，我一定先遇見我致命的意外。

阿計那克斯 伊克那西亞，這一次我也和你同意，一個世界，沒有什麼可以塑形的，是一

個完全沒有樂趣的。

伊克那西亞 沒有肢體，沒有輪廓，沒有優雅的曲線，和美麗的形式，沒有人體的崇拜，沒

有詩的懷抱。在裏面有學養的戀人，假裝着他們撫愛的手，是在神聖的山丘，魔術的

岩谷上面移動，沒有——

阿克斯（厭惡的打斷她的說話，）你是怎樣的毫無人心，伊克那西亞。

伊克那西亞 毫無人心！

阿克斯 是的，毫無人心，你爲什麼不去和一個人戀愛呢？

伊克那西亞 我嗎！我戀愛了一生一世，連在蛋殼裏的時候，已經熱烈的愛着。

阿克斯 一點不是這樣，你和阿計那克斯，是堅硬得像兩塊石頭一樣的。

伊克那西亞 你從前不一竟是這樣想的，阿克斯。

阿克斯 哦，我知道，我曾經向你貢獻過我的愛情，而要求你的。

伊克那西亞 那我曾經拒絕過你嗎，阿克斯？

阿克斯 你連愛情是什麼也不會知道過。

伊克那西亞 哦！我崇拜過你，你這個愚蠢的獸子，直等到我發見你是一個單純的動物。

阿克斯 我因爲你自己有過許多愚蠢的舉動，直等到我發見你是一個單純的美術家，

你重視我的外形，我是宜於塑像的，像阿計那克斯的說法，你並不當我是一個人，而當我是一個名作，引動你的趣味及感覺的，你的趣味和感覺，在你的身中，掩蔽生命

的直接衝動，並且因為我單是注重我們的生命，而直接向他奔赴，所以討厭我把我的肢體，叫成許多幻妄的名字，而把他當做山谷以及一切其餘的東西，你說我是一個動物，如其你把我一個活着的人，叫做一個動物，那我就是一個動物。

伊克那西亞 你也用不着說明，你拒絕被人純化，你極力想把你原始的衝動，提高到美的境域，想像的境域，浪漫的境域，詩的及美術的境域，以及——

阿克 一切這些事情，在他們的方式，和他們適當的地方，固然是不錯的，但是他們並非愛情，他們是愛情當中一種不自然的摻雜，愛情是一個單純的東西，一個深沈的東西，他是一個生命的動作，而不是一個幻像，美術是一個幻像。

阿計那克斯 這是謊話，塑像永遠是會活的，今天的塑像，就是下一次孕育的男女，我把大理石的人形，拿在產婦面前說道，「這是你應當摹做的模型，」我們就會生出我們所看見的，讓隨便什麼人，都不敢在美術上創造一個什麼東西，他不願意他在生命當中存在的。



瑪泰魯斯

是的，我已經經歷過一切這些事情，但是你自己也不造美麗的童男童女，而

造古代人的塑像，伊克那西亞說，古代人是不合於美術，他們實在是非常不合於美術的。

伊克那西亞（勝利）喂！我們最大的美術家替我證明了，多謝你，瑪泰魯斯。

瑪泰魯斯 肉體到最後永遠是一種厭倦，除掉思想以外，沒有什麼是始終美麗及有趣

味，因為思想就是生命，這兩位年老的先生和夫人，好像也是這樣想的。

古代女人 真是這樣。

古代男人 一點不錯。

新的產兒（向古代男人說）但是你們不能成爲虛無的，你們願意是什麼呢？

古代男人 一個漩渦。

新的產兒 一個什麼？

古代女人 一個漩渦，我開始是一個漩渦，爲什麼我不應當以一個漩渦爲歸宿呢？

伊克那西亞 哦！你們老年人都是這個漩渦主義派。

阿克斯 但是如其思想就是生命，沒有頭你可以活着嗎？

古代男人 現在或者不能，但是原始的人類，曾經以爲他們沒有尾巴不能活着，我們可以沒有尾巴活着，爲什麼不可以沒有頭活着呢！

新的產兒 什麼是尾巴？

古代男人 一種習慣，你們的祖先，已經替他們自己治好了的。

古代女人 現在我們沒有那個相信，一切這個血肉的機械是必要的，他是會死的。

古代男人 他把我們幽囚在這個小小的行星上面，禁阻我們在羣星當中飛行。

阿克斯 但是連漩渦也是一個什麼東西的漩渦，你不能有一個渦流而沒有水，你不能

有一個漩渦而沒有氣體，或是分子，或是原子，或是游離子，或是電子，或是什麼別的，決不是虛無的。

古代男人 不，漩渦並不是水，也不是氣體，也不是原子，他是支配這些東西的力量。

古代女人 這個肉體，本來是漩渦的奴隸，但是奴隸已經變成主人，我們必須把我們自己從這個專制解放，就是這個東西，（指着她的身體）這個血肉，和骨以及他其餘的一切，是不可忍受的，連原始的人類，也夢想過他們所稱爲星狀的身體，而要求有人可以把他們從這個易死的軀殼解脫出來。

阿克斯（顯然超出他的限度）如其我是你們，我決不肯對於這個想得太多，你們必須保持清明的意志，你們知道。

兩個古代人彼此互相注視，聳肩，宣布他們的離去。

古代男人 我們已經和你們同在一起太久。孩子們，我們必須去了。

全體的青年立起來，多少有點渴望的樣子。

阿計那克斯 不必客氣。

古代女人 這個在我們也是很厭倦的，你看，孩子們，我們必須對你們把事情說得極其粗淺，使得我們自己可以被人了解。

古代男人 而且我恐怕我們並沒有十分成功。

斯梯利芬 你們肯來和我們談話，就是十分的好意，我想這是一定的。

伊克那西亞 爲什麼別的古代人們，永遠不來和我們交談一次呢？

古代女人 這個在他們是如此的困難，他們早已忘記怎樣說話，怎樣讀書，甚至於怎樣照你們的方式思想，我們並不用這樣的方法彼此通訊，也不像你們的樣子推想世界。

古代男人 我覺得保持你們的語言，是一天比一天困難起來，再過一兩個世紀，就會成爲完全不可能的，我只好讓一個年輕一點的牧人來接替了。

阿克斯 當然我們是始終高興看見你們的，但是如其這個使得你們過分爲難，我們也很可以自己對付一切，你們知道。

古代女人 告訴我，阿克斯，你從來不曾自己想過，你也許要活到一千年嗎？

阿克斯 哦，不要再提這個了，爲什麼，我十分知道，我只有四年凡是有理性的人類，可以

稱爲生活的，而三年半已經是過去了。

伊克那西亞 你們決不可以介意我們這樣說法，但是你們實在不能夠說，做一個古代人是活着的。

新的產兒（幾乎要哭出來）我們的生命，是這樣可怕的短促，我真不能夠忍受。

斯梯利芬 我對於這個問題，早已具有決心，等我活到三年零五十個禮拜的時候，我一定

定要遇見我致命的意外，而且他會不是一個意外。

古代男人 我們對於這個題目，是極厭倦，我必須離開你們了。

新的產兒 什麼是厭倦？

古代女人 照料孩子的懲罰，再見罷。

兩個古代人分別的走開，她走向樹林中，他走上廟後的山上去。

全體 噢！（感覺極端的舒適。）

伊克那西亞 可怕的人們。

斯梯利芬 一對厭物。

瑪泰魯斯 然而一個人會願意跟隨他們，去進入他們的生活，領悟他們的思想，像他們

所必須的樣子，了解這個宇宙。

阿計那克斯 也老起來了嗎，瑪泰魯斯？

瑪泰魯斯 是的，我已經拋棄一切偶象，而且我不再妬忌你，這個好像是一個終結，我只

要兩點鐘的睡眠，已經足夠，而且我恐怕，我是在開始覺得你們大家都有點無聊了。

斯梯利芬 我知道，我的女友，是今天早上纔離去的，她已經兩禮拜不曾睡眠，而且她覺

得數學是比我更其有趣味的。

瑪泰魯斯 有一句歷史以前的古語，從一位著名的女哲人流傳流傳我們的，她說，「離

開女人去研究數學，」這不過是遺留下來的斷片，屬於一種經典，稱爲英國煙民，聖

奧古斯丁的自白的，那個原始的蠻人，一定是一個偉大的女性，會說出一句話，留存

到三萬年以後，我現在也要離開女人去研究數學了，這個我已經荒廢得太久。再會

罷，孩子們，我從前遊玩的伴侶，我差不多極願意可以對你們表示一種別離的情緒，但是冷酷的事實是，你們使得我厭倦，請不要和我生氣，你們將來也要輪到的（他嚴肅的離開，走向樹林中去。）

阿計那克斯 一個偉大的人物去了，他從前是怎樣一個雕刻家！而現在，完全完了！好像他把他自己的手切掉了一樣。

新的產兒 你們大家都要離開我，像他離開你們一樣嗎？

伊克那西亞 永遠不會，我們發過誓的。

斯梯利芬 發誓有什麼用處呢？她發過誓，他發過誓，你們發過誓，他們發過誓。

伊克那西亞 你說話像一本文法。

斯梯利芬 這是一個人應該說話的樣子，可不是嗎？我們大家都會違誓的。

新的產兒 不要這樣說法，你使得我們悲傷，而且你把光線趕走，天已經黑起來了。

阿克斯 天要夜了，光線明天會回來的。

新的產兒 什麼是明天？

阿克斯 永遠不會來到的日子。（他轉身要走進廟內去）

大家開始向廟內走去。

新的產兒（把阿克斯拖住，）這不算是一個回答，什麼——

阿克斯 靜點，小孩應當是看得見聽不見的。

新的產兒（向他伸伸她的舌頭）

阿克那西亞 沒樣子，你不可以這樣做的。

新的產兒 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但是我覺得有點不舒服，我想要躺下去，我不能夠把

我的眼睛睜開。

阿克那西亞 你是要睡着了，你會再醒轉來的。

新的產兒（睡眼惺忪的）什麼是睡着？

阿克斯 不要多問，你就不會受騙。（他捏住她的耳朵，堅決的領她向廟內去。）



新的產兒 呵！喂！不要這樣，我要人抱着。（她在阿克斯的懷中轉側，他把她抱進廟去。）

阿克那西亞 來罷，阿計那克斯，你至少還是一個美術家，我崇拜你。

阿計那克斯 你這樣嗎？於你不幸的是，我已經不是一個孩子，我長出了懷抱的境域，我

只能夠重視你的形體，這個可以使得滿足嗎？

阿克那西亞 在怎樣的距離？

阿計那克斯 臂長的距離，或是更遠一點。

阿克那西亞 謝謝你，我用不着。（她轉身離開他去。）

阿計那克斯 哈哈！（他匆匆的走入廟內。）

阿克那西亞（呼喚斯梯利芬，他在廟前的石級上，正要走進去。）斯梯利芬。

斯梯利芬 不，我的心已經碎了。（他走進廟去）

阿克那西亞 我必須單獨過夜嗎？（她環顧四面，想找尋一個伴侶，但是他們已經完全

走開。）無論怎樣，我可以想像一個愛人，比你們任何人都更高貴的。（她走進廟去）

現在完全黑暗，一片暗淡的光輝，在廟的左近現出，變成一個亞當的陰魂。

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叢樹裏面）那是誰呀？

亞當 人類第一個父親，亞當的陰魂，你是誰呢？

女人的聲音 人類第一個母親，伊扶的陰魂。

亞當 出來罷，妻子，讓我看看你罷。

伊扶（在叢樹近旁出現）我在這裏，丈夫，你是很老了。

一個聲音（在小山上面）哈哈！哈哈！

亞當 誰在笑？那個敢笑亞當嗎？

伊扶 誰有這個心來笑伊扶嗎？

聲音 第一個孩子，第一個殺人者，愷茵的陰魂，（他在他們的中間出現，他正在這樣的

時候，有一陣延長的噓聲。）誰敢來噓死的主宰，愷茵嗎？

一個聲音 蛇的陰魂，他活在亞當和伊扶以前，而且指導他們怎樣生出愷茵來的。（她

顯露出來，盤在樹林當中。）

另一個聲音 還有一個是在蛇以前來的。

蛇 這是李立特的聲音，在她身上，父和母是一體的，萬歲，李立特！

李立特在愷茵和亞當的中間現出。

李立特 我受了不可言說的苦痛，把我自己分裂，把我的血肉做成這個一對，男人和女人，而這個就是他的結果，你以為這是怎樣呢，亞當，我的兒子？

亞當 我拿我的勞力使得土地生產，拿我的愛情使得女人生產，而這個是他的結果，你以為這是怎樣呢，伊扶，我的妻子？

伊扶 我把蛋養在我的體內，拿我的血喂他，而現在他們讓他落下，像鳥類一樣，完全不受痛苦，你以為這是怎樣呢，愷茵，我的第一個孩子？

愷茵 我發明了殺人，征服，治理，由強者把弱者驅除，而現在強者已經互相殺死，弱者永遠活着，他們的事業，為他們自己，也沒有一點勝於為別人的，你以為這是怎樣呢，蛇？

蛇 我是證明不錯了，因為我選擇智慧和善惡的知識，而現在惡已經消滅，善與智慧合而為一，這就夠了。（他消滅）

愷茵 地球上再沒有我的地位了，你們不能夠否認，在他完結以前，我的是一個莊嚴的遊戲，但是現在！完了，完了，短促的燭光呀！（他消滅）

伊扶 這些聰明的永遠是我所鍾愛的，耕夫和戰士，已經把他們自己和小蟲一起埋在地下，我的聰明的子孫，已經承受了這個世界，一切都很好了。（她逐漸消失）

亞當 我真是從頭至尾，一點弄不明白，這些一切是為什麼？什麼原因？從那裏來？向那裏去？我們在園中的時候，還算不錯，現在愚人們殺掉一切的動物，而他們還不滿意，因為他們不能忍受他們身體！我說這是愚蠢。（他消滅）

李立特 他們已經接受永久生命的擔負了，他們已經脫去生產的苦痛，就是在他們毀滅的時候，他們的生命也不會消失，他們是沒有乳汁的獸類，他們的腸胃已經失去，他們的形體，不過是他們的孩子們的裝飾品，無意識的讚美及撫愛的，這個已經足

够，或是我再要工作一次嗎？我應當再生出一種什麼，把他們驅除，把他們消滅，像他們驅除園中的獸類，和消滅爬行的東西，飛翔的東西，以及一切拒絕永久生存的東西一樣嗎？我已經許多年代忍耐他們，他們使得我極端的難受，他們做過可怕的事情，他們欣然願死，而說永久的生命是一種謊言，我對於我所造成的東西，會這樣的作惡和破壞，驚駭莫名，火星俯視她姊妹星的慙德，也不覺面赤。殘酷和虛偽，成爲如此的可怕，使地球面上，滿佈着小兒的墳墓，而活着的枯骨，奔走其間，尋覓可怕的食物。再一次生產的劇痛，已經在我的體內發生，而同時有一個人自己悔改，並且活到三百年，於是我等着，看這個有什麼結果，而他的結果竟有如此之大，使得那個時代的恐怖，現在好像立刻成爲一種噩夢。他們補救了他們的過惡，脫離了他們的罪愆，尤其最好的是，他們還並不滿足，那個衝動，我在那一天，把我自己分裂爲二，在地球上生出男人和女人的時候，所給予他們的，依然督促着他們，經過千萬的目標以後，他們達到這個目標，解脫肉體，成爲脫離物質的漩渦，成爲純粹智力的渦流，這個就

是，在世界的最初，一個動力的渦流的，而且雖然一切他們所做過的好，像不過是無限的創造工作最初的一刻，然而在他們達到這個最後的潮流，存在於肉體和精神之間的，以及將他們的生命，從一竟悔弄他的物質解脫以前，我還不願意廢除他們，我可以等候，等候和忍耐，對於永久是沒有意義的。我給予女人以這個最大的禮物，好奇心，由於這個種子，使得她避免了我的忿怒，因為我也是好奇的，我永遠等着，要看什麼是他们明天的行爲，我說，關於一切的事情，讓他們恐懼停滯，因為從那一刻時候，我，李立特，對他們失去希望和信仰，他們就毀滅了，在這個希望和信仰當中，我讓他們活着一歇，而在這個一歇當中，我已經寬恕過他們多次了，但是比他們更偉大的物類，也曾經破壞過希望和信仰，而從地球上完全消滅，我也許不會永遠寬恕他們。我是李立特，我把生命帶到這個動力的渦流當中，而強迫我的仇敵，物質，服從一個活着的靈魂，但是在役使生命的仇敵上面，我把他造成生命的主人，因為這是一切役使的結果，而現在我要看這個奴隸解放，這個仇敵調和，這個渦流，成爲完

全的生命，而沒有物質的，並且因為這些嬰兒，他們自稱爲古代人的，正在要達到這一個境域，我還要忍耐他們一下，雖然我很知道，他們達到這一步的時候，他們就會和我成爲一體。而爲我的替代，而李立特就成爲一種神話，及一個毫無意義的歌曲了。單就生命而論，是沒有終極的，並且雖然他的千百萬星球的居宅，有許多還是空着，有許多還沒有造成，並且雖然他的廣大的領域，還是不可忍耐的荒蕪，我的種子，總有一天會把他充滿，而支配物質，達於他極端的限度，至於此外怎樣，李立特的眼光，是太短視，所能够說的，還有一個此外罷了。（她消滅）

